

中國通史簡編

第四册



中國歷史研究會編

華北新華書店發行

中國通史簡編

第四册

編者

中國歷史研究會

出版者

華北新華書店

發行者

華北新華書店

定價

每册 九十元

一九四六年七月（一——三〇〇〇）

MG
K20
61

中國歷史研究會編

中國通史簡編

第四冊



3 2167 8833 5

新華書店發行

目錄

第三編 封建經濟的發展到西洋

資本主義的侵入——隋統一至清雅片戰爭



第四章 封建經濟復興時代——北宋

第一節 北宋的政治制度	三〇一
第二節 北宋的外患	三一〇
第三節 發展中的經濟	三二六
第四節 王安石變法及新舊黨爭	三二七
第五節 北宋的消滅	三三四
簡短的結論	三四二

第五章 南北分裂與封建經濟南盛北衰時代——金與南宋……………三四四

第一節 南宋趙構與宋金間的和戰（上）……………三四四

第三節 南宋建國與宋金間的和戰（下）……………三五三

第三節 南宋的腐朽政治與道學的提倡……………三六一

第四節 繼續發展中的南宋經濟……………三六七

第五節 金在黃河流域的統治與漢族的反抗鬥爭……………三七七

第六節 蒙古（元）的興起與金宋的滅亡……………三八五

簡短的結論……………三九四

第三編 封建經濟的發展到西洋

資本主義的侵入——隋統一至鴉片戰爭

第四章

封建經濟復興時代——北宋

(九六〇年——一二二七年)

第一節 北宋的政治制度

柴榮募全國壯士，選擇武藝尤強的充禁軍，稱為殿前諸班。命大將趙匡胤統率，官號殿前都點檢。顯德六年六月（九五九）柴榮死，子宗訓（周恭帝，年七歲）繼位。第二年，周君臣正在朝賀元旦，忽然鎮定國州來了一個北漢契丹合兵南下的急報，朝廷沒有考察虛實，即刻派趙匡胤率領禁軍出去抵禦。匡胤早有野心，與禁軍將領石守信等結拜兄弟，號稱十兄弟也。軍行到陳橋驛（開封北），石守信等擁匡胤做皇帝，匡胤回軍開封，禁軍自立，國號宋。原來鎮定急報是真的，也許就是匡胤佈置的陰謀。

趙匡胤（宋太祖）來回五天功夫，縱得帝位，他知道自己已成功太容易了，所以登位以後，專力鞏固中央政權，一切設施，都含着對內嚴防的性質。這是他和他的後代堅執不變的國策，因而宋朝內政最腐朽，外患最強烈，成爲歷史上怯弱的可恥的一個朝代。

（一）兵制

趙匡胤登位的第二年，定計廢除石守信等兵權，某次他召守信等酣飲，乘醉說道，「人都願意富貴，無非想多積金錢，縱情享受。你們爲什麼不辭去軍職，選繁華地區做節度使，買上等田宅，廣置產業，多蓄歌兒舞女，飲酒歡樂，君臣間兩不猜疑，永保富貴，不很好麼？」石守信等止得叩頭從命，交出兵權，做有名無實的節度使去。

趙匡胤取得全部兵權，建立新兵制，分全國軍隊爲禁兵、廂兵、鄉兵、藩兵四種。禁兵是皇帝的衛士，拱衛朝廷（大懸組壯），車騎身（身寬腿細），高度適中（五尺五寸至五尺八寸），體力強健的軍民，充當禁軍，犒賞特別優厚。禁兵駐守京城，輪流到外州縣就食，號稱殿帳軍。邊防要地，派禁兵鎮守，各鎮守兵每年移動防地，浪費時間精力在道路上，名義是「習勤苦，均勞逸」，實際是要兵沒有固定的將，將沒有熟悉的兵，不容易聯合叛變。廂兵是各州守軍，止供官廳役使，從不訓練武藝。鄉兵是駐抽壯了充當地方守軍，藩兵是招募歸順部落充當邊境守軍。鄉兵藩兵不常有，廂兵不訓練，全國武力只有禁兵一種。

募兵的來源是無賴、罪犯、刑民、營伍子弟。黥面吃糧，廢情無用，人民憎惡軍士，稱爲赤老（舊籍稱赤籍）。募兵以外，朝廷時常藉口防邊，下令贖民爲兵（抽壯了），或三丁抽一，或兩丁抽一，五丁抽二，官吏到鄉間挨戶搜索，照梅堯臣田家詩汝墳貧女詩所說，連老翁小孩，也拉去黥面當兵，留下婦女蹙眉殘疾人，不能耕作，造成田地荒蕪，人民餓死的慘災。

據舊史記載，北宋兵額，趙匡胤有兵三十七萬八千，內禁軍十九萬三千；趙光義（太宗）有兵六十六萬六千，內禁軍三十五萬八千；趙恒（真宗）有兵九十一萬二千，內禁軍四十三萬二千；趙禎（仁宗）有兵一百二十五萬九千，內禁軍八十二萬六千。從趙匡胤到趙禎七八十年間，兵額增加三倍強，禁軍對總兵額從百分之五十，增加到百分之六十六。中央政權雖然更趨鞏固，同時也就更趨腐敗與空虛。

這樣龐大的軍隊，坐費衣食，紀律廢弛，當時已有「將驕兵惰，空耗賦稅，竭天下之財，養無用之兵，兵愈多而國勢愈弱」的定論。軍官出錢收買人頭，報功受賞，或用茶葉同敵國（西夏）購回人頭，算作戰功，已成軍中公開的成例，朝廷並不禁止。趙恒時四川夷人常來竄掠，總將不敢出戰，纔給兩箇米券一張，約定世世憑券領米，停止侵犯，別部酋長効尤騷擾，照例也得米券。酋長們爭券數多少，見邊將自陳某酋長止殺若干人，領得一券，我殺兵民比他多幾倍，理該多給幾券。邊將不得已，按照酋長們凶暴程度發給米券，到趙頊（神宗）時前後凡幾四百餘券，強迫人民用米獎勵夷人來殺掠，止有極端腐敗的軍隊才能這樣做。

趙頊用王安石做宰相，行保甲法，想漸漸募兵備，改用民兵。趙頊（哲宗）以後，募兵民兵都成空名，巨大兵餉，供文武官員分肥中飽。金兵南侵，加入無人境地，朝廷下兵備激切的詔書，促四方文武官起兵勤王，可是無兵可用，偶有些烏合隊伍，在汪德象的軍官督率下，援河北就在河北潰散，援京師就在京師潰散，趙信（徽宗）趙桓（欽宗）父子屏除餘金，中原亦戰淪亡。這就是趙匡胤養兵防內的效果。

(二)官制

宋官制全部承襲唐和五代，有臺省寺監院部等名號。這些官位不管事，止依品級領受祿俸，此外

又有階有助有爵，也都是領受祿俸的一種名號。實際管事的稱為職或差遣。中央最高職員有三：宰相居中書省（後稱尚書省），管理政務，正相稱同平章事，副相稱參知政事；樞密使居樞密院，管理軍務，與宰相分主文武，故稱二府；三司使（監錢度支戶部）管理財政，地位比二府低一等，號稱計相或計省。

外官仍唐制有節度使防禦使團練使副使觀察使節度留後大都督等名號，都不管事。實際管理地方軍民的官員，算某朝臨時差遣，全圖分十五路（後增至二十六路），每路設總路安撫使（重要地區加總路名號，通常止稱安撫）。路下分府州軍監，長官稱到某府（州軍監）或稱知某府（州軍監）事，副稱通判，最低級地方官稱知縣。安撫使下每路有轉運使管財政，提點刑獄管刑法，提舉常平茶鹽管倉穀茶鹽，其中轉運使職權最廣，幾乎無事不管。

以上是極簡單的敘述，這一架官僚機關的重心龐大，大致也就約略可見。它保存唐五代留下的無數官位，又設置事實上必需的職和差遣，可是恩蔭出身的參子，科舉出身的進士，逐年增加，官職固然多，做官的人數更多，因而有一官五六人共做的怪象，趙佶時每一州郡添差歸明官（降人做官）首餘員，通判銜轄多至十餘員。真宗更變又重疊，龐大又龐大。

做官必食俸祿，俸祿的種類有官俸（最高月俸四百千，另給綾絹羅綿各有差），有祿粟（最高額每月一百石），有職錢（最高額每月一百千）。有公用錢（最高額每年二萬貫），有職田（最高額四十頃）。有茶湯錢（無職田時給茶湯錢），有給券（文武官出差路費），有腐料（有些官每日給酒五升至一升，有些官加茶米麵及羊肉），有薪炭諸物（最高額每月給薪一千二百束，炭每月二百秤，鹽每月七石，僱馬芻粟二十四），有休人（僕役）衣銀（大官用僕役最高額一百人。每人銀每月折錢三十文，衣料綿絹每匹一貫，布每匹三百五十文，總每兩四十文）。不論官職大小，止要身入仕途，錢米雜物以及僕馬費用，都得按時支取，一生豐衣足食，享受不盡（最廉潔的名臣范仲淹，做參知政事

時，出應例（例實）俸賜賞蘇州近郊上等田一千畝，贈資同族人，號蕩氏義莊。其他官員田產廢大可知）。

官員們備受條陳，並不能滿足他們的慾望，因此貪污成爲極普遍的現象。有官缺出，部吏公然評價發賣。長官們自己已買幾萬，不獨禁阻，連趙光義也主張發賣餘畝，不須堵塞，止要不妨害官利，一切可以不同。大小官員公開討論某處有職田，某處供給豐厚，想法尋求好處去做。神泉縣（四川安縣）知縣請其到任，某日張貼告示說，某月某日是夫人生辰，諸色人等不得獻送禮物，衆吏到時各送財帛，知縣表示感謝，其數收下，並說，某月某日是夫人生辰，你們切莫再獻，衆吏到時獻財帛，知縣又悉數收下。全國吏人例不給祿食，准他們收受賄賂，往往致富。趙頊熙寧三年始制吏祿，單是京師諸司，每歲支吏祿錢三千八百三十四貫，逐年增加，至熙寧八年，每歲支三十七萬一千五百三十三貫，受賄依然如故。官吏各式各樣貪賂，不會有什麼危險，因爲宋朝定制，對待官員非常寬厚，無論如何不法（反叛除外），極少處死刑和籍沒財產（趙匡胤立誓約，誓不殺大臣）。內官有罪失職，或貶出做外官，或提舉官觀（管理供奉神仙的道宮道觀），罪大惡極的也止竄惡遷軍州安置。趙頊因對西夏用兵失利，御筆親批令斬二韓運使。被蔡確攔阻，又改令刺面竄惡遷，又被章惇攔阻。趙頊發道，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官員們互相庇護，無所畏懼，樂得縱情貪污，享受聲色。例如中書舍人劉敞，好色不飽，晚年得惡疾，鬚眉脫落，鼻葉斷壞，穢苦不可言。又某官年六十餘，鬚髮斑白，置幼妾數人。他教妻妾鑄錢，弄鑄黑錢，妾鑄白錢，不久黑白俱空。大抵官員們多需要房中術，道士遊客，向大官獻秘方，有效贈往往獲得重賞。

305

官員們利益既深，這錢便厚，謀官和做官的方法，自然也特別講求。饒州朱文錫因中神童科得官，鄉里欣慕，小兒五六歲，置竹籃中，高懸樹上，聘教師授五經，每教一經酬教師錢若干，晝夜不休。小兒多病死，學做神童的還是很多。軍官彭孫著太尉李憲（宦官）洗足，贊美追，太尉的腳真香啊！

李憲舉足踏彭孫頭頂道：奴才未免太諂了。彭孫得寵在許州造大宅，私招逃軍三百人充奴役，無題不作。這是爲了謀官不愛子孫不要顏面的例證。趙恒是宰相王且，號稱局量寬大從不發怒。某次子弟們告訴廚子偷肉，且問你們規定食肉多少。答：每天例肉一斤，可是止得半斤。且道：此後每天給肉一斤半，讓廚子得半斤。他對任何政事都避免招怨，當時稱爲著名賢相。趙照時宰相呂公著口不談是非。某次甲乙二客見公著，甲客說，某人家規欠好，公著不答。客慚愧告退。乙客說，相公度量太，剛才甲客說人壞話，實在可惡。公著又不答，乙客慚愧告退。公著歸內宅，子弟請問甲乙兩人是非，公著仍不答。章得象的做官法，是默默無所作為，遇排擠堅不引退，終於做到正宰相，王珪的做官法是上殿進呈公文說取聖旨，皇帝批示後，說領聖旨，下來誦聖旨，說已得聖旨，官員們稱珪爲三旨相公。用元均做三司使，權貴家子弟親戚請託營求，元均每和顏強笑，好言應酬。他對人說：我做三司使幾年，整天強笑，直笑得面似靴皮（靴紋）。宋朝用人，最重老成穩健，遇事鎮靜，止求維持現狀，惟恐改革生事。何朝宗年十八應進士試，趙匡胤說，此人還沒有鬚鬚，欠老成，且讓回家讀書。趙恒有意用寇準做相，却嫌他年紀輕些。寇準趕快吃藥，鬚髮全白，果然弄瀆。暮氣沉沉，是宋朝政治的特色，像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那樣想改革奮鬥，就被一朝政擊認陪，不願逐出朝，決不甘休。

朝廷大開仕途，儘可能讓人有濫得官職的機會。已經做官的照例得蔭子孫親屬及有關係人（如門下客醫生）入仕。這種恩蔭制度，意在維持舊門閥，騎牆竹馬玩的小孩，往往已經得官受俸。一個大官，可以蔭數十人。別一仕途是科舉。官員人數陸續增加，趙恒時官一萬員，趙頤時官二萬員，趙曙時官二萬四千員。此後逐代增加。趙佑時也許又增加一倍。北宋土地比漢唐小，官數却超過遠甚。這樣多的官員，主要工作是什麼？趙頤改定官制，尚書省（宰相府）分二十四曹（科），繁簡極異。當時通行着一個諺語道：「吏勳封考（吏部管官吏升調），筆頭不倒（忙）；戶度命庫（戶部管財政），日夜窮忙（當忙）；禮祠主膳（禮部管祭祀典禮），不識判硯（無事可判）；兵職糧庫（兵

經管軍務)，典了禮（晉檢，窮人衣）褲，刑部比門（刑部管刑法），總是冤魂（貪贓枉法）；工部虞水（工部管工程水利），白日見鬼。」可知所謂政務，無非做官緊斂刑罰三件大事。

以皇帝養活大量文武官員，爲的維護自己的政權，可是他對他們並不放心，另養一種稱爲御史的真員，專做監察工作，尋找官員們的過誤。准許御史撫風聞（無實證）彈人，又限定御史到任一百天內必需奏事，否則罷黜做外官或罰錢充公，稱爲辱臺（御史臺）錢。每月必須奏事一次，稱爲月課。王平做御史將滿百日，還沒有上奏彈人，同僚私議王端公（御史別號）等機會說話，一定關係什麼大政事。果然王平上了一個奏章，是彈劾韓中發現短處，腐官應該辦罪。大家都笑他不彈大官彈小官。官員們畏懼御史，有「逢惡友，莫逢故人」（指御史），「故人相逢，不吉則凶」（凶多吉少）的諺語，略有良心的人，不肯做這個官。趙禎命余某做御史，余某不肯，人問緣故。余某說，做御史壞心術。因爲做了御史，一定要彈人，生人無法說他壞，只好把相識人逐個思量。找別人的過失，充自己月課的材料，不是壞心術是什麼。

金兵攻入湖封，大捕宋宗室。宋官不遺餘力替金人奔走搜索，嬰兒婦女，都不得免。趙佑的幼子趙捷，平民間已近五十日，忽被宋官發見，捕送金營。官員受朝廷優厚待遇，一朝權勢變動，反面騎害如有深仇，人民平日飽受統治階級的壓迫，却夢擾宗室多至七百人。

（三）科舉

官員的來源是任子和科舉。進士科在各科中最佔重要地位。因爲進士出身，容易致身通顯，錄取名額也比唐朝寬幾十倍。唐進士及第每次不過二三十人，宋分進士爲三等，一等稱及第，二等稱賜進士出身，三等稱賜同進士出身，錄取總數通常七八百人（應試人通常一萬以上至二萬人）。正式考試以外，還有特奏的制度：進士臨考五次（後改六次），年過五十，諸科應考六次（後改九次），年過六

十，得特奏求恩，經過皇帝親試（殿試）的形式，賜出身資格，就有小官做。這樣，士人爲求一言，甘心消磨一生在場屋中。而且唐朝科舉，被士族把持，寒門極難得第。宋朝改用糊名（糊封）體錄（卷子由別人代寫，試官不能認筆跡）等法，止要文章合格，任何家世的人都能錄取，更覺前途有望，不死不休。因此宋朝科舉制度，收效確比唐朝大，方法也比唐朝精，從宋到清一千年，這種制度大體沿用不變。

朝廷取士，務求寬泛，可是取舍準備，却很苛刻。趙光義親試進士，每賜最先繳卷人第一名及第。孫何、李庶幾同有文名，庶幾敏捷，孫何遲鈍，御史奏稱李庶幾曾在餅舖與人賄作賦快慢，人品輕薄。庶幾最先繳卷，光義大怒叱出，擢孫何做狀元。趙恒時有應試人各林虎，趙恒說，此人姓林名虎，一定好怪立異，教他同去罷。趙恒時又有人自稱林虎，趙恒嫌他好怪，御筆虎上添竹字，這是不見字與的新字，林虎無法，只好改稱林鏡。不許好怪立異，必需埋頭詩賦，諸事無知（歐陽修充試官時，有一考生問堯舜是什麼典故，又有書生不知歐陽修是那一朝人），這就是科舉取舍的格式。

（四）學校

統治者爲要用一定的學術思想（儒經）來教育士人，不得不設立學校，同時生徒羣聚，批評朝政，又深覺可厭。三國以來，止有初唐會大規模設立學校，其餘各朝所謂學校，都是若有若無，名存實亡。北宋學制承襲前朝舊制，中央設國子監，收七品以上京朝官子孫入學，又有太學，收八品官以下子弟及平民入學。這兩個學校，備設學官，並無聽講學生。入學限制也是虛文，生員捐光監錢二千餘緡，即得監生名額，作爲科舉應試的資格。趙項從宰相王安石議，頒布學令，太學置八十齋，每齋容三十人。學生名額，外舍生（低年級）二千人，內舍生三百人，上舍生一百人，總二千四百人。外舍生經月考年考，得升內舍，又經考試，得升上舍。上舍生考列優等，得直接做官，中等得免禮部試（

備試）直接應殿試，下等免解（地方試）直接應殿部試，王安石想培養新政人才，定出這樣優異的待遇，學生有官可得，爭着入學聽講，太學雖像一個學校了。舊學官多數反對新政，被御史彈劾，王安石怒，逐舊學官，改用自己朝信人決議書（安石自註的經書）。學生屢告發學官受賄，考試不公，又引起一場大獄。此後規模更嚴，條文多至四百一十條，嚴禁誘毀學政，並禁止學生謁見教師，免有請託議及等弊端。

北宋末年，太學生陳東率學生及軍民（最後一次多至數萬天）集朝門請殺蔡京、童貫等六賊，反對割讓河北三鎮（太原縣、定縣、河間縣）向金人求和，強迫朝廷召用主戰派首領李綱，鎮靜道，堅守開封，雖幾盛大，給滿朝奸臣嚴正的教訓。後來金兵撤退，朝廷想捕陳東等入獄，却怕激起衆怒，賜東官歸東又力辭不受，接連上書請殺六賊，奸臣們恨極，正在設法迫害，金兵又來，開封失陷。學生干政，朝廷決不允許，陳東終於被趙構（南宋高宗）斬首。

州縣學校，趙項以前，也止存有虛名。州縣官藉口興學，搜斂民財，富家子弟爲免本身徭役，出錢數百緡，買得名額，算作學生。朝廷防止士人謀亂，嚴禁本地學校收留非本地人入學。所謂州縣學校，實際並不存在。趙項令州縣學用三舍法試士，趙信伯學生羣聚，龍州縣學三舍法。

除了中央地方官立學校，民間還有私立的書院。北宋初有廣山白鹿洞書院，衡州石鼓書院，應天府（商邱縣）書院，漳州建寧書院，稱爲四大書院，聚徒講學，目的自然爲了科舉。湖州學教授胡瑗有學生數百人，分設經義治事兩齋，講求實學，不專重詞賦。他這種教授法，不合學生應舉求官的需要，雖然曾被朝廷採用，在大學試驗，到底紛擾紛紛，不能通行。

無論國子監太學州縣書院的學生，他們讀書聽講，唯一希望止在得官，得官必需經過科舉，所以學校和書院，僅僅是應科舉的一種預備。

以上列舉北宋幾個重要政治制度，說明北宋的統一，完全依靠分裂的統治政策。第一，兵與將分

裂，兵不識將，將不知兵。第二，官與職分裂，官不一定有職，職不一定常任。第三，科舉專取文辭，使言詞與行爲分裂，朱熹（南宋人）說，今時（北宋也是一樣）秀才，教他說廢，直是會說廢，教他說義，直是會說義，及到做舉，只是不廢不義。第四，學生與學校分裂，學生不入學，學校是在名，後來行三舍法，學生與教師分裂，禁止教師學生會見談論。依據分裂政策的統一，遭遇外力壓迫，統一即時解體，不戰亡國，就是分裂政策的結果。

第二節 北宋的外患

宋朝專力防內，對外統一貫採取忍辱求和政策。初期受契丹侵侮，中期受西夏侵侮，最後金國突起，長驅直入，宋朝求和不成，君臣束手無策，甘心投降。忍辱求和就是甘心投降的初步，專力防內就是對外屈服的原因，這個明顯事理，極確切的表現在宋朝外患史上。

（一）契丹（遼。九一六年——一二二五年）

契丹本是東胡種，世居遼河流域。捕魚獵獸，逐水草畜牧。起初族號大賀氏，後分八部，部各有大人，每三年，推選一大人為長，建旗鼓統率八部。唐末，耶律（姓）阿保機被選為八部長。中國人避亂，多逃入遼丹，阿保機乘間遠遼，攻陷城邑，俘虜大量男女，勢力漸盛。阿保機為長九年，恃強不肯受代，七部大人合力責難，阿保機不得已交出旗鼓。請求諸部說，我在位九年，得漢人多，我想率本部落居百漢城（元魏時滑縣縣，在熱河承德縣西南平泉縣北，遼稱為上京），別自為一部，治理漢人。諸部許諾。

古漢城產鹽鐵，地宜農作，阿保機用幽州安次（河北安次縣）人韓延徽做謀主，興農墾，定配偶

，通商賈，鑄錢幣，築苑郭衙市。增減漢字，造製丹文字數千，代刻木符契。設南面官，用漢法治漢人。阿保機勢力更盛。

阿保機使人告諸部大人道，我有鹽池，供給你們，你們單知食鹽，難道不知鹽有主人。應該來謝我，諸部大人果持牛酒來會，阿保機悉殺諸大人，起兵擊滅七部，併爲一國。又北攻室韋女真，西取突厥舊地，力強土廣，有兵三十萬。梁宋友貞貞明二年（九一六）自稱皇帝。

阿保機死，次子耶律德光繼立。助石敬瑭，得幽雲十六州。改開州爲燕京，改國號爲大遼，開始入居中國。

阿保機識得漢人很多，私有財產以增，因而破壞氏族推選制，他接受中國封建社會的文化，他的根據地上京，所有工人商賈役術藝坊（音樂戲劇）角戲（武藝）秀才僧尼道士，都是中國人。全國農業也普遍發展起來，耕作多賴中國農民。契丹貴族因軍事上勝利，俘虜大量別國人民，其中一部份稱爲俘戶或降戶，大抵從事農工業，按時買納租賦；一部份稱爲生口（戰場擒獲人），大抵淪爲奴隸。每一皇帝（某些皇后或貴臣也立宮或府）建立一宮，聚集所掠民戶馬牛金帛及臣屬所獻生口或犯罪贖沒人，設州縣，置官吏，作爲皇帝的私屬。大貴族如諸王親屬公主大臣及諸部酋長戰爭中掠獲俘虜及生口，也得建立州縣，稱爲下軍州。刑官由本主自己選派，農商租稅歸本主，酒稅歸皇帝。較低級貴族不得建立州縣，但得收俘戶的租稅。下層平民在戰爭中當然也有些虜獲，其中富民獻納牛馬十頭馬百匹，得封州縣各利（小官名）。一般契丹民戶屯墾公用，不納賦稅，可是兵役繁重，又受官吏高利貸剝削，生活困苦。

契丹刑法殘暴，貴族和平民犯罪，家屬贖沒入官，稱爲瓦里（官府名，宗室外戚大臣犯罪，家屬沒入瓦里）及著帳戶（貴族及諸色人犯罪贖沒，稱著帳戶）。凡宮帳部都有瓦里，與州縣石烈（大將）並稱，常是從事生產的奴隸。著帳戶包含承應小底（奴）司禮（管庫）鷹坊（拳鷹）尙館（廚夫）

鐵道(裁縫)及皇宮親王(侍從)伶官等人，這是專供高級貴族役使的奴隸。耶律隆緒(聖宗)時王機忠有功，家無奴隸，賜官戶三十。耶律洪基(道宗)嘉獎耶律洪基復官清廉，賜官戶十。這些官戶，大概是從舊生產的瓦真戶。

契丹族從氏族社會飛躍到封建社會，在飛躍中同時經歷着低度的不發展的局部的奴隸社會。耶律隆緒統和十三年，令諸道自耶律璟(穆宗)以來，被逼充當部曲(奴役)的民戶，歸還州縣管理。遺囑，許多的奴隸獲放了。隆緒開泰元年，詔諸道飢民出賣男丁，從明年正月，每天算備錢十文，備錢滿數，准出父母領回。耶律宗真(興宗)重熙十年，放免籍沒入官的博瞻滿達部，歸哈斯罕戶，准歸舊業。這都說明契丹統治階級更重視封建制削的利益，自願釋放奴隸。漢人在政治上處劣勢，經濟力却遠超契丹，重熙十五年，廢刑禁阻契丹人出賣奴隸給漢人。這又說明契丹奴隸制度在封建經濟壓力下，已到不能支持的地步。

趙匡胤專力平定國內割據，對契丹純取守勢。趙光義滅北漢，想乘勝恢復燕雲，兩次與兵北伐，都大敗退回。光義中箭受傷，醫治無效。後來傷發身死，宋人更覺得契丹可怕。趙恒景德元年(耶律隆緒統和二十二年)，契丹大舉入寇，宋朝君臣大驚，趙恒束手無策，參知政事王欽若請逃金陵，陳堯叟請逃成都，幸得宰相寇準料知契丹並無攻宋決心，力勸趙恒御駕親征。趙恒畏縮不敢前進，勉強渡河到雄州(河北清寧縣西南)，契丹兵圍涿州，宋兵小勝，趙恒君臣駭懼，藉口周已安民，密請宋降契丹官王繼忠出而講和，願每歲輸銀十萬兩，錫二十萬匹，尊契丹太后為叔母，與契丹主稱兄弟，契丹退兵，宋送銀兩釋放，不許遷擊。和議成，宋君臣自以為勝利。

趙頤時幽州土人劉六符對耶律宗真說，幽雲等州本是中國土地，人民至今不願降遼，除非設法大收民心，必不能久為遼有，宗真問計，六符說，減租賦十申四五，民心自歸順。請要我往宋朝募割地，宋怕用兵，一定添發錢幣，我裝作不得已發去，錢幣自然到時送來。我用新增金帛添租賦一年，民

心屬我，土地也就無礙了。宗晟用六符計，築兵圍城，以言入寇，派六符來求割地並求娶趙頤四歲的女兒。趙頤恐懼，遣富弼往遊，請增歲幣銀十萬兩，三十萬匹，還要宋稱貢獻，富弼力爭得用納子，遂得增幣，勸在紀時，胸刺六符為實官。宋朝遣兵擊夏國和掠幼女，也自以為勝利。

契丹貴官杜防（涿州人）將死，教契丹對宋將以攻時，或戰爭小事，或侵奪邊境，使宋人經常畏懼，按時獻金帛，不敢缺少。果然，宋朝被契丹所凌辱，處處以威退讓，自稱中國素尚禮義，犯不着和異類計較曲直。

（二）西夏（一〇三八年——一二二七年）

唐末，拓跋思恭據夏州（陝西橫山縣），子孫相傳至宋，賜姓趙，封大夏國王，趙頤明道元年（一〇三二）元昊繼位。華州才士張吳二人見邊帥齊鄴論安，不足與言，聞元昊有意窺伺中國，二人自號張元昊，投奔西夏。元昊責二人不該犯我名諱。二人道，你連姓都不理會（激怒元昊姓趙不姓拓跋）却理會微小的名號？元昊驚異，重用二人，共謀伐宋，夏國有部落號山遇，奔延州（陝西延安縣）告發元昊謀反，守將郭顛畏罪，囚山遇還夏，元昊盡滅山遇族，從此西北部部落悉畏宋朝，無人敢來歸附。

積慶寶元元年（一〇三八）元昊自稱皇帝，宋朝認他是小寇，僅在邊地搗撈，募人斬元昊首，賞做定遠軍節度使。後來兩軍接觸，宋軍每戰必敗。第一次敗仗還殺敵千餘，第二次敗仗還傷敵數百，此後見敵，宋軍束手受殺，不敢對抗，趙頤和宰相呂夷簡才感到一戰不及一戰的可怕。當時朝臣紛紛獻策，如作築酒關，準備放箭關中，修葺的料和人工，却在關中徵取，人民怨恨，又派使官請西北小族掘斷糧攻夏，費金帛數萬，使官受辱回京。契丹知宋困疲，遣劉六符來求割地，宋却想借契丹威勢，逼夏降宋稱臣。契丹假稱助宋，其實並無效力，宋君臣失望，最後止得自向元昊請和，約每歲賜銀十萬兩，絹十萬匹，茶六萬六斤。元昊收受財物，侵擾並不停止。宋朝大窘，幸得韓琦、范仲淹鎮

守邊境，比較有些辦法，夏用兵久，民力也困乏廢倦。趙頌慶歷四年，和議成功，元昊上書稱父大宋皇帝，宋歲賜銀湯茶。此後兩國和戰不常，趙煦元符二年，和議又成，直到宋亡不在用兵。

(三)女真(金)·一一一五年——一二三四年)

女真(又號女直)舊號勿吉，全族分七部，其中黑水部居地東濱海，南接高麗。五代時南半部附屬契丹，號熟女真，北半部不屬契丹，號生女真。生女真地有混同江(黑龍江)長白山，俗勇悍善射，穴居野處，遷徙不常，不知歲月晦朔，但記草青幾次。食生肉，飲酒，酒醉殺人，不辨父母，沒有文字官吏大君長，也沒有國號，散居山谷間，小部落千數百戶，大部落數千戶。自推豪強當酋長，高麗人兩普投入生女真完顏部，因才智得衆尊信，娶完顏部爲妻女，生子女，正式爲完顏部人，被推爲首領。自此酋長世襲。兩普傳四代至綏可，興農業，築房屋，開始定居生活。綏可子石魯，始稍立條教，部人漸聽從。石魯子烏古乃受選封爲生女直部族節度使，始買鐵(本部不產鐵)造兵甲，設官屬，鄰部畏服，勢力漸盛。烏古乃子三人相繼爲節度使，最後傳位至長孫阿骨打。自兩普至阿骨打凡八代。酋長的宗族最貴，稱爲郎君，總管軍政大權，貴官拜馬前，恭順聽命如奴隸。官不分尊卑，都自己養馬，飲食止有粟粥燒肉，上下無異。國有大事，衆衆商議，位卑人先發言。戰爭有功，酋長舉犒賞物示衆，衆認爲少，要求增益。凡是官吏取人民財物不算犯罪。

趙佶建中靖國元年(一一〇一)完顏阿骨打立。起先生女真每歲向契丹進貢北珠、貂皮、名馬、良犬及海東青(小鷹，能擒天鵝)。契丹酷愛海東青，追索不止，耶律延禧(天祚帝)責尤尤苛，女真諸部不勝厭苦，各有叛意。阿骨打聯合諸部起兵，得二千五百人，大敗契丹。趙佶政和五年(一一一五)，阿骨打用漢人楊朴策，自稱皇帝，國號金。金兵益強，連戰大捷，擒耶律延禧，遼亡(趙佶宣和七年·一一二五)。

趙倍等聽說金兵大勝，遣使官馬政泛海見阿骨打，請求減邊以後，五代時陷入契丹的漠地，送給宋國。阿骨打的回答是所請土地，願與宋夾攻，誰攻得就歸誰。趙倍又遣使官趙良嗣與金商議夾攻契丹，約定金取中京（熱河平泉縣東北），宋取燕京西京（山西大同縣），又給歲幣五十萬給金。

金兵攻破中京，延禧逃遼雲中（延遼吐默特部），金追延禧。遼蕭幹立燕王耶律淳爲帝。趙倍知道遼敗，才命宦官黃貫爲河北河東路宣撫使，蔡攸爲副使，率諸將分路進攻，宋兵紛紛潰散，趙倍大懼，下令退兵。耶律淳死。趙倍又命黃貫蔡攸進兵，劉延慶爲都統制，兵至蘆溝河，望見遼軍放火，不戰大潰。宋兵自相踐踏，屍體滿路，長百餘里，趙頊以來積備的軍備，喪失幾盡。

宋兵兩次大敗，燕京被金奪去。燕京四城民衆踴起，日夜劫燒金兵營寨，阿骨打知道不容易統治，正在作難。趙倍遣趙良嗣馬擴見阿骨打，不僅索取燕雲等州，還進一步索取五代初劉仁恭送契丹的營、平、灤三州。金允給還燕京六州（冀、景、檀、順、涿、易）二十四縣，宋力爭不休，往返辯論，阿骨打怒道，宋定惡營、平、灤，我連燕京也不給了。我攻得燕京，每歲收租賦三百萬，現在送給宋朝，該還我租賦一百萬。宋自知理不能勝，力不能抗，只好定約每歲輸金國銀絹各二十萬兩匹，又別輸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燕京財物人口，早被金人擄去，宋朝止獲得空城一座。

上述三大敵國以外，趙頊時廣源蠻酋農智高也會發動過一次叛變。起初趙頊允許邕州知州陳琪，任期內不生邊警，升遷開門使。琪一心圖謀平安升官，智高請通商，琪不許，智高掠奪民財，琪又不問。廣州進士黃璋黃師愈助智高謀，攻破邕州，殺陳琪，進圍廣州，宋文武官望風潰逃。朝議想出兵賞借交趾兵平亂，樞密副使狄青說，借外兵除內寇，將起後患，請給錢招募數百，前去擊賊。狄青戰勝回朝，威名益著，朝官們說青家狗生角，住宅夜中發光，青又在相國寺殿上行走，形跡可疑。朝廷罷青兵權，出知陳州。第二年生疽瘡，皇帝賜他幾個李吃（生疽瘡吃李必死），青涕泣食李死。

第三節 發展中的經濟

四朝元老文彥博反對趙項王安石變法，彥博道，祖宗法制完備，不要更張失人心。趙項道，更張法制，士大夫自然不便，對百姓却有什麼害處？彥博道，朝廷依靠士大夫治天下，還是百姓治天下？文彥博這幾句話，明白指出宋朝法制的真精神，就是官僚地主的利益益益擴大，一般人民主要是農民的利益，盡量摧殘，因為朝廷需要官僚地主的擁護，所謂人心，就是士大夫的心。

(一) 租稅（耕自己田稱為稅，耕他人田稱為租，通稱爲田賦）

柴榮均定田租，歷代享受賜特權的胥吏孔氏，也同平民一樣，繳納租賦，其他世家大族，自然更不得隱避。趙匡胤即位第二年，藉口周末喪（測量）田不實，特派使官再出度田，又下詔許民開墾，州縣官無得檢括（稽查），止據現佃作賦額。這就是說，形勢戶（現任文武職官及州縣豪強人戶稱形勢戶）大地主可以託名開墾，隱避或減少（二十稅一或三十稅二）租賦，小農限前耕種的田地，被官吏檢出，永遠作爲田賦的定額。據舊史記載，趙匡胤末年，天下墾田二百九十五萬餘頃，趙光義末年，墾田三百一十二萬餘頃，趙匡胤末年，墾田五百二十四萬餘頃，趙禎末年，墾田二百二十八萬餘頃，趙曙末年，墾田四百四十餘萬頃，趙項末年，墾田四百六十一萬餘頃，宋墾田數比進去任何統一朝代（西漢隋唐）少得多。尤其是趙禎在位四十餘年，號稱北宋全盛時代，墾田却耗減最甚。這說明當時對西夏連年用兵，農民被迫棄田逃亡，家強乘機兼并，擴大私賦特權，異口同聲稱頌趙禎的仁政（趙禎號精仁宗）。趙曙時墾田驟增一倍，照三司使的解釋說，「這個數字是據租賦數約略推算，民間隱逃的田畝，至少佔十中七八，所以實際墾田當有三千餘萬頃。祖宗舊制，不願擾民（官僚地主）。

從沒有切實檢查，因此莫知樂田實數。免賦田佔六分之五強，一切軍費、徭役、租賦，都加在六分之一弱的田畝上，兩個階級負擔的不公，則此可見。

趙頊創行方田法（東西南北各千步，約得田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稱為一方），想創發官地主的利益，增加國家收入。官員們藉口「民以為不便」，紛紛反對，行施不久就停止。已方的界說，也被豪強毀壞。趙信又行方田法，十年間完成了六路（全國分二十三路），貪官殘吏勾結地方士劣，任意妄為，墜墮百出，有的二百餘畝方為二十畝，有的二頃九十六畝方為七十畝，有的原租十三文增至二貫二百文，有的原租二十七文，增至一貫四百五十文。甚至方荒山，動派農民出錢買錢，民戶廢棄失所，不得不大量逃亡，趙信無法，下令停止方田。

宋租賦仍行兩稅制，類別有五：（一）公田賦——包括官莊、軍田（兵士自耕）、營田（招民耕種）三種。公田租少，私田時值亦萬餘畝。（二）民田賦——入民私田。（三）城郭賦——包括宅稅地稅。（四）雜變賦——繳納各地物產，如獸皮、藥物、油類、茶鹽等。（五）丁口賦——按丁口出米或錢。租賦品物分裝布帛金銀物產四大類。（甲）錢——分（1）粟，（2）稻，（3）麥，（4）黍，（5）稷，（6）菽子（豆類），（7）雜子（雜物種子）七品。（乙）布帛——分（1）綿，（2）綾，（3）絹，（4）紗，（5）織，（6）納，（7）雜折，（8）絲織，（9）綿，（10）布葛十品。（丙）金銀——分（1）銀，（2）銀，（3）鑄錢，（4）銅錢錢四品。（丁）物產——分（1）六畜，（2）蠶桑蠶毛，（3）茶鹽，（4）竹木漆草藥等，（5）果實油餅雜糧漆漆，（6）雜物（瓦器雜器雜類等）六品。農工生產品若其其雜產物，後取品類，無從不至，且租賦錢糧三項（其他物品不計），趙頊崇寧十年，瓦稅兩稅總收銀六萬餘兩，錢五百五十八萬五千餘貫，解名（穀）一千七百八十八萬七千餘石，布帛二百六十七萬二千餘匹。這樣龐大的數字，最大部份歸軍田餉銀六分之一約土地全租。

正賦以外，還有所謂折變、支移、寬限三種苛法。折變是官府藉口需要某物，停收舊定的貨品，令農民改納某物。如農民照例納絹，官府說要折錢，折錢以後，官府又要折麥。折價不依市價，由官府自定；再折錢，錢多數倍，麥又多數倍，變轉增加，農民無端多出十數倍至數十倍的錢物。支移是農民本該在本縣繳租，官府却致他到幾百里外州縣去繳納，說那裏正等急用，實際是強迫農民出遠錢。調錢原定每斗五十六文，官府又反覆折扣，增大若干倍，農民變牛變產還不夠賠累。寬納是預定賦額外增收若干，口稱準備災荒，其實農民餓死，從不得救濟。

農民貧困不堪，或避稅賦，或逃公稅，止有逃亡一法。有的兄弟故意分家，田賦由一人出名繳納，避稅時此人棄田藏匿，縣官說作荒田後，兄弟頂冒別人名義種。不在此種方法，很難成功。鄉官債主遇有逃戶時時查封資財，所有室廬用具彙查材木估定價值，或欠租，或償欠債，逃戶生計蕩盡，無可留戀，索性絕意歸耕，永遠做浮遊人，或投靠地主當佃客，因為六分之五的免賦田，正需要他們去耕種。

地主的生計是非常愉快的。一首農家詩說：「仕宦之人，南州北縣，商賈之人，天涯海岸，爭如農夫，六親對面。夏挹新衣，秋采白飯，鷓鴣成羣，豬羊滿園。官稅早輸，遺遺散誕（無憂無愁）；似此之人，值金千萬。」這是中小地主的生計。官員大地主置莊田，如福州王氏莊有田千餘頃，汜縣（河南汜水縣）李誠莊方圍十里，中貫河道，地極膏腴，有個戶百家，值錢一萬五千貫。莊主李誠，只是宋利汜縣酒務官。其他官員的莊田，規模未必都這樣大，可是肥美土地，多數被形勢戶佔去。田主寡佃戶耕種，生產物主客對分，用田主的耕牛，田主多得一分，稱為牛米。佃戶去留，絕對聽命田主。不得私造房屋或倉庫。佃戶住屋極惡劣，某富家子弟到莊田監視種稻，命莊客生火取暖，莊客引他到山邊守禾小屋裏，屋用竹編成，密不通氣，莊客拾杉枝燃燒，熏得他淚流不止，大叫走出道：「難受，難受，母比吃了十五大棒（刑杖）。這樣看來，佃戶每天在吃大棒中過生活。」

(二) 官稅

宋朝盛行官製制度，人民生活必需品，都歸國家專利，提高價格，壟斷居奇，成爲該國的重要部分，當時官賣物品，有下列幾種：

鹽——鹽分獨鹽、末鹽、井鹽、盧鹽（河北盧地出產）四種。獨鹽每年約產三十七萬餘石（每石一百十六斤半，大石二百二十斤）。末鹽約產二百九十六萬餘石（每石一百一十斤）。井鹽約產一千六百二十一萬餘石。盧鹽產量極少，約十餘萬石。官府強役民戶或軍士，給與最低的生產費，迫令製鹽。如通秦鹽（江蘇南通縣、泰縣）每四石給錢五百文，嶺南鹽每石給錢一百文，後來改爲淮甯鹽每斤四文，兩浙鹽六文或四文，廣南鹽五文。井鹽煎煮，官不給薪柴錢，鹽戶不能繳納定額，往往被焚流亡。朝廷收入低價的鹽，再抬高價出賣，壟斷售價每斤自四十四至三十四文，末鹽每斤自四十七至八文。這還是表面定價，實際貪官、奸商、勾結謀私，每斤實至數百文。

宋朝鹽法，開始完全歸政府經營，官製官銷，貫河北一路，允許商運。趙光義始行鈔法，令商人就邊郡納錢四貫八百文，領鹽一鈔，憑鈔到解池（山西解縣）取鹽二百斤，在限界內自由販賣。此後鈔法通行（官製商銷），趙禎時京師設樞貨務，令商人納錢銀，得至各處鹽地領鹽販賣。趙項增長鹽價，例如福建路舊額賣鹽收入二十七萬餘貫，元豐二年增至四十六萬餘貫，三年增至六十萬餘貫。全國鹽課總數，大致增加二三倍。

茶——產茶地區設場十三處，發官先發本錢給園戶（種茶戶），採得茶葉，一部分輸納租稅，多餘的悉數交給場官。私藏私賣，依造私鹽法論罪，想減少賠累，砍伐茶樹也有罪。園戶受害不堪，或逃亡求免，或寧死求免，本人死亡後，鄰伍仍須代納租稅。當時四川園戶有「不是種茶，實是種禍」的諺語。官出最低價收得全國茶葉，自定高價出賣。鹽茶每斤約價自四十七至四百二十文，片茶自十七至九百七十文，散茶自十五至一百二十一文。政府賣茶，起初自賣，後來也改鈔引法。商人領長引，得往他路販賣，有效期一年；短引限本路內販賣，有效期一季。每年茶利平均收入，除官本及雜費

外，禁楮時（官賣）淨入錢一百九萬餘貫，內茶淨利六十五萬貫，茶租錢四十四萬貫，通商（商賣）淨入錢一百十七萬餘貫，內茶租錢三十七萬貫，茶稅八十萬貫。

酒麴醋——各州縣設酒務官釀酒，密縣縣領鄉村或許民釀，但仍輸納歲課。釀酒原料是農民織納的米麥，釀成酒，高價出售。民間有婚嫁大事，官府計算民戶大小，強令買酒若干。有些地方，官不賣酒，專造酒麴，規定時價出賣。趙禎時每歲收入酒麴錢多至一千四百九十八萬貫。醋也官釀官賣，收入數不詳。

禁——產禁地無設官收禁，嚴刑禁止僱戶（製鹽戶）私賣。官定買入價白鹽一駄（一百四十斤）給錢六十文，綠鹽一駄（一百十斤）給錢八百文。官定賣出價白鹽每駄自二十一貫五百文至二十三貫，綠鹽每駄自二十四貫五百文至二十九貫一百文，零傳白鹽每斤六十文至一百九十二文，綠鹽每斤最低價七十文。趙禎時每年收入禁利二十九萬貫。

礦產——金銀銅鐵鉛錫水銀朱砂產地設官，依茶鹽法收輸官有。趙禎時每年得金一萬五千九十五兩，銀二十一萬九千餘兩，銅五百十萬斤，鐵七百二十四萬餘斤，鉛九萬八千餘斤，錫三十三萬餘斤，水銀二千二百餘斤。趙禎時礦業昌盛，金減九千餘兩，銀增九萬五千餘兩，銅增一百八十七萬斤，鐵錫各增百餘萬斤，鉛增二百萬斤，水銀產量無增減，別產丹砂二千八百餘斤。趙禎時歲得金一萬餘兩，銀二十一萬餘兩，銅一千四百六十萬餘斤，鐵五百五十萬餘斤，鉛九百十九萬餘斤，錫二百三十二萬餘斤，水銀丹砂各三千餘斤。銅鉛錫產量增加最多，正說明貨幣流通額的不斷增加。趙禎時又官賣石炭，凡設二十餘場。全兩木炭也歸官賣，收入數不詳。

（三）商雜

統治階級從皇帝到鄉村中小地主，生活都非常富裕，他們需要各種山珍海味，茶酒是各人的慾望，因此商業在北宋，有高度發展，商稅也成為歲入的大宗。

商稅——趙頌時朝議減輕商稅，范仲淹獨以為不可。他說：「國家費用既不能減，不取商賈，必取農夫，農夫將受更重的剝削。應該先省國用，次寬租賦，最後才寬商賈。」官員們的消費品，依靠商賈來供給，減輕商稅，自然對官員有利。現在減稅不成，他們只好私營商業，非正式享受免稅的權利。例如江淮運使李遵信運貢名瓷，自率大船多艘運東南名產入京，單是兩浙醜醜就滿載三大船，他物數量，可以觀推。趙頌正式承認官員免稅經商，名義是品官本家服用物免稅，閉封稅官捉得買經官衙漏稅人吳味道一名，蘇軾當時出守杭州，稅官押吳味道去見蘇軾，軾替他改題封條，平安回到開封。趙偁因臣僚以官觀寺院經商太盛，影響稅收，禁止馬牛驢騾不入服用例，後來又令稅關禁止。禁止帶稅吏受賄的機會，並不能阻礙權貴的謀利行爲。

一般商貨抽稅的規則，名義上是過稅（過路稅）值百抽二，住稅（到市出賣）值百抽三，官府需要品值百抽十。事實上稅率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吳味道在建陽（福建建陽縣）買得紗二百端，值一百貫，路上經過券券（稅卡）隨道抽稅，到開封不存半數。貨物如布帛雜器香藥寶貨羊豬，都得抽稅，此外如農器紙扇草鞋蕩桌邊墩鴉鷄魚鱉蚌菜蔬磁器瓦器，一切細碎交易，都不能免，甚至空船往返，也要納稅，稱為力勝錢。稅官私招一批專探人（巡丁）沿路拘攔商旅到場納稅。起初每稅錢百文換出十文給專探人，稱為專例錢。後來改為商人納稅百文，別納專例錢十文。所收稅錢不及十文，也納專例錢十文。如李應一斤，收稅五文，山豆根一斤，收稅五文，却要問客人別要專例錢十文。這種苛稅，給農民極大的苦痛，往往與專探人互批罵道：「我官錢十文納了，你卻問我要什麼專例錢？你拿出專銀來，我才給錢。稅官請皇帝下一道聖旨，改專例錢為市利錢。私行的事例從此變成法定的市利。全國商稅，趙光義時歲入四百萬貫，趙恒時增加一倍，趙頌時京師商稅五十五萬餘貫。全稅銀數

超過一千萬貫。

商市——國內市場首推東京（開封）、成都、興元（陝西南鄭縣）三處，每年商稅各在四十萬貫以上。第二等市場（商稅二十萬貫以上）五處，都在四川境內。第三等市場（商稅十萬貫以上）多數也在四川。五代時最大市場揚州降在第四等（商稅五萬貫以上），江陵降在第六等（商稅三萬貫以下），這是國內市場很大的變動。海外貿易杭州居首位，明州（浙江鄞縣）居次位。廣州居三位，各置市舶司。蕃商進口，稅率值百抽十，官買蕃貨十分之三，其餘聽自由貿易。趙禎時三處收稅總數五十萬貫。泉州（福建晉江縣）漳州（山東諸城縣）兩處有時也設市舶司。

商行——中唐已有商行，每行有行頭一人。宋時凡商店必須入行，原因是官府為便利科稅索物，需要商行的組織。不開出賣物品小大，但合官府用者，如醫生卜人伴作（葬殮死人業）等業，都該立行聽候呼喚。趙瑣藉口體恤商人，免得官府急需某種物品時，商人在投高價購求應命，因此改立新法，官府計算每年需用物品數目，令各行商共同出錢，官府用行商錢收買貨物，一年中隨時取用。如年終不用，則令出賣，官收二分利息，特給免行（在一定時期內，免再供應官差）權利。趙瑣的本意是想收免行錢，並非真與體恤商人，他下令凡不入行的商販，不得在街市做買賣，必須報官投充商行，納免行錢，才准交易，不報官私自投行，查出處罰。令下十餘日，京城街上提瓶賣茶人都投充商行，挑水擔粥以至賣草鞋頭髮（膏髮，假髮）人無敢不投行。同行商店又互相壓迫，不依上中下三等分別出錢，却要平均負擔，富商稱幸，小商叫苦。當時有些朝臣反對這個新法，趙瑣不得已改令每月納免行錢不到一百文的小商販，准免納錢，凡放免八千六百五十四人。

（四）貨幣

北宋工商業發展，因之貨幣流通額也特別增大。貨幣錢每錢約數十萬貫，宋每歲約五六百萬貫。唐末漸用金銀，宋時金銀成爲通行的貨幣，中唐始有飛錢，宋時交子（紙幣）用途很廣。宋人有一首破錢詩說：「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得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錢是統治階級剝削人民的工具，貨幣數量愈大，也就是剝削愈益劇烈。

金銀——唐末咸勝（浙東）節度使董昌每十天發一綱（一批）贖品，內黃金一萬兩，銀五千錠。浙東不是最富地區，每月能輸出金三萬兩，銀一萬五千錠，想見全國積存金銀總數不少。宋初趙匡胤趙光義賜吳越國王金器六萬四千七百餘兩，銀器四十萬八千八百餘兩，吳越國進貢金九萬五千餘兩，銀一百一十萬餘兩。趙恒初年，銀價每兩八百文，金價每兩五千文，後來用途愈廣，十餘年間金銀價騰貴數倍，遠超恒也詫異起來。趙倍時各路每年貢品（皇帝生辰進貢及南郊進貢）金銀外，別有折銀錢一萬八千餘貫，當時折價不可知，但外州縣存銀似已被朝廷逐年吸取，漸就枯竭，所以有折銀的名目。趙恒亡國時，在國城中（金兵圍開封）大括金銀，金價每兩漲至五十貫文，銀三貫五百文，比趙恒時金價高十倍，銀價高四倍。

銅錢——自西漢至隋通行五銖錢（西漢劉徹造），自唐至五代通行開元通寶錢（唐李淵造）。這兩種錢的重量和質量最爲適中，沒有過重（如值百錢值千錢）過輕（如榆莢錢三銖錢）的弊病。宋錢錢務求得多，體質惡薄，濼濼開元錢。有些地區如四川及西北邊郡用鐵錢，價比銅錢更低。全國鑄銅錢凡十七監，鑄錢凡九監。鑄銅錢用原料八十八兩（銅六分餘，鉛錫三分餘）得錢千文，除火耗淨重八十兩。鑄鐵錢用原料二百四十兩，得錢千文，除火耗淨重一百九十二兩。宋初每年鑄錢七萬貫，趙恒時增至三百萬貫，趙項以後，歲鑄銅錢五百餘萬貫，鐵錢八十八萬餘貫。

便錢——宋初依唐飛錢舊制，京師遣便錢務，令商人繳現錢入務，扣匯發八分之二，領券到各州縣兌錢，當日給付，不得留難。趙光義時收商人便錢一百七十餘萬貫，趙恒時增至二百八十萬貫。後

來請州鑄悉轉送京師，商人到當地不能領得錢，官吏隨意給予他物，便錢信用喪失，制度因而廢壞。

交子錢引——四川通行錢，不但輸運，商人私造錢券，稱爲交子（紙幣），發行歸富商十戶主持。朝廷見有利可圖，禁商人私造，在四川、瀘州、陝西等處，設交子務，官印交子。趙鼎時交子分二十二界，每本錢三十六萬貫，發交子一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貫。趙鼎更進二十五界。交子輸有前後兩界。趙鼎改交子爲錢引，不備本錢，大量印發，錢引一貫，價值現錢十餘文。除瀘州、江州、瀘州發用錢引，其餘各處皆通用。

（五）工業

北宋工業發達，各地都有作坊製造器物。官辦作坊規模較大，民間作坊大小不等。依據另條鈔存的記載看來，民間作坊多數是小手工業生產，有些已是近乎手工工廠的組織。

軍器——軍器製造京師有南北作坊區，又有弓弩院。諸州各置軍器作坊。弓弩院製造角張弓第二千六百五十餘萬具，諸州製造黑漆弓弩等六百二十餘萬具，產量可稱巨大。趙鼎設置器監，總管京師諸州軍器製造。招募軍器專家，精究器械法式，成器一百一十卷。內分辨材、軍器、什物、雜物、漆器、鑄造、弓弩式等類。監中作坊有火藥作、青礬作、猛火油作、金作、火作（火箭、火毯、火藥藥等）、大小木作、大小鐵作（冶鐵）、皮作、麻作、絮子作十部。各有制度用法，止許工師諳習，不許流傳對外間。火藥不知何時發明，趙鼎時張存能放放風炮，任并能猛燒火油，石礮止能拋遠，火藥能向上衝（金人南侵，有火炮名震天雷，也止能爆炸，不能射遠），旋風得名原因常常是宋初已用火礮放炮。猛火油就是石油，邊塞與地掘大池儲油，能燒敵人營壘。北宋軍備漸重火器，是一個大機

鑄錢——隋鑄錢監工作程序分三部，先走沙樣作，次是調錢作，最後是排鑄作。每日僱工人三十，十日可鑄一萬錢，一年工作九個月，得錢二十七萬緡。大致本錢（包括原料工資）四文可鑄十文，鑄錢時，本錢六文可鑄十文。舊制鑄錢工人是招募（強迫）貧民，刺面隸為軍籍，近乎奴隸的待遇。趙信因軍工作效率低微，官得利不多。改革民間鑄私錢充鑄錢工匠，官造房屋（需營屋），許工匠一家人在營屋居住，自由出入。官發給物料，讓工匠一家人全力鼓鑄，按產品多少給與工資。此後，軍工與募工兼用。

製茶——唐人飲草茶，不知焙製法，唐末始有片茶散茶，片茶編建製最精潔，先蒸研，再編成餅，餅置焙室中。片茶分十二等，其中極而茶價比上等片茶較賤，最精製的龍鳳團，一團值錢四十千。

鑛業——全國置鑛冶二三百處，有淘、採、蒸、煉等工程。有些鑛完全官辦，有些鑛聽人民開採。出產物交給官府。當時開鑛技術幼稚，或開採不久就枯竭，或開採歲久，所得不够費用。趙煦時陝西開鑛，秦南方工人到陝西籌備，就地造冶，似非南方技術比北方較勝。石炭鑛山西開採最多。懷州（河南沁陽縣）石炭多運在開封作燃料。徐州石炭多作冶鐵用。石油在西漢時已用作燃料。齊國註「漢書地理志」高奴縣（延安縣東）說，有涿水（源出安塞縣），水上浮肥膏，可燃火。西晉張華作「博物志」，北魏酈道元作「水經注」，都有石油的記載。北宋沈括作「夢溪筆談」，記石油事較詳。照沈括說，鄭州（陝西鄭縣），延州（延安縣）居民採石油點燈，出煙極濃。採法是在河邊沙石間，用柴屑掘取入瓦缶中，色如厚漆，因煙氣黑煙蔽幕，所以很少人用它。

冶鐵——徐州東北利國監是北宋最大的冶鐵廠，凡三十六冶，冶各有工人百餘，冶主都是巨富。工人分送石炭薪柴。利國監以石炭冶鐵，鐵質就有詩說，造兵器極精銳。德州（河北德縣）鐵坊鐵質最好，取精鐵鑄成鐵火，每鍛一次經一次，鍛到斤兩不減，或成純鋼，色青黑有光。

印刷——雕板印書起源隋朝（楊堅開皇十三年詔廢像遺經，悉令雕板）。唐、五代漸盛行，北宋印書宗金代替了手抄書。印刷技術杭州最好，四川較次，福建校勘不精，鉛路却最廣。號稱麻紗板。開封不重杭州，但紙質差些。活字印書法唐末已有，敦煌千佛洞發現木刻畏兀兒文草書體活字，是見中亞細亞國家先已通行，漸次傳入中國，可是沒有被中國刻書家採用，直到趙頴時，畢昇始製中國活字板，用膠泥刻字，體如錢幣，每字爲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鐵板，板上鋪松脂蠟紙灰等物。要印書，用一鐵筒置鐵板上，鐵板中排好字印，鐵板下發火微溫，待藥稍溶解，用一平板按鐵範面，字印平固，就可印書。一板正在印刷，別一板已排成可用。活字板的發明，是文化上一大貢獻。清朝「天祿珠璣」有宋本「毛詩」，歷風內自字橫置，可證活字板在印刷業上的通行。

指南針——利用指南針（羅盤）航海，最早的記載是朱或寫的「萍洲可談」。他說舟師識地理，「夜間觀星，白雲烈日，陰晦時觀指南針。沈括「夢溪筆談」說，方術家（道士一類人）用磁石磨針鋒，就成指南針。針以鐵芥子大的白蠟，用細絲懸無風處，一端繫住白蠟，針常指南。磁石能吸鐵屑針，宋北已經發明了。

上述幾種工業外，造紙業造繭絲業也有極大的發展。又如定州、單州、亳州紡織紗纈，備極精巧。還有些日常用品如醫生用刺針，女工用縫針繡針，耒陽（湖南耒陽縣）製造最精良，遍銷四方，又如火寸，用杉木條一頭染硫黃，黑夜有急事，不及點燈，取火寸觸火即快燒發光。宋初已有人製火寸到市上販賣。街上挑担賣小手藝工匠有釘板匠（銅匠），補鞋匠、銅漏匠（修破器皿）等，想見當時小手工業的發達。

趙匡胤令諸州任歲奏標男丁人數，二十歲爲丁，六十歲爲老，女口不計。據宋朝戶口記載，一戶平均止一二人。這固由於人民逃避丁口稅，衙前役等苛暴剝削，設法壓逼人口實數，或兄弟分居。或降低戶等（戶分九等，上四等應役，下五等免役），同時不計女口，也是重要的原因。趙匡胤時全國戶數在二百萬間。趙光義時天下主客戶四百一十三萬。以後逐漸增加，趙倍時達最高度，計有戶一千一萬九千五百，口四千三百八十二萬七千六百九十九，平均一戶有兩口。有些地方如德州、霸州平均三戶四口。當時朝臣鄧綬說查不實，自然，隱漏的人口一定有很大的數目。沈括「夢溪筆談」載陽翟縣（河南禹縣）人杜五郎隱居事，五郎與兄同居，有田五十畝，後兄子娶妻，耕種不敷贍養，五郎讓田給兄，自率妻子別居，墾田三十畝。杜家未分居前至少有四男三女，分居後一家有二男二女，一家有二男一女。如果還是民間戶口一般的情況，每戶平均應有三四人至四五人。通計婦女口數與男子大體相等，一戶平均兩口，加上婦女實際當有四口。再加上逃戶隱口，北宋末年人口，應該將近一萬萬。

第四節 王安石變法及新舊黨爭

趙匡胤制定國策，給與文武官吏地主大商人高利貸者最大限度的權利，爲的交換這些人的擁護。在他們交換中被犧牲的自然就是勞苦人民。「恩施於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財取於萬民者不留其有餘」，宋朝的政治，確被這兩句話說透了。

統治階級各階層的生活狀況，大致如下：

皇帝——皇帝是最大的浪費人。宮中每年用大燭十三萬條。內酒坊釀祭祀用酒每年糯米八萬石。（趙恒時止八萬石）。嫁一公主賞錢七十萬貫。買各行貨物，經年不還錢，每行積欠多至一萬貫。皇帝每三年到南郊祭天，賞賜大小官員及士兵錢一千二百萬貫。

宗室——宗室晏安坐享樂被朝官們憎惡的廢物。他們無知無識，領恩數（錢）度日。他們不知穿是黑色物，飲食却講求精。茶明、熱，少三字，就是容易咀嚼，豈不香美味，少不會。

文武官——官吏無不貪污害民。無名氏詠功臣詩說：「中原不可生強盜，強盜才生不可除，一盜既除盜起，功臣都是盜根株。」海盜鄭廣降後作詩道：「鄭廣有詩上衆官，文武看來總一般，說官做官却做賊，鄭廣做賊却做官。」鄭廣南宋末年人，其實北宋官與賊也並無二樣。

富人——地主大商人積累錢財，或貪得無厭，或閉門淫樂。開封錢店業劉調鑄鐵作算子（籌碼）稱為長生錢，庫中儲許多青銅，稱為不動尊。每天燒香禱祝天地，要錢生兒，過生孫，金銀變出千百他化身。蔡河一李姓富家，主人年二十餘歲，蟲癩不辨菽麥。畜妾數十人，僕役數十人。偶安客，有酒十餘種，肴饌果品，備極珍貴，妖妓十餘人，奏樂勸飲。飲畢入內，讓客人自走，不知拱揖看臉，也不與士大夫來往，當時人稱他是錢壁。這個錢壁小官不商，大概是大地主。

高利貸——富人借本錢租人放債。富人取利息的一半。富商對富人卑恭頌奴隸，俗稱為行錢。富人偶到行錢家，必帶殷勤招待，妻女出來勸酒，行錢立待。再三令坐才敢就位。高利貸利息通常是百分之一百。

被上述那些人剝削的人民怎樣生活呢？大部份農民正像司馬光所說：「農民即使幸運好年景，沒有水旱霜雹蝗賊等災害，可是公私債主，巧取豪奪，窮人難免，已經歸勤，所有。自己帶錢吃不飽，短襖穿不上，終年辛苦，僅僅得過個寒生活。他們世代務農，不知種田以外，還有什麼謀生的道路，所以只好固守清田畝。」部份人民的妻女墮落到娼妓的慘境。全國各州縣都有娼妓（公娼），容納窮苦的婦女（美妓身價七百貫）。宋朝開封妓女約一萬戶。甚至公然有男妓，傳脂粉，著衣，姿態稱呼全學婦人。為頭人稱師巫行頭，供官府的呼喚（南宋詩男奴更盛行）。部份人民流

漸為聚賊，或聚眾反抗。其中規模較大的民變兵變（兵受軍官壓迫極苦），從北宋開國時起，搬遷遷主，從沒有停止過，例如：

趙光義乾化四年，四川苛稅繁重，人民無法生活，青城縣民王小波聚眾百人起義。小波告眾曰：我深恨貧富不均，今天我來替你們均平。貧民踴躍歸附，眾至數萬。攻破郫縣，殺彭山縣令齊元振。齊元振是朝廷特許發獎的第一清官，勾結豪強，貪暴害民無所不為。王小波剖元振腹，意恩其殺他貪個飽。小波戰死，眾推李順為帥，攻破成都，順自稱大蜀王。

不三年，四川戍兵劉旣聚眾數千人叛變。

趙恒咸平三年，四川鈐轄（軍官）符昭濟貨暴，成州李順等起事，推軍官王均為主，國號大蜀。

景德四年，宜州（廣西宜山縣）知州劉永規殘暴不法，軍校陳進因眾怨起事，擁判官盧成均為帥，號稱小王。

景德三年，京東沂州（山東臨沂縣）軍士王僧超等，攻掠州縣，如入無人的境地。地方官避匿附，繼出衣甲器械，朝官歐陽修認為心腹大憂。

慶曆七年，貝州（河北清河縣）軍士王則據州城起事，自號東平郡王。

同年兵敗殺總管官（衛士）顏秀郭達等夜半攻入宮中，直到趙禎寢殿下。幸得皇后出重賞募禁兵，官抵禦，顏秀等敢死。

其餘較小的叛變，史書記載遠篇不絕，正如余時所說，「四方盜賊竊發，州郡不能制」，全國性騷亂，迫使某些統治者感覺到危險。

趙禎七年宋趙禎的皇帝。他感覺到危機嚴重，完全依據官僚地主的舊國策，不能解救自己危崩瀕。趙禎養下，自二十五萬，防禦西夏小國，到底仍是屈辱求和。這又使他感覺到軍隊並不能保護自己。

的地位。他知道整個統治階級腐朽無能，人民怨恨激動，大起義迫在目前，因之更加重對外族內侮的恐懼心。他即位初年，被金甲兒祖母曹太后，問道：「娘娘看我著這好麼？曹太后笑道：『很好。不過要像著這個，國家纔得了麼。』」這說明趙頊主張富強自衛，曹太后主張維持舊狀。

趙頊最怕是契丹和西夏，所以急帶加強軍備。養兵先得餉餉，他知道已負租賦重擔的人民，不能滿足他的要求，富裕的地主商人高利貸者應該分擔一部份軍費。這是他變法的基本觀念，也就是引起新舊兩派官僚對立的基本原因。

王安石是篤信儒家經典周禮的政治家。他秉有倔強嚴肅的性格，他對社會有一「賢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無道，賤者不得行禮，貴者得行無禮」的理解，他又恰恰遭遇趙頊決心改革舊制度、需要一個非守舊派做助手的機會。熙寧二年，他終於在遼朝大臣反對中，做了宰相，實行變法。

王安石以前，早有人主張改革積弊，趙頊時，參知政事范仲淹提出均田賦、脩武備、減徭役、擢長官等十條政見，被朝官反對罷去。歐陽脩主張理財練兵立制度，譏斥朝廷「兵無制，用無節，國家無法度，一切苟且而已」，也被朝官攻擊逐走。王安石實踐並發展了范仲淹歐陽脩的主張，造成與舊官僚派（主保守舊制）對立的新官僚派（主改革舊制）。

王安石新法，內容廣泛，大別可分理財整軍兩類。其中最重要的幾種，略述如下。

（一）理財類

青苗法——當青黃不接的時候，農民指田中青苗向富戶借錢延緩生命，收穫後納利息百分之二十。王安石謀奪取富戶放債的利益，由官教放青苗錢。例如春季借給農民錢十千，半年內納本利錢十二千，秋季再放十千，歲終又納本利錢十二千。這是百分之四十的利息（農民實際繳納百分之六十）。

似乎比民間利率要輕微些。可是州縣官分民戶爲五等，不論人民是否需要，自上戶十五千至下戶二千，按戶強派，到期仗官威迫令繳納本利錢，不得用他物代替，青苗法是許多新法中受猛烈反對的一個，這證明私人高利貸勢力的強大。貧民既受政府高利貸的剝削，同時仍不能逃到私人高利貸的痛苦。

免役法——宋朝力役，名目繁多，有衙前（主管官府庫藏及運送官物）里正戶長總書手（三役主備收賦稅）耆長弓手壯丁（二役主捕盜賊）承符手力人力散從（四役主供官府雜差）等類。州縣民分九等，上四等置輕軍服役（第一等戶充衙前里正，第二等戶充戶長），下五等免役。請役中衙前里正兩役害民最烈，往往破產死亡，累及鄰保。例如某地衙前，行千餘里輸送金七錢到內藏庫（皇帝內庫），庫官鞭打不遂，打留衙前一年以上，不讓回去。後來偶然被趙瑣查出，才得放歸。人民惟恐被指爲上等戶，有的出嫁祖母及孀母，有的與孀母或兄弟分居，有的送與給家，有的出家當僧道，有的盜至尋死。如京東某民家有父子二丁，被派充當衙前。父對兒子說，我願意死，免得你們將來凍餓遭橫禍。說罷自己縊死。人民爲了降低戶等，減少人口，甘心嫁母尋死，充役的痛苦危險，可以相見了。

官戶形勢戶僧道學生都有免役權，下等戶、單丁戶、女戶也得免役。富家子弟捐數百貫錢給州縣學校，就取得學生名義。這樣，應役的民戶自然是少錢少勢的某些小地主和富農。

王安石新法，凡當役人戶，按等第出錢，免充請役，名免役錢。原來免役的官戶女戶單丁戶寺觀戶未成了戶也按貧富分等出錢，名助役錢。官用一小部份免役錢僱人充役（如利州路歲用僱役錢九萬餘貫，徵取免役錢却多至三十三萬貫，多徵的錢，稱寬剩錢），不再強派人民充當。趙瑣元豐七年，歲收免役錢一千八百七十二萬貫。免役法在原來免役人看來，是深惡痛絕的虐政，反對非常劇烈。

方田法——官員地主佔有無數逃田（隱漏租稅），王安石創方田法，悉清文頃畝，增加租稅。此方二百餘萬頃，就被反對停止。

說
市易法——市易法是優商人利益的方法。它的義務分兩類：（一）放款收息。就是商人購買青錢。用住宅或金帛作抵押，每年出息十分之二，逾期不輸利息，每月加罰錢百分之二。（二）禁商商業。就是設立大商店，賤價強收商人的貨物，抬高價出賣，開封市上蓬冰塊梳篦脂燭等類物。都是政府統制專利。

（11）整軍類

保甲法——王安石想用農兵制逐漸代替募兵制，創行保甲法。鄉村民戶十家爲一保，選主戶（本地舊戶）一人爲保長，五十家爲一大保，選一人爲大保長。十大保爲一都保，選一人爲都保正。不選主戶家戶，每戶兩丁抽一當保丁。每一大保每夜出五人巡邏防盜，一人有犯罪行爲，同保人不守者，羈坐受罰。是時保丁皆備弓箭，集合練習武藝，十日一換班。平時警戒盜賊，戰時可補充兵額。保甲法實施的結果，正如司馬光所說：「農民二丁取一，編成保甲，官置都教場，無間四時，每五日教練一次。每一丁上教場，則一丁供養飯食，保正保長借修棚架草爲名，扣留保丁，必得賄賂滿意，才放他回家。官遣派員下鄉檢查，往來如織，勾結保正保長，勒贖給養，小不如意，即施刑罰。中下戶貧家蕩產，不啻官長們的苛求，愁苦困弊，無處告訴，止許棄家逃亡。」保甲法是統治階級壓迫農民的良法，却因王安石想用來代替正兵，大遭守舊派的猛烈反對。

趙鼎王安石厲行新政的宗旨，顯然只求擴大收入，整頓軍隊來保護自己臨危的地位。他們並沒有改革官僚政治的意思，反而增官俸，加吏祿，多設官觀官，優待耆老無用的官員，坐食厚祿。他們也沒有改善人民生活的意思，反而更加重窮人的負擔，既納助役錢，又要當保丁。他們與舊官僚派意見分歧處，止在對原來享受免賦免役特權的各階層是否應該受些限制這一點上。蘇軾斥責王安石想竭貧

當，不合天理，其實安石僅僅要求當人也出些錢給國家罷了。

王安石一派新官僚，如呂惠卿、章惇、蔡確都因推行新政得高位。熙寧七年，安石罷官，呂惠卿繼任做宰相。惠卿忌安石復用，出力排擠，同派內王呂對立，給舊官僚派奪取朝政的機會。

趙顛死，子趙煦立，改元元祐。趙煦年十歲，祖母高太后臨朝聽政，用舊派首領司馬光做宰相，起復舊人舊法，凡屬新人新政，一概廢除。舊派得政，內部分化，洛（首領程頤）、蜀（首領蘇軾）、朔（首領劉摯、蔡等）三黨，互相攻擊，紛紜不已。元祐八年，高太后死，煦親主國政，復用新派章惇做宰相。恢復王呂舊法，改元紹聖（繼續趙顛的聖政）。引蔡卞會布等人居要職，凡元祐政令，一概廢除，驅逐舊派七八百人，大小官無一得免。

趙顛時王安石司馬光二人止是政見上的爭執，私人間還保持適當的友誼。趙煦元祐時司馬光對新派意見用事，壓迫不留餘地。紹聖時新派得勢，報復仇怨，指司馬光等為姦惡，請掘司馬光呂公著墳墓，破棺斬屍。這不是政爭而是殘洩獸性了。

趙煦死，弟趙惲立。向太后臨朝聽政，任舊派韓忠彥新派會布為左右相，改元建中靖國，表示大公至正、消釋朋黨、新舊並用的意思。向太后貶斥蔡卞蔡京等，追復文彥博司馬光等三十三人官號。向太后臨朝七月退位，趙惲親政，又專用新派，改元崇寧（崇尙熙寧政治）。會布起劾排斥蔡卞蔡京，後又排斥韓宗彥，引蔡京自助。蔡京想獨攬大權，遂去會布。京得權，一意排斥舊派，新派呂惠卿蔡卞等也被抑退，京師及各州縣樹立元祐祠籍碑，列司馬光等三百九人為姦黨，元祐舊臣，貶竄死亡殆盡。

王安石行新政主要是想富國強兵，誤不失為有主張的政治家。呂惠卿以下，止是專工聚斂，獲取皇帝的信任。蔡京刻剝民財，更難微不至，竭全國之力，助長趙惲奢侈浪費的無限惡行，北宋不得不產民窮財盡外於侵入的困境中，完它的統治。

第五節 北宋的潰滅

趙佶任用六賊（陳瓘稱蔡京等爲六賊），搜括全國財物，供自己享受。蔡京王黼做宰相，掌巧立法令，刻削人民；閹人童貫做上將，掌虛誇軍功，浪費儲蓄；閹人梁師成掌代寫御筆號令，出賣官爵；閹人李彥瑋括公田，任意指民間良田爲荒地，充作公田；朱勛掌花石綱，專搜東南（江浙）奇石異石，運送東京。六賊積聚私有贖物，豪富驚人。宋勛有田三十萬畝，王黼庫中鹿雀乾裝滿三大屋。童貫庫中有埋中丸（補藥）萬千斤，蔡京廚房分工極細，包子廚中鑿蔥絲婢妾，不知整個包子怎樣做。梁師成一任兼數十百職，廣受賄賂，奴僕商賈，獻錢七八千貫，即得進士及第，宣和六年殿試，一次出賣進士一百餘名。李彥瑋類朱勛，爲虛也不相上下，全國官吏，多數是六賊的徒黨，他們榨取贖物，當然數量巨大，不可計算。

趙佶與六賊，知道統治階級中某些人士，也不能容忍他們的惡行，必需敲擊異論，才能滿足自己的食慾。蔡京借「元祐黨」，「元祐學衛」作排斥政敵的工具，凡是異己的人，指爲元祐黨，異己的言論，指爲元祐學術。蘇軾黃庭堅等人文集印板，悉數燒毀，司馬光資治通鑑幸有趙煦傳襲序文，得不毀。做詩（怕及諷刺）也算元祐學術，凡官員士人傳習詩賦，杖一百。

人民遭受的痛苦更無待詳述。宣和時，京西一帶飢荒，人相食，竈人曠取油，餓死其他油類，遍鋪四方。李彥不顧飢荒，在京東西照舊括田，發民夫運奇物進貢，民夫多自縊車轅下。朝廷看民命像草芥那樣微賤，人民也敢對朝廷痛心疾首，像仇讎那樣怨恨。

農民無法生活，不能不起義了。宣和二年十月，睦州青溪縣（浙江淳安縣）處教教主方臘首先起義。

真莫來頭角依託天師道陵爲遠祖，其祭酒治着，使人出米五斗，號稱五斗米道或天師道。黃巾軍敗後，民間紛紛傳授，(東晉貴族如王羲之王羲之之殷仲堪都奉天師道，作迷信部屬的工具)與北宋魏晉隋唐以來吃菜人，趨信對信州晉寧縣(江西貴溪縣)龍虎山道士張繼元(張道陵三千代孫)爲嚴靜先生，信員均教主道消皇帝，大崇道教，對民間稱傳的天師道，却防禁極嚴。嚴教徒被查出，處死刑，家屬不問知情與否，一律流竄遠方。財產沒收，半數賞者發人。廬州黃縣(安徽含記縣東北)黃山，漢接爲軍(安徽無爲縣)壽州(安徽壽縣)六安(安徽六安縣)是傳教的根據地。黃山下居以千餘戶，皆該嚴教徒，官兵追獲運捕，數年不能獲。嚴教別一派自稱建傳入溫州(浙江永嘉縣)，號稱浙江東甌各州縣。

嚴教戒食酒，不食禽蛋，不淫神佛祖先，止拜日月，說日月是真佛，人死裸葬，不用棺槨。次食。教徒死，穿衣服冠，而執土於棺。一人問，來時時冠？一人答，沒有。說解，移去屍冠，還一頭骨，衣服盡去。最慘問，來時時冠？一人答，有。取布袋盛屍埋土坎中。窮人初入教，教乘時財物。教徒必立宣誓，親親身爲盟，被官府捕獲，備受酷刑，終不肯說角字。拜必北向，紀念那有自北方起義。教徒出行至異地，同教人殷勤招待，供給費用無奇色，稱爲一家人。教主稱國王，下設郡縣。教徒每月初一月中出錢四十九文，到禮拜日禮拜。嚴教所傳錢按時送給國王。嚴教傳道中語，如「是法平等，無有高下」，「說解」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意思是說階級對峙無平等，有高下。教說又說人生痛苦，嚴教人說痛苦，是緣於人。能人多才能成佛。當然，他們所說人，其病有實德非指尼索市，凡遇見必殺無赦，官署學宮寺院必燒不存。他們不殺好官(如魏國復)，更不殺一級平民。

北宋民間，大都會取給江浙，嚴信制則更甚。再如未動左右則其害，人民怨痛不可忍。方臘告民衆道，「與國家本同一理，比如子桑紉織，感戴勤苦，少有粟帛，父兄悉數收去浪費，除不欺富貴

觀者殺戮，毫不憐惜。他們任性浪費不窮，還奉送大量財物給仇敵（契丹西夏），仇敵得財物更富貴橫暴，侵侮加甚，他們恐懼無策，驅迫子弟出去抵禦。子弟力不能支，遭受實屬剝削，無所不至。嚴率仇敵的財物，却不因侵侮而停止。這樣的父兄，你們能容忍麼？現在朝廷行事，與此何異。君臣們鑒色狗馬營造禱祀甲兵花石等浪費以外，歲歲侵擾不止，朝廷忍辱納幣不敢廢，宰相還說這是安邊的上策。受苦的是我們百姓，一年到頭勞動，妻子凍餓，求一頓飽飯不可得。這樣的朝廷，你們能容忍麼？」方臘這番言論，正是每個人民要說的話，人民推他爲起義首領，號稱聖公。

方臘初起義，有衆千餘人，不到十天，有衆數萬。攻破青溪縣睦州（浙江建德縣）歙州（安徽歙縣）衢州（浙江衢縣），乘勝進破杭州。每破州縣，補選官吏，必碎割肢體，掏出肺腸，或投油鍋煎熬，或亂箭交射，傷盡膏肓，報復舊怨。蘭溪縣（浙江蘭溪縣）靈山寨主朱言吳邦，剡縣（浙江縣縣）嚴教主仇道人，仙居縣（浙江仙居縣）人呂師夔，方巖山寨主陳十四公，蘇州人石生，歸安縣（浙江吳興縣）人陸行兒等起兵響應，東南震動。趙佶大驚，遣行賞將大軍十五萬擊方臘，臘兵散被殺。童貫出兵凡四百五十日，殺起義軍十五萬人，殺平民二百萬人以上。

宣和三年二月，宋江稱三十六人攻掠淮陽京東河北海州等十郡，官軍數萬，莫敢對抗。亳州知州侯蒙請招撫宋江，使助攻方臘。海州知州張叔夜設計擒獲宋江軍副首領，江等全部投降。宋江事跡，宋元以來民間流傳甚廣，當時他們也會做些反抗貪污的義行；士大夫也贊美他們（如宋徽宗與作宋江三十六贊，元高文秀雜劇，多取材梁山泊故事，施耐庵水滸傳，敘述更詳），却因他們不稱王稱帝，有逆氣，能投降。此、京東起義軍張萬仙有衆五萬，山東起義軍賈進有衆十萬，河北起義軍高托天（投降後改名高勝）有衆三十餘萬。這些起義軍首領都被朝廷用官位誘惑，無恥地販賣了農民大眾。農民起義暫時平息了，更大規模的起義必然更繼續爆發起來。恰在這個時候，東北新起的金國鐵

為契丹，乘勝侵入中原，人民即時放棄對朝廷的怨恨，熱誠援助朝廷，要求共同反抗侵略。北宋末兩宋初農民自動組織的忠義軍，人數當在二三百萬以上。朝廷寧願降金，始終憎惡忠義軍，認為與盜賊同類，壓迫不遺餘力。

趙信兩次發大軍取燕京，都潰敗逃回，宋軍腐朽無用，不堪一擊，早被金人看透了。阿骨打對宋使韓良弼說，「中國大將獨數劉延慶，延慶提十五萬衆，不戰自潰，你們中國算什麼！敢向我求割地。」金人見宋朝君臣積崇金玉寶物，富盛無比，更急謀進兵掠奪。宣和七年十二月，金主吳乞買任命完顏宗翰（粘罕）為左副元帥，進取太原，宗望宗望（斡離不）為南路都統，進取燕京，兩路會師於京。一面派人要求宋割讓河東河北，劃黃河為界。童貫在太原，驚慌不知所為，穴計逃歸開封。太原御府張孝純請貫集諸路兵將，堅守太原，貫不聽逃走，孝純歎道，平時止見童太師作威作福，一朝有事，抱頭鼠竄，還有什麼臉見人。宗望軍至燕京，宋守將郭藥師率軍迎降，金令藥師作嚮導，長驅南下，宋文武官或逃或降，無人對抗。宗翰軍至太原，張孝純率軍民堅守，金軍困居城下不得前進。趙信再報大驚，下詔悔過，自責過去一切罪行，讓位給兒子趙桓，自己準備出奔。朝官們有的想逃走，有的想降敵求利，極少數人主張守城禦敵。

趙桓靖康元年正月，宗望軍已到黃河北岸，趙信帶領蔡京童貫朱勔等率兵二萬逃往南京（河南開邱縣）。宰相以下衆官勸趙桓棄城逃避，主守派首領李綱竭力阻止，趙桓不得已定策固守，軍民們聽到固守的命令，感泣流涕，拜伏呼萬歲。趙桓為首的主逃派衆官，全數轉為王和派，預備議和條件，任李綱為行營使，讓他單獨去佈置守城計劃，衆官們袖手旁觀，不阻撓也不援助。金軍用小船渡河，除伍散伍，相視笑道，南朝真沒有守人，如果出兵一二千守河，我輩那得到南岸。金軍攻城，李綱親率軍民登城防守，奮勇殺敵，金軍敗退。趙桓派使官到金營乞和，約定：（一）獻金百萬兩，銀五十萬兩，帛一百萬匹，牛馬一萬頭；（二）尊金主為伯父；（三）割太原中山（河北定縣）河間（河北河

間縣)三領；(四)宋送親王宰相到金營當押信。趙桓下令用軍法搜括私家金銀，得金二十萬兩，錢四百萬兩，民間贖財，掠奪一空，官員家却並無損失。例如王綱被獲邱(河南杞縣)民衆殺死，朝廷才下詔籍沒家產，市民進鬻宅等取餘物，還有絹七千餘匹、錢三十餘萬貫。

李綱反對和約，在朝力爭道，「曠師金幣太多，竭天下財力未必足數，何況都城。三鎮國家屏障，萬不可割讓。如今既已講和，不妨往返遲延，等待四方勤王兵來會。金人虛張聲勢，兵數不過六萬，又大半是契、奚、丹、滹等異族人，孤軍深入內地，勢不能久留，必求速歸，過河時我出大兵襲擊，勝利可保。」趙桓與李綱等不聽勸計，大持珠寶金銀，運送金營。

勤王軍馬忠奉京西募兵來援，擊敗金兵。萬壽率京東騎兵一萬趨三，宋軍威稍振。金人漸知畏懼，不敢四出虜掠。老將神師道率姚平仲入援，沿路揚言神少保領四兵一百萬來到。金人懼，欲兵增與自衛。李綱對趙桓說，勤王兵漸集，兵法忌分，非統一指揮不能成事，請令師道平仲聽臣節制。趙桓不聽，命神師道爲軍總管，與行營使分統各軍。神師道至堅壁清野，持重不戰，李綱從姚平仲謀，遣兵分路進剿，也許會成功。如仍不聽，索性每夜出數千人攻襲，不要十天，敵人疲勞，自然退走。趙桓過初謂姚平仲一舉成功。聽說夜襲失利，驚慌喪氣，不敢用神師道謀，即且罷斥李綱、神師道，以示對金人謝罪，任姚平仲爲守禦使代李綱守城。蔡懋下令守城人不得向金兵放箭投石，軍民憤懣。太學生陳東等率軍民數萬人集宮門外強求趙桓復用李綱神師道，呼聲動天地，趙桓不得已召還二人。李綱復出守城，軍民喜躍，爭前效敵。金軍見勤王兵聲勢漸盛，宗翰圍太原，不能來會，不等金銀充足，引兵北去，京師解嚴。神師道乘金人牛渡，伏兵襲擊，趙桓不許。李綱請殺兵送金人，趙桓允許。綱暗告將士分路尾追，乘機竄突，將士受命，踴躍即行。宰相李邦彥責綱不該追敵，當詔脅召還追兵，將士路上接到退軍命令，無不憤怒。李綱見趙桓力爭，再下令追襲，金兵早已走遠了。

呂好問皆趨遁道，金人得志，更輟中國，秋冬必領國再來，禦敵設備，當速講求，趙桓不聽。

宗望北還，中山、河間兩鎮堅守不降，趙桓遣种師道、种師中、姚古往援，宗望退走，宋君臣們以為從此太平無事，依舊晏安淫樂，趙佑也回來享福，絲毫不悔前過。李綱深覺可憂，奏備邊禦敵八策，朝官們嫌他多事，就他出任河北河東宣撫使，免得在朝說話。勤王諸名將也都借故斥退，如說种師道年老難用，种師中、姚古排兵遠邇，其他直言取諫、主張戰守的官員，一律斥逐出京。又下詔解散勤王軍。李綱去請河北河軍，每天告急，朝廷不遣一人一騎往救，反解散各路義兵，日後再要號召，恐無敢響應的了。趙桓等不寤，朝臣譏李綱專主抗敵，喪師虜財，罪不可赦，趙桓罷李綱官，安置（充軍）建昌軍（江西南城縣）。

李綱攻太原久不下，開宗望講和，大獲回國，也遣使來求賂，朝廷拘辱使人，藉示威武。宗翰怒，急攻太原，知府張孝純副都統管王稟率眾堅守，城中糧絕，軍士先食牛馬，次食弓弩皮甲，百姓食糶糶草木，最後人相食。九月城破，王稟領餘兵巷戰，敢死。金既破太原，宗翰、宗望分兩路大舉南侵。真定府（河北正定縣）知府李遵守將劉翊上書告急，凡三十四次，朝廷擱置不理。唐恪、耿南仲等專和議，發急徵停止各路勤王軍，不得妄動前進，一面派使求和。金人口頭許和，進攻並不停止。呂好問請召勤王軍，唐恪、耿南仲恐妨和議，不許。趙桓震怒，下哀痛悔罪詔，集朝臣百餘人，議割三鎮事。呂好問奏繪等三十六人言不可割，其餘七十人堅主割讓。十一月，宗翰軍至黃河北岸，宋將折彥質領兵十二萬，李固領騎兵一萬防河。金軍不敢輕渡，夜中擊賊賊達旦，宋防河軍全數潰散。金軍渡河，長驅入鄭州。宗望軍攻大名，趙桓遣弟康王趙構往見宗望，許割三鎮，仍奪金主爲皇伯，上尊號稱大金崇天濬序昭德定功休仁惇信修文成武光聖皇帝。趙構出開封城，副使王雲指城告趙構道，真定城比京城高一倍，我親見金人小攻即破，京城如何能守。趙構到長垣（河北真垣縣）。百姓嗷呼擄路，頂盆焚香，乞起兵抗敵，願爲國家效死。趙構不理，遷滑州、相州至磁州。沿路百姓擄阻

趙桓勿再前進，磁州知州宗澤止藩，百姓指王雲大罵道，這真是賣國奸細，執王雲即時剄死。

宗望道使來麟劉地，劉黃河為國界，趙桓一切允許。命主和派首領歐南仲、番昌出使金軍，南仲說年老不能行，昌說有父母不能行。趙桓強命南仲出使宗望軍，昌力辭道，兩河（河北河東）人民忠義勇勁，萬一被他們擒獲，臣死不瞑目。趙桓不聽。昌行至絳州（山西絳縣）守將趙子潛揮眾殺昌，抉目碎屍，民心大悅。南仲行至衛州（河南汲縣），民兵謀捕金使，金使逃走。南仲逃至相州，自稱奉帝命促趙桓起河北兵入衛京師，自己在募兵榜上署名，得不死。唐恪從趙桓巡城，也被守城人擊，惶恐辭官。

趙桓等驚惶無策，兵部尚書孫傅訪得妖人郭京，自言能施六甲法（妖術），只用七千七百七十九人，可生擒金國一帥。朝廷深信不疑，出金帛使京募神兵。其他妖人或稱黃巾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關將軍，朝廷一律厚賞任用。金軍至開封城下，朝廷屢命郭京出神兵退敵，京推辭再三，宣稱不到最緊急的時候，神兵不出。等到大風雪天，郭京與張叔夜坐城上，令守城人全數退下，不得偷看被手神法。大開宣化門出攻金軍，神兵敗，京託言要自去作法，下城率殘兵逃走。金軍登城，宋百官軍民潰亂。趙桓痛哭道，我不用神師道，追悔不及了！衛士長蔣宣率眾數百願擁趙桓突圍出走，被大臣阻止。軍民數萬擁入左掖門求見天子，趙桓登樓令眾散去。軍民聚眾願與金人巷戰決死，金人宣言驕和退兵，朝廷急禁止抗拒，遣開封府尹何栗使金軍乞和。栗恐懼不敢行，李若水大罵道，國家危急如此，都是你們這幫人誤事，你們萬死，豈能塞責。何栗被罵，不得已出去，兩足發戰，僕從抬栗上馬，手中輓落地三次，進金營面無人色。宗翰、宗望道，我們不想滅宋國，叫趙佶來商議割地，我們就退兵。栗唯唯聽命回來。趙桓道，上皇（趙佶）驚憂成病，我止得自往講和。栗自喜和議成功，會百官飲酒，談笑終日。當時趙構留駐河北，稱河北兵馬大元帥，有兵萬人。部下宗澤主急救京師，歐南仲、汪伯彥主觀望形勢，趙桓遣密使來說，金人登城不下，正議和好，兵不可輕動。這正合趙構口。

嚴兩仲、汪伯茂這一羣人的志願，排斥宗澤，謀繼自去勤王。

趙桓出見宗翰、宗望，京師居民晝夜立泥雪中盼望他回來。趙桓被留數日放歸，人民和太學生夾路迎饗，趙桓掩面大哭道，宰相謀殺我父子。路旁人無不流涕。金人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錠，帛一十萬匹，趙桓下令大括民間金銀。又遣大臣二人往兩河割地給金，並分遣歐陽珣等二十人持詔書作金使到各州縣令開城歸降。歐陽珣力言中國地不可尺寸送人，又言戰敗失地，將來取回理直，不戰割地，將來取回理直。宰相大怒要殺珣，輿衆人救免。珣被迫奉詔往割深州（河北深縣），至城下痛哭告城上人道，朝廷被奸臣欺誤至此，我決心一死，你們勉爲忠義救國。金使怒，執珣焚死。其他州縣人民都堅守不奉詔，金人只得石州（山西離石縣）一處。趙桓又下詔兩河民開門出降，人民當然不理他那些昏話亂命。

靖康二年正月，金索金銀益急，揚言要縱兵入城，令趙桓再往金營，等金銀滿數放回。人民各編家中所有獻給官府，甚至福田院（乞丐收容所）窮人，也集得金二兩銀七兩，官員們卻不捐一文。金軍追索不已，趙桓被拘留，下詔增派大員二十四人根括（澈底搜括）金銀，發掘宗室、國戚、內侍（宦官）、僧道、技術（醫卜等人）、倡優家藏金，凡八日，得金二十萬八千兩，銀六百萬兩，帛一百萬匹。官員們密議仍多，金人怒，開封府再立賞格，大行根括，凡十八日，又得金七萬兩，銀一百十四萬兩，帛四萬匹。宗翰、宗望大怒，殺括銀官梅執禮等四人，餘官各杖數百。

金人索取金銀絹帛外，還索取皇帝儀仗，各種珍寶、寶籍、印板、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天下州府圖、百工、技藝、婦女、僧人、娼優、后妃、親王、公主、駙馬等人物。又聘請太學中儒生三十人，應募人多閩人及兩河人，官府各給三百貫治裝，三十人欣然應聘。二月金主下令廢趙仲趙桓爲庶人，所有趙氏親屬和宗族，不問男女老幼悉殺去，趙氏全族只剩被民衆留在河北的趙希一人，不附和議或未曾降金的官員也一併處去。這些帝王孫官門仕族的全家人口，被俘虜當奴婢，供憑使

役。每人一月支糶子五斗，令自舂為米得一斗八升，用作口糧。每年支糜五把，令自舂為衣。此外更無一錢一帛的收入。男子不能尋常，終歲裸體，偶遇主人憐憫，令就灶下燒火得暖氣，如出外取柴，回來再坐火旁，皮肉即脫落，不久爛死。有手藝如醫生鑄工，待遇良好，其餘只圍坐地上，用破席蓋禦風。主人宴客，喚出能奏樂友人獻技勸酒，客散，各回原地環坐。奴婢生死，主人視如草芥，絕不留意，恰恰像這些人在中國空虛時對待人民的態度一樣。

趙信趙恒波伴到燕京，金主封趙信為晉德公，趙恒為重昏侯。

金人兵力有限，自知不能統治中國，必需扶植一個新的漢奸政權，來防止趙氏政權的復興。三月，金立宋寧宗張邦昌為大楚國皇帝，指定建都金陵（南京）。金人用意是在張邦昌帶領大批降官，去南方鎮壓中國人民的反抗，自己再乘虛來佔據中原。却不料擁護張邦昌的降官們，有些財產在開封，不願南遷，有些着趙構存在，名義比較正大，不如張擁護趙構有利，尤其是一般人民痛恨張邦昌賣國受封，罪大惡極，決不承認他的政權。忠義軍到處發動，給張邦昌以及降官們一種最大的壓力。四月，金兵退出開封，張邦昌即時成了赤手空拳的獨夫，無法維持帝位，降官們也就順風施帆，紛紛回趙構勸進，表示效忠舊君。張邦昌不得已退位，率百官上表擁戴趙構，表文裏有「孔子從佛辟之召，竟棄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誓將誑楚」的語句，意思是說他降金志在保宋，賣國志在救國。

張邦昌稱帝三十三天。退位後趙構稱帝。

簡短的小結

趙匡胤製造兵變，奪得帝位，為要鞏固自己辦停漢政的政權，他深知必需提出最大代價去交換官

他地主們的長頸擡頭，才能改理五代以來朝廷如傳舍的舊習俗。他更深知任何人都不可信任，必當分化擁護自己的各種力量，使互相對立，才能防止國內發生強大勢力與朝廷對立的危險。

因此，宋朝政治上的設施，完全採取分化政策。軍制是兵與將分離，使野心將領不能擁兵稱強，官制是官與職分離，使功高震主的大臣，空擁大官號，不能獲得實權。其餘政制，都沒有例外。

因此，宋朝財政經濟上的設施，完全採取滿足官僚地主最大需要的政策。形勢家壟納田租二十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全國墾田六分之一強是免納租稅的。人民生活必需品，從鹽茶到木炭雜歸國家統制專賣，任意抬高價格，收入大量金錢，供給統治階級的富裕享受和無限浪費。

因此，宋朝外交上的設施，完全採取屈辱忍恥，納幣求和的政策。朝廷清楚懂得，歲幣有人民來負擔，絲毫不妨害自己的利益。止禦嚴密防內，保持政權，對外屈辱並不以為可恥。

這項政策到國內虛弱外族侵入的危險，擺用新官僚派首領王安石改革舊制度，擴大徵稅範圍，令形勢戶也負擔一部份國家費用。舊官僚派代表形勢戶起來猛烈反對，兩派互爭地位，直到亡國才停止。

這種時代政治腐敗達到頂點，南北農民到處起義。金人侵入，人民即時停止起義，請求合力禦侮，朝廷却始終壓迫人民，對金恐嚇歸順，迫切求和以至求降。這裏完全證明舊官僚一定變成議和派，議和派一定變成投降派。這裏又完全證明甘心對外屈辱，一定要加緊對內的壓迫。

第五章 南北分裂與封建經濟南盛北衰時代——金與南宋

(一二二七年——一二七九年)

第一節 南宋建國與宋金間的和戰(上)

靖康二年四月，趙佶、趙桓隨金軍北去。藏匿在河北、號稱兵馬大元帥的康王趙構跑回南京(商邱縣)，五月初一日，做了宋皇帝，改元建炎。他是從頭到腳，滿身污辱的皇帝，他建立性懦骨脆的小朝廷，他極度發揮對內壓迫對外屈辱的能事，他表現出統治階級的徹底黑暗性，他永遠重用投降派，止有在最危急的時候，才允許主戰派暫時出力。他和他的子孫一貫畏懼金人，而且不許中國人不畏懼金人，凡是不畏懼金人的人，他們認作最可憎惡的仇敵，必需殺死他，消滅他才安心。南宋依靠投降政策，稱臣稱姪，偷安苟存了一百五十年。

皇權人士和全國人民有足够的力量驅逐金寇，恢復疆土，這在當時稱為戰守派(主戰派)，同時趙構為首的腐朽統治階級，專主逃竄、議和、投降三個步驟，稱為降走派(主和派)。降走派的主張全部實現，金必滅宋，戰守派的主張全部實現，宋必滅金，兩派相互鬥爭、相互制約的結局，造成半獨立半附庸的南宋國，這兩派鬥爭的表現，大體可分四個時期。

第一期——趙構建炎元年至建炎四年。主戰派支撐危局，主和派逃竄到後方，竭力破壞主戰派的武功。

總樞在危城中，怕阻礙和議，禁止四方勤王兵前進，等到趙桓廢走，勤王軍和人民自動組織的義軍才紛紛發動起來。趙桓稱帝，依靠主和派首領黃潛善、汪伯彥作左右手，第一道命令是諸路募兵勤王人，將所部士兵交付本州縣文武官員統轄或遣散，首先確立信官不信民的大政等。第二道命令是派著名職官劉彥國做江寧府（南京）知府，修理城池宮室，預備巡幸，確立放棄中原，逃竄東南的大政等。當初趙桓在軍民公意和太學生伏闕運動的壓力下，曾下詔召李綱從充軍地回來，李綱湏沒趕到，主和派范宗尹三次上奏，說李綱名過其實，有震主的威望（得民心，立戰功），不可為相。趙桓、黃、汪也這樣想，表面上却不能不讓李綱暫時做宰相。

李綱到任，首先提出十條主張，第一條就是反對和議，其餘九條也都是主和派不願聽的話。李綱又說當今急務，政治方面莫要於通達下情，廣開言路，必使全國人士都得議論政事；軍事方面莫要於組織民軍，作為抗敵的主要力量。他說，河北河東兩路，是國家的屏障，今河北止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止失太原等七郡，其餘官員棄城逃走，人民自推豪傑為首領，堅守拒敵，大部數萬人，小部不下萬人，朝廷應該給與名號，以及必要的軍需械器，免得將來食盡援絕，被金人消滅或利用。李綱這些主張，趙桓不但不理，在沒有罷免前，重用黃、汪來牽制他。

李綱專力招撫義兵，建立新軍。當時舊軍積弊極深，大將如劉光世、張俊、楊沂中、范瑄等人，畏怯貪暴，紀律蕩盡，見敵首先竄逃，見民大肆虜掠，爭取金帛，劫奪婦女，虛報戰功，勒索厚賞。李綱深知舊軍不可用，那些趙鼎、黃、汪指為笨盜的民兵，却真能負擔抗敵的重任。他制定新軍制，五人為伍，置伍長一人；二十五人為甲，置甲正一人，百人為隊，置正副隊將各一人；五百人為部，置正副部將各一人；二千五百人為軍，置統制官一人。各級官長用牌寫所管人姓名（如伍長管四人，甲長管伍長五人），憑牌調遣命令。招遣新軍及御營民兵（舊軍），並依法組織。又頒佈新軍法，犯虜掠、抗命、臨陣先奔，一軍危急他軍不救等罪，各處死刑。這種軍制軍法並不能改革舊軍的腐劣

，但後來紀律嚴肅，戰勝攻克的有力軍隊，却從此開始。

靖康建炎間，金國勦王兵或從兩河或從關廣，晝夜奔馳，冒犯警備，疾病死亡，不可勝數，來到南京，趙構剛稱帝，就下令各親本地，遣散，每人由地方官賞錢三十千文。在「賊更甚衆，害民比盜賊更耶」的當時，自然不會出錢給發兵，而且多數義兵也不願領受賞錢，放棄拚命救國的志願。他們往往屯聚不散，等機會出動殺敵，其中一部份不負有虜掠行爲，正如宗澤所說：「忠義人士，爭先勤王，朝廷不能愛護，反使他們飢餓困窮，老弱死填溝壑，少壯流爲盜賊，這不是勤王人的罪過，應該說是朝廷措置乖謬的緣故。」李綱招安朝廷指爲聚盜的祝瑋、薛庚、黨思、閻瑛、王存等都十餘萬人，依新軍制軍法收編，無一人叛去。綱又請趙構任張所爲河北招撫司，傅亮爲河東經制使。靖康時張所所在開城中，遣人攜蠟書（變務信）募河北義兵，人民見蠟書喜悅道，我們早被朝廷遺棄，幸有一張御史選記得我們，即時聚集十七萬人聽令。傅亮會率勤王兵三萬人，屢立戰功。李綱察知二人智略，可以大用，薦給趨櫓，議定招募山寨民兵，俟張所部署完畢，渡河先收懷衛滑三州及真定府，再遣兵解中山圍。兩河人民驟訟張所、傅亮任招撫職，踴躍響應，民兵首領丁順、王善、楊述各擁衆數萬至十餘萬，自投招撫使請求効力。張所派都統制王彥率偏將岳飛等七千人先渡河，駐新鄉縣，民兵首領傅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等率衆歸附，編互數百里，給金人極大的威脅。太行山民兵爲表示對國家的血誠，面上自刻「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因此王彥部號稱八字軍。

王彥派張憲對趙構說，河北人民抗金，自結巡社，請由朝廷定名爲忠義巡社。每五人爲甲，五甲爲隊，五隊爲部，五部爲社，各設長一人。五社爲一部社，設正副都社長，二都社設都副總官各一人。甲長以上免本身徭役，所結在五百人以上，借給官號，都總官任職滿二年不犯過失，賞給真官。巡社統歸本州縣長官節制，依巡社增減數，作爲官吏賞罰的標準。趙構允許張憲的請求，民兵組織逐漸嚴密，金守城兵多勢孤退定。

當時河北境竊兵八字軍故著名，山西境騎兵紅巾軍故著名（起和在晉城長治一帶，後來擴大到河北陝西），紅巾軍勢浩天，組織極密，用避災年號，但不求宋朝官號，見宥不願降敵，從金國逃回的官民，厚贈衣糧，護送出境，路上見宋官旗幟即引去，絕不殺害，遇敵即奮死進攻，絕不畏避。他們輕稱兵等官兵過河，並不要多，我們憑藉聲勢，自有力量殺盡金虜。他們曾襲擊金軍大寨，宗翰幾乎被擒。金人痛恨紅巾，捕逐最急，妄殺平民洩憤，但不能獲得真紅巾。當時朝廷用人，按金人所喜所惡為進退，金人所喜，得作宰相大官，金人所惡，斥逐惟恐不速。黃潛善汪伯彥見李綱專招金人不喜的民兵，妨礙利議，令私黨張益壽奏稱招撫使設立後，河北盜賊（義兵）更熾，應速罷廢。李綱爭辯道：「張所留京師招撫將佐，還沒有出發，不知益壽何以知他騷擾百姓？朝廷因河北民衆無人統率，借司招撫，借民力保衛國土，並不是設司才有盜賊。現在京東京西竄盜公行，攻掠郡縣，難道也是河北招撫司的罪過。」傅亮軍出發才十餘天，黃汪黃亮逗遛不進，令即日渡河。亮說，河東滿布金兵，我軍何處駐屯，何處籌糧，要先布置，冒險進兵，恐畏大事。李綱替傅亮說話，黃汪大不以為然。遣傅下令免傅亮統帥使職。趙構決計逃往東南，李綱力爭不可。黃汪私黨張浚偽造李綱罪狀十餘條，說他是國賊。趙構加綱狂誕剛愎，計謀無效等罪名，流竄到外州縣。賡招撫經制兩司，張所傅亮騙出不用。太學生首領陳東，進士歐陽澈上書說黃汪不可用，李綱不可去，趙構怒，即日押赴市上斬首。李綱在相竹七十五天，所有抗命設施，黃汪在四五天內悉數廢除。

李綱任職時，薦蔡宗澤做東京留守。宗澤到任二十餘日，安輯軍民，漸復舊觀，奏請遣傅回京，並反對向東南逃避，趙構當然不理。澤招募義兵守京城，沿河岸依魚鱗形築壘，結連兩河山水峯及陝西義士。民軍首領下著有兵數十萬，車萬乘，楊進號沒角牛，有兵三十萬，王再興李貴王大起丁進等各有一兵數萬，都投宗澤願聽指揮。澤有兵百餘萬，糧支半年，金人畏懼，屯兵不敢圍東京。

澤源（河北趙縣）五馬山寨首領趙邦傑、馬擴率信王趙榛（趙構的兄弟，京城破後，逃隱民間）

爲主將，總制諸山寨，兩河人民望風響應。馮徽渡河見宗澤，又去揚州見趙構，大遠趙構黃汪的疑議。宗澤接連奏請趙構回開封，黃汪笑澤癡狂，從不管理，此時忽有趙澤謀渡河入京城的謠傳，趙構大驚，趕快下一道命令，嚴禁趙構兵渡河，並說自己即日從揚州回京城。這當然是一句空話，趙澤在抵制趙構，不許他回來。

李綱八月免官，趙構十月逃往揚州，金元帥宗翰聞趙澤南竄，約諸軍分路進攻。宗維自河陽（河南孟縣）渡河攻河南，宗輔宗弼（兀朮）自滄州（河北滄縣）渡河攻山東，洛索自同州（陝西大荔縣）渡河攻陝西。宋守官或逃或降，戰守全賴義兵。宗翰入西京（洛陽），義軍首領王俊翟進各率衆上山守險，不久收復西京。宗弼至千乘縣（山東廣饒縣）被義兵擊敗，金葉青離兩州退去。洛索入陝西，王庶召募河南北豪傑共起義兵擊敵，遠近響應，十天內得孟迪種潛張勉張漸張宗白保李進李彥仙邵興等各有兵數萬。鳳翔長安先後爲義兵收復。李彥仙一月中破敵五十餘營，收復陝州。淪陷了二百年的幽燕遺民也紛紛起義，燕京人劉立善聚衆攻破城邑，所過不殺掠，止令饋送食糧，契丹人歸附甚衆，漢人更不待言。易州（河北易縣）人劉里忙，年十八歲，聚衆據山，邀擊金人。玉田（河北玉田縣）人楊浩用與僧智和禪師，招集南北忠義將士至萬餘人，他們想集合到三萬人，一橫行虜中，決報大仇。大名入王友直舉義兵，旗上寫「宋忠義將河北王九郎」九個大字。幽燕遺民的起義，給金人莫大的威脅。各地義兵，都自願推崇宗澤，聽候號令，金兵不敢長驅南下，三路大軍無功自返。

宗澤部署諸軍，想乘勢大舉渡河，恢復失地，奏稱「近據諸路探報，敵勢窮蹙，可以渡兵，臣擬舉暑月（建炎二年五月）遣王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河南沁陽縣）衛（汲縣）潛（潛縣）相（安陽縣）等處，遣王再興等自鄆州西泲保取西京，遣馬績等自大名取洛（河北永年縣）趙（趙縣）真定，楊進王善丁進李貴等諸頭領各率所部兵分路並進，大軍過河，山寨忠義軍民聞風響應，至少當有一百萬。驅逐金寇，在此一舉，願陛下早日回駐京師，穩定民心，臣得身先請將，親臨敵陣，趙構正在揚

州安居若樂，自然不理。宗澤如果自動出兵，就算自無朝廷，憲抗軍令，如果坐守東京，眼見恢復無望。他是七十歲的老人，憂憤成疾，背上發疽，病勢危急。諸將楊進等入見，澤勉強坐起說道：「諸君能爲我殲滅強敵，我死不恨了。」諸將流涕道：「願盡死力，澤連呼渡河三聲，氣絕身死（七月）。」趙構令主帥派杜充繼任東京留守。充猜忌殘虐，盡反宗澤所爲，諸將人人自危，多畏禍散去，攻城掠地，中原陷入大混亂。後來金人用誘降及掃蕩政策，很多義兵被消滅。例如河北趙榛，結集忠義數萬，金人宗澤死後三個月，金發大軍圍攻諸寨，斷絕水道，寨衆多渴死，金軍攻陷諸寨，趙榛死亂軍中。李綱宗澤都主張組織義兵，作興復中國的基本力量。趙構一類人却最仇視他們這個主張。多方阻撓，不復成功。義兵失去他們二人的領導，雖然始終據山水寨抗敵，雖然數量並不大減，可是勢力漸散，僅能自保，本身發展成正式軍隊的可能消失了。

趙構黃汪斥逐李綱，實現了他們「棄河東河西河北京東京西淮南陝西七路生靈（人民）如養蠶草芥，嗾不顧惜」（宗澤語）的主旨，從南京逃到揚州。金兵南侵，宗澤號召義兵，擊退強敵，他們却乘機在東南搜括甚至武力掠奪財物和婦女（呂頤浩說），一面派使向金乞和。當時宗室趙子砥從燕京逃回，奉稱「金人口頭講和，實際用兵，我國歛兵拱手，坐等和議的成功。前時契丹主和議，女真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現在中國又蹈契丹的覆轍。譬如怕虎，割肉餵牠，吃完肉一定連骨也吃去。止有門路宰殺虎，才能保存自己的生命」。趙構聽了裝不聽見，命趙子砥做外官去，免得在朝廷妨礙和議。宗澤死後，金人又決計南伐，趙構深信和議必成，對黃汪說：「濟著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我還怕什麼大事不濟呢？」黃汪二人叩頭謝恩。趙構正在高興，宗翰率兵長驅直攻揚州，沿路守將望風潛逃，趙構大驚，顧不得黃汪左右二相，單騎狂奔渡長江到鎮江。據宋人筆記，他那天（靖炎三年二月初三日）在宮中白雲行房事，黎明驚起，騎馬就逃，因爲驚慌過度，得了陽萎症，從此不會生育。他跑到鎮江，百官衛士紛紛鎖鑰還朝，揚州城裏積儲無數帛帛財物，全被金軍擄去，連馬車運來

時祖宗神主也失掉了。其後宋徽宗的金軍止若二百人。

趙構一直接奔，二月十三日到楚杭州。御史張濬劾黃廷二十本罪，二人罷職。改任朱勝非做宰相，王淵堂樞密院。將官苗傅劉正彥因蔡攸起兵殺王淵，及宦官康履等（宦官得趙構信任，殺大臣，無惡不作），又迫趙構傳位給兒子趙欽（三歲），再不許他干預國事。呂頤浩張浚韓世忠張俊等起兵擊敗苗傅劉正彥，擁趙構復位。呂頤浩是主和派首領之一，張浚原是資禧善私黨，後來卻傾向抗擊，兩人雖然都立了大功，趙構自然用呂頤浩做宰相，並兼樞密使御營使。軍政大權全部交給呂頤浩。

呂頤浩第一件大政事就是派人向宗翰求和。求和書這樣寫着：「宋康王構（不敢說自己做了皇帝）謹致書元帥閣下，願奉大金正朔，比於藩臣」。又調東京留守杜充率大兵十餘萬守江寧，韓世忠守鎮江，劉光世守太平及池州，放棄長江北岸廣大的土地。金人大起燕山河北民兵，宗弼為統帥，分路擄掠劫，金軍蹂躪湖北湖南江西江蘇浙江等地，無人抵禦。趙構避越州奔明州，走入大海，金兵也追到明州海邊。當時真能抗敵守土的，與中原一樣，仍是人民的武力，如金人破無為軍，守臣李知幾帶妻子財物渡江逃走，王之道率義兵擁山澤堅守。又如金人招降建昌軍，守臣方昭慮有降意，軍民怒逐昭慮，推蔡延世守城，大敗金兵。又如金兵追趙構到餘姚縣，知縣李穎士募鄉兵數千，抵禦一晝夜，趙構因得登舟航海。又如金兵攻和州，軍民共推宋昌祥守城，射中宗弼左臂，城破，軍民搽水塗棺，趙構故。從軍率水寨民丁擊破宗弼營，殺敵兵數百，救出被俘男女無數。這樣的事跡，官軍就沒有一件。員外郎馮檣給劉光世的信裏說，「金人深入，犯兵家大忌，官軍前不抗拒，後不驅逐，金人無所忌，如定無人的曠野，試看鄉村農民，連紙甲布槍也沒有，與敵對抗，勝負相半。豈有國家久練的軍隊，反不及鄉農，止是望風畏避罷了。」

金軍在廣大民兵威力下，焚毀康慶府（江寧）陶安府（杭州）明州等六郡後，轉兵東走。張

又上掉到杭州做皇帝。人民看透了他是逃走和隱匿的派的最高領袖，決不願負抗抗的重任，同時變

通令人騷擾，官吏腐污，軍隊腐敗，賦稅繁重的痛苦，農民起而不得不發動起來。

鍾相起義：北宋末年，鼎州鍾相起義，其起義軍的領袖，農民起而不得不發動起來。

分費賤貧富，不能算非法，我的新法講齊責賤均貧富。派遣信徒，四出傳法，凡二十餘年，開闢數百

里間，人民無不稱從。鍾相拜稱老爺，又稱天大聖。信徒奉教稱為入法，或稱拜爺。當時湘湖潭盜賊

起，相持武陵縣橋村鄉水連村設立寨寨，集眾稱忠義民兵，保護鄉里，士大夫多來投避亂。靖康二年

，鍾相子鍾子昂率鄉民兵三百人隨統制官鄒修武一行共五千人往南京。趙構即位，遣使歸路兵，

鍾子昂回家，依舊將原募人團集成隊伍，置備旗幟器械甲。建炎二年，鍾士王靖之向鼎澧歸兵馬都督韓

唐毅告發，說鍾相父子圖謀不軌。唐毅查明鍾相志在抗金，不加重罪。當年五月，唐毅遷荆南府知府

，帶鼎州兵尾及鍾子昂義兵赴任。當時盜軍李孝忠叛軍辛察接連攻擾荆南，後來得報盜軍孔彥舟率眾

數十萬將寇府境，唐毅逃走，軍民潰散，鍾子昂回到鼎州。建炎四年二月十七日，鍾相起兵拒孔彥舟

。鼎州官紳曾彥舟來攻，正在逃避，見鍾相起兵，反商議多備金帛犒賞，設香花數案，出北門迎接孔彥

舟軍馬還城，懇求攻滅鍾相。彥舟軍在澧州（湖南澧縣），被鍾相鄉民兵襲擊，大敗潰逃。鍾相再遣

鼎州民兵襲擊，入城三日，縱兵大殺掠，州城四圍二十里內，燒殺一空。朝廷任命孔彥舟為荆澧南北

路捉殺使，別遣統領官安和率步兵入益陽，統制官張崇領戰艦入洞庭湖，張奇統水軍入澧口，合兵擊

鍾相。鼎澧荆南人民聚起響應鍾相軍，有眾四十萬，有地十九縣。鍾相實行多年宣傳的主張，楚澧官

府城市寺觀神廟豪官人家，殺官吏衛生傷道巫覡卜祝，稱國法為邪法，稱殺人（統治階級）為行淫，稱

沒收財產為均平。他於官府殺官吏要消滅貪污，於城市要消滅富商大賈，楚澧富人家是要消滅土地

地兼井，殺儒生是要消滅大小名紳，殺僧道巫覡卜祝，是要消滅宗教迷信。凡鍾相的徒屬，都自己耕

耘，勞動得食。沒收的土地，分配給農民，分辦法可惜沒有記載下來，不過，說入法的人，一定用

望興旺，生計豐富」，當然土地問題最解決了。三朝北盟會編也不能不承認「人皆樂附而從之，以爲天運當然」。孔彥舟密派人搜羅相入法，相信任不疑，三月二十六日，宋軍大舉進攻，內應突起，相及子昂兵敗被殺。

鍾相敗後，僧徒楊華揚久（原名楊太）楊欽劉詵馬倫全瑋楊廣夏誠劉衡黃佐楊二醫高顯子用十八等十餘人擁相次子子義據龍陽縣（湖南漢壽縣）。沿洞庭湖分立寨極機設抵抗，過了幾年，隆慶朝盛。

亂致起義——建炎四年四月，饒（江西鄱陽縣）信（江西上饒縣）僧徒王念經聚眾數萬，佔據贛溪縣。趙禔命張俊率大軍，會劉光世軍進攻，獲王念經，屠贛溪等兩縣，殺二十萬人，連趙禔也擊裝着說，「二十萬人無罪就死，不勝痛傷。」

金人侵入中原，遭遇忠義民兵的頑抗，追捕趙禔，又遭遇東南義兵的猛擊。某地關羽廟有無名氏揭示殺敵五易文道，「金軍連年戰爭苦易殺，馬倒便不起（馬被鐵甲）易殺，深入重地力孤易殺，帶金銀易殺，作虛聲嚇人易殺。」趙禔見到五易殺文，令兵部刻版散發諸路將士，這說明中原人民不怕敵兵，因此金主原有康王跑到那裏追到那裏的決心，在這樣的阻力面前，不得不知難改計了。金人知道趙禔易滅，中國人民不易滅，趙禔願降，中國人民不願降，如果不借中國統治階級的力基來鎮壓中國人民，如果不接受趙禔的投降，趙氏政權被農民起義軍推倒，對金將是極大的不利。建炎四年七月，金封宋叛將劉豫爲皇帝，國號大齊，都大名府，對金主自稱兒子。十月，放義軍秦翰歸宋。秦翰對趙禔說，「要天下無事，必需南自南北自北，互不侵犯。趙禔聽了大喜，對朝臣說，「秦翰比什麼人好，我得了他，喜歡得夜裏睡不著。」第二天就封秦翰爲總都尚書，送秦翰來的船夫孫靜，也賞承信郎的官位。趙禔過去對金是一頁守一節和，現在改爲專與金人解仇講好，也就是說決心徹底投降金國。

第二節 南宋建國與宋金間的和戰（下）

第二期——趙構紹興元年至紹興九年。主和派勝利，金宋兩國各自鎮壓國內反抗力量，鞏固政權。

秦檜是北宋太學生，能做文章，又能奔走辦事，同學們給他混號叫做秦長脚。靖康時，檜做御史中丞，反對割地求和，反對金人廢趙氏立溥邦昌，頗有忠義的聲名。檜被廢入金，詔事金大將楚徽，很得信任。金人侵入中國，到處遭遇民兵的攻擊，兵力消耗過甚，急謀改用以華制華的政策，因此擬將劉彥珍秦檜成爲適合需要的人物。趙構在靖康時，曾勸趙桓棄城逃避，後來批評趙桓道：「當時左右小人（指李綱等）妄談用兵，不自量力，鬧到國破家亡。」他始終主逃主降，認主戰派是壞事的小人，恰恰來了秦細秦帝，自然喜歡得睡不着覺。紹興元年二月，封秦檜做參知政事，八月，進位做左宰相，專力進行和議。

靖康以來，東南盜軍遍地，最囂悍的如李成據江淮湖湘十餘州，張用據瑞昌，孔彥舟據鄂州，曹成據道賀二州，劉忠據湖南白面山，范汝爲據建安，其餘如李元文，郭仲威邵青張瑛祝友史唐民等各擁衆數萬至十餘萬，攻掠州縣。這些盜軍首領，朝廷都給他們大官做，他們一面做官，一面做盜。當時民間流行着這樣的諺語道：「什捨捷徑無過賊，上將奇謀止是招。」又道：「要得官，殺人放火受招安，要得富，趕着行在（皇帝駐在地）賣酒醋。」（官員們消費品）監察御史韓璜奏報從江西到湖南親見的情況說：「不論州縣與鄉村，一望都是木炭墳瓦，到處殘破，十室九空。臣訪問原由，都緣金人未到，潰兵先到，金人已去，追兵繼至，官兵盜賊，搶掠相同，城市鄉村，搜索如洗，兵盜去了，官吏毫不寬恤，反更加剝削，大將經綸，縱兵劫殺，苛求供應，兇暴更甚。」人民遭受官軍官吏盜

無如誰的鐵騎，處處戰爭處處難。

當時只有餘留家佔據的土境，猶是金中國最和平的地區。可是宋朝君臣認爲心腹大患，調發大軍全力進攻，遂將這些地區毀滅了。紹興初年，楊么等聚集二十萬，領土北達公安，西及鼎澧，東至岳陽，南抵長沙，佔有沿洞庭湖岸各州縣（城池多屬宋有），宋人稱他們爲洞庭湖水寇。楊么察其耕田，秋多設門，（因宋軍在秋多水落時進攻）多食自己的勞力，建立沒有剝削的制度。境內人民安樂，物產豐富，例如宋官鼎澧路鎮撫使程昌寓糧帶糧重妻妾及軍官們家屬老小乘船多艘從監利縣來常德上任，宋地荒涼殘破，沿路找不到金帛，一入龍陽縣境，見鄉村有酒坊，民家有豬羊雞鴨等物，船上人爭先上岸，依藉官威，口稱和買，實行搶奪。水寨小首領謝保義率兵保護村民，乘勢殺船上人。程昌寓多年搶得的金銀財帛以及美妾小心奴（開封名妓）都被奪獲，昌寓狼狽竄走。謝保義將俘獲的人財交楊么，么把小心奴贈給鍾子謙做夫人。從這一段記載，楊么軍的政治和紀律，約略可見。

尤其值得贊美的是紹興四年十一月，水寨首領周倫（周倫家近岳州）遣派人去見宋岳州守官程千秋，聲稱「近有僞齊（劉豫）襄陽府李成太尉，差遣使自安復州（江西安福縣）取水路來大寨，送金帛文書，要求水寨諸官領多備人船戰士，週日會合，水陸並進，攻取宋國沿長江州縣，得州的做知州，得縣的做知縣，另外封贈官職，多給犒賞。諸官領都不從。一月後李成又差密使前後三十五人來，內有鄭武功帥大夫二官員（宋軍官）帶僞齊官誥（做官憑證）錦戰袍命腰帶並羊羜（羜羊肉）等物，再三要約諸寨首領週日會合，配合金齊大軍滅宋。諸官領仍不從。週日後又有人來相逼，別生患害，將來人盡行斬首。請宋官令邊界稽察，不放盜細入境，並請轉告宋朝罷免鼎州知州程昌寓。」（昌寓私仇，殘虐無人理，不可理喻）週倫聽得這個消息，認爲有機可乘，陰謀誘降水寨諸首領，允許賞給官職，結果被楊么等嚴正拒絕。這種光明偉大，堅定不移的行爲，實是歷史上罕見的。

第一節。

（一）楊公孫。楊公孫，字公孫，號公孫，金齊聯合軍五十萬大舉南侵。金國將岳鄂、岳飛、岳雲等州，派大將張俊、岳飛率軍進攻。岳飛利用楊公孫叛將黃佐楊欽，引宋兵襲擊大寨。岳飛五年六月，楊公孫兵敗，岳飛鍾子義入水，次提小心奴入水，自己也跳入水中。宗將牛舉擒公孫，押到岳飛面前，公孫有餘氣，叫了幾聲老爺（鍾相），才氣斷。

與楊公先後同死的，有鍾子義、周倫、夏誠、劉、劉、楊壽、石顯、李全、功、裴有、李合、我、陳、高、信、英、宣、陳、欽、陳、貴，這十幾個首領都是。鍾子義、忠、實、執、行、鍾、利、主、張、的、民、起、義、軍、英、雄。此外還有雷德、進、皮、真、劉、三、吳、慶、郎、高、老、院、謝、保、義、楊、二、翁、高、顯、子、田、十、八、等、生、死、不、明，大、概、也、沒、有、降、宋。岳、飛、屠、殺、楊、公、軍、非、常、慘、酷，壯、丁、被、俘、五、六、萬、人，老、弱、十、餘、萬、人。

同一時期中，金人在北方竭力鎮壓民衆的反抗。各州縣設地牢，牢外起夾城，城外掘深溝，牢深三丈，分三隔，下隔拘死罪人，中隔拘徒刑人，上隔拘杖罪人。又百姓有事出門，入數（不得全家同出）行李都有限制，經由本地保甲證明，得州官批准，發給行路證，憑證才得食宿，來回日期不得錯過。夕照女真人散居漢地，築堅固堡寨，監視漢人。又用掃蕩及誘降計，消滅忠義軍，如金將蕭慶誘太行紅巾首領齊實、武淵、賈敢等出降，被宗翰處斬首。太行忠義首領梁青，被金大軍圍攻，不能立足，率精騎百餘人，突圍投奔岳飛。又大虜兩河男女人口，耳上刺「官」字，用鐵索縛送雲中（山西大同縣），標價出賣。剩餘人口驅至西夏國換馬，或賣給蒙古、室韋、高麗等國。繁富的兩河，頓成一片荒涼土地。

黃河南岸中原地區，名義上算是齊國，金驅使劉豫竭力南侵，來削弱齊宋兩國兵力。紹興四年九月，金將完顏昌宗、完顏宗弼調燕雲、秦、蜀、漢軍五萬會合劉豫、劉麟、劉瑄、李成兵五十萬，渡淮攻金陵，趙構大懼，舉朝逃避，一面派人乞和，願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得在江南立附庸國。幸宰相趙鼎（秦翰

趙構在後方驚慌逃走，破壞戰

紹興六年金軍預會令劉豫發百姓六十以下二十以上悉數當兵，集合李成孔彥舟關師古等軍，號稱七十萬，實數三十萬，分三路寇淮。宋大將劉光世張俊棄城逃走。劉豫軍都是中國人民，不願擊宋，許多兵士上寫本人姓名，在樹林中自縊死，表示寧死不殺宋兵的意思。宋將楊沂中遇劉豫軍，豫軍不戰奔潰。

金人見劉豫無用，決計廢豫。趙構兩次被侵，驚駭失措，急求講和。紹興七年，又用秦檜議宰相。不久金人廢劉豫，准趙構投降，趙構大喜。趙鼎為首的文武官員多說中原可以收復，不需屈辱求和，趙構却別有見地，他看出連年戰爭中已經錄出岳飛韓世忠兩部新的有力軍隊，尤其是岳飛部不但大遭趙構的畏忌，其部將帥如張浚張俊一類人，也被切齒仇視。趙構始終固執寧可添遣大將，添置幾項軍馬。不許軍馬集中在少數將領手中。韓世忠軍最多不過三萬人，岳飛軍更少。他深怕「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寧願投降仇敵，不願大將成功。當時多數朝官，反對和議，趙構立意堅定，往往對朝官發怒，拒絕諫議。

金國將帥和議和戰兩派，宗馨完顏昌宗尚主和，劉齊舊地與宋，令宋納臣言歲幣。宗幹宗憲宗弼主戰。宗馨官最大，主和派得勢，定議割地與宋。金張起古為江南詔諭使（不承認宋國號）令趙構跪拜接受詔書。宋文武官認為奇恥大辱，羣起反對。後上奏五十次，王庶上奏十餘次，韓世忠奏請拒絕。自己願抵當金軍取堅強處，岳飛奏稱金人不信，和不可恃。晏敦復李珍趙汝嘉張璪樓照蘇耆振薛徽言聯合奏稱：人君施政，從衆必成，違之必敗。現在屈辱和金，士大夫不以為可，庶民不以為可，軍士不以為可，只有陛下一人以為可。這樣求成功，臣等甚是疑惑。最著重的請斬秦檜奏文，民間刻板傳誦，流行甚廣，通金人看見，也說中國有人。趙構怒，親殺謝銓。其後

顯阻和議的官員，文官全被斥出，武官暫時不理。可是反和議派還是激昂譁論，趙構怒極罵道：「士大夫止若自己打算，那時候我從明州逃入大海，就是拜一百拜，你們也管不了罷！」趙構奏檜用各種欺騙鎮壓手段，終於趙頊投降了。紹興八年，趙構率百官跪拜接受大金皇帝恩賜河南詔書，宋顯每年進貢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表示謝意。

趙構奏檜投降成功，正在得意，金宗澤宗岱完顏昌等謀反被金主殺死，政權全歸宗幹宗弼，決計大舉南伐，收回河南土地。

第三期——紹興十年至三十年。主戰派暫時得勢，主和派消滅主戰派，取得完全勝利。

利，南宋確定為大金的藩國。

宗弼將鄜州對宗弼等說：「江南將帥，多是庸材，每當出兵，必身居數百里外，稱為持重；或謂勳軍旅，進退將校，止派人持一紙文書前去，不問是否執行，稱為軍令。見敵奔逃，虛報戰功，無功得賞，有罪不罰，這種國家，不亡何待。」鄜州所見是宋軍腐朽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却長成新的堅強部隊，金人也看錯了。河北民間盛傳趙構將北伐，人民暗中結合，密置軍器，準備接應，沿黃河一帶居民防壁尤切，每遇陰晦天氣，窺察面對南方道，官軍來了罷！太行義兵攻被懷州萬善鎮，金守將烏陵阿思謀每夜督軍民守城，被衣帶等天明，悲歎道：「我不知死在那裏！金滄州守將韓常，對官宮萬說：『從前金強宋弱，現在宋軍的勇銳，恰似從前門金軍，現在金軍的懦弱，恰似從前的宋軍。』帝而宋人還不知道這層真情。」鄜州韓常的估計，都是正確的。宋軍最大部份如那俊劉光世楊沂中那些趙構親信的將帥，正是鄜州所指腐朽必敗的宋軍，戰爭中長成的新軍如岳飛韓世忠劉錡吳玠所部。正是韓常所指勇銳必勝的宋軍。此外淪陷地區無數忠義民兵的勇敢反抗，和北方蒙古族的興起（紹興九年蒙古兵大敗金將胡沙虎），牽制金軍一部份兵力，都是宋軍恢復中原的有利條件，趙構與諸大將北伐成功，危殆自己的帝位，絕不願利用各種力量，爭取勝利。

紹興十年五月，金主令都元帥宗弼率孔瑒、魯玘、趙榮、精兵十餘萬趨開封，時僞員勸出山京，完顏杲入陝西，李成入河南。宋守官多是金齊舊官，紛紛迎降，不到一月，賜宋土地盡入金國。趙葵、趙鼎也覺無話可說，而且金兵大舉侵入，不得不暫時對主戰派略微讓步。主戰將領劉錡奉八字軍守順昌府（安徽阜陽縣），金兵屢攻不下。宗弼怒責諸將無功，諸將道：「今天的南軍，不比往昔，元帥親到城下自見。」宗弼率拐子馬（馬鐵鎧甲）進攻，秦檜趙鼎請趙鼎令劉錡棄城退兵，錡得詔不從，出兵死鬥，宗弼大敗逃遁。岳飛駐德安府（湖北安陸縣）奏請進兵，趙鼎急命李若虛面諭岳飛兵不得輕動，應退守不進。飛不聽。若虛道：「我願受錯傳聖旨的罪名，算作朝廷許你進兵。」飛大喜，即日出發，大敗韓常兵，收復潁昌（河南許昌縣）、淮寧（河南淮陽縣）兩府。韓世忠軍攻下海州（江蘇東海縣），王德用攻下亳州（安徽亳縣）。開始交兵，宋軍大佔優勢，宋官洪皓（先曾被金拘留在燕京）遣密使來奏稱金人順昌敗後，震懼喪魂，準備逃走，請出兵直追，勿失機會。趙鼎秦檜却怕劉錡追敵，嚴令退軍。岳飛率輕騎駐圍城（河南鄆城縣），大軍駐潁昌府，命諸將分路出戰，兵勢甚銳。金軍屢戰不勝，死傷奇重。宗弼自率拐子馬一萬五千騎逼圍城，飛令步兵持麻扎刀斫馬足，全軍奮擊，大破金軍。宗弼痛哭道：「自從海上起兵，全靠這馬取勝，現在完了！」飛奏稱金人銳氣已挫，將棄輜重渡河北走，中原豪傑響應，本軍將士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秦檜正謀講和，知飛意堅不肯輕退，急令張俊、楊沂中劉錡退回，使飛軍孤立失援。宗弼逃歸開封，飛進駐朱仙鎮，距開封四十五里。宗弼驚懼想逃河北，有書生扣馬說道：「岳飛快退兵了，宗弼閉緣故，書生道：『從來沒有權好在內，大將能在外面立功的。』岳飛性命快不保，還能進攻麼？」飛早先（紹興五年）派遣將官梁興渡河趨絳州（山西新絳縣），號召太行兩河豪傑人民秘密輸送食糧助義軍，此時配合飛軍屢敗金兵，中原大震。金國將士如轉常等密約歸降，飛大喜，對部下說：「直抵黃龍府（遼寧開原縣）與諸君痛飲一場。」正準備渡河，趙鼎秦檜藉口岳飛孤軍不可久留，勸令退兵。飛一天接到十二道金字牌（朱漆木牌上寫黃金字，日行

五百餘里，宿過緊急軍機，直接自御前發出。飛憤懣涕泣，向東（趙禕在杭州）哭拜道：「十年苦功，一朝廢毀，下令還軍，民衆搖尾哭告：『我等頂香盆運糧草，迎接官兵，金人都知道，我們還能活麼？』」飛悲泣道：「我不得擅留。」軍民號哭，聲動天地。飛軍退還武昌，潁昌淮寧蔡鄉等地，又被金人奪去，中原豪傑從此絕望。

金人收復河南地，還怕漢人不順，創立屯田軍，選女真、奚、契丹人五六萬入居中原，計戶口幾田，與百姓同居，春秋兩季酌給衣料，出兵始給錢糧，殺敵（忠義軍）立功，優賜官賞。燕以兩淮以北鄉村間都築屯田軍堡寨，鎮壓漢人。

趙構奏擒罷岳飛韓世忠兵權，張俊深忌飛與劉錡善戰立大功，屢言岳飛藉口缺糧，逗遛不進，劉錡作戰不力，奏檄令御史方侯高（莫其契）羅汝楫爭先奏攻岳飛不忠謀叛。宗弼給秦檜密書道：「你朝夜諂和，不殺岳飛，我決不許和。」檜也知道岳飛不死，和議難成，自己的相位也難保，專力謀殺飛。令張俊逼飛部將王貴王俊誣告張憲謀逆，槍捕岳飛及義子岳雲入獄。槍想加飛抗拒命令，擁兵逗遛，圖謀反叛等大罪，絲毫尋不出證據，索性用「莫須有」（也許有）的罪名硬指岳飛叛逆。令獄官在獄中殺飛。（紹興十一年十二月）

岳飛死後，韓世忠閉門謝客，絕口不談兵事，幸得保全生命。其餘凡主戰及同情岳飛的官員，或網管（囚禁）或暗殺（如牛皋邵隆），不留一人。紹興十二年正月和議成功，兩國劃定淮水申流爲界。趙構進奏表道：「臣構言：既蒙恩造，許備藩園，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金主）生辰並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金主封趙構爲宋國皇帝。趙構認秦檜有莫大的功績，封他做宰相兼樞密使，總管軍政大權。人民恨秦檜切骨，小軍官施全路上討殺秦檜，被捕審問，施全大罵道：「全國人民與金爲仇敵，你獨資肉投降，我不殺你殺誰？槍怒，押至刑市上凌遲處死，市人莫不流涕。」

第四期——紹興三十年至趙鼎嘉宗十年，凡六十二年，兩國間發生三次兒戲戰。

紹興三十年，金主亮發女真擊丹麥三部正副兵二十四萬，中原漢兒（遼金稱漢人為漢兒）及渤海兵十五萬，分二十七軍大舉伐宋。先派使官見趙構，當面罵辱侮辱，構遞到屏風掩面哭泣，羣臣請用兵拒敵，構猶豫不決，最後才不得已起用老將劉錡為江淮制置使，但仍不給他兵糧。金兵渡淮，宋文武守官紛紛逃走。平時搜括的糧草，堆積如山，都被金兵取用。金軍長驅直入，如走無人的境地。劉錡率軍進戰，趙構發金字牌令韓世忠兵守長江，他不從，紆回別路宋軍潰散，勢孤退至鎮江。趙構決計遣散百官，浮海避敵，宰相陳康伯等力勸，暫留杭州觀望形勢。金主亮至和州（安徽和縣），臨江築高臺，督軍渡江。宋將多棄軍竄逃，兵士失主將，不能作戰，又不願潰散，幸得虞允文集合兵士守采石鎮（安徽當塗縣），金不能渡。山東河南忠義軍首領開趙、劉昇（異）、李棧、李仔、鄭義、明椿、王世隆各舉義旗聚眾攻取金軍後方城邑，金國又起內亂，先朝亮在軍中被殺，全軍退去。金主亮頗雅器位，兩國復和。第一次兒戲戰就此結束。

紹興三十二年趙構傳位給養子趙昚（慎，孝宗），改元隆興。趙昚欲恢復，隆興元年五月，命張浚督李綱忠、邵宏淵率師北伐，軍至符離（安徽宿縣）遇命兵，不戰大潰。六月，張浚奏請辭官，並請遣使乞和。趙昚用主和派湯思退做宰相，次年，和議成，宋主稱金主為叔父，歲幣銀絹各減五萬兩，疆界照舊（趙構時定界）。第二次兒戲戰就此結束。

金宋休兵三十年，趙構（孝宗）時，外戚韓侂胄排斥宰相趙汝愚，獨佔政權。韓趙兩派徒黨激起衝突，侂胄想乘蒙古攻金，金人衰弱的機會，北伐立功，保持相位。趙鼎開禧元年出兵伐金。二年金兵來侵，宋兵潰敗。宋君臣大懼，斬侂胄頭獻金謝罪，議定宋主尊金主為伯父，歲幣銀絹各三十萬兩。

地，以贖身銀三百萬兩，贖國失地。第三次兒戲戰就此結束。
嘉定十年，宋金舊約定夾攻金國，重復趙佶約金攻遼的故事，金亡，宋也跟著滅亡。

第三節 南宋中腐朽政治與道學的提倡

趙構堅決違反衆意，專力講和，他經常申論和理由道，「南北（金）軍民十餘年間不得休息，我甘願屈辱求和，救軍民的痛苦」。又道，「止要百姓得免戰爭的痛苦，我那怕忍受恥辱」。他口頭上不僅愛南方軍民，連北方軍民他也愛了，可是實際行爲，却大謬不然。

照他說，對金貢獻幣幣是人民的利益。貢獻情形是每年先送銀一百錠，絹五百匹，過淮見金官呈獻。兩湖南路督軍將官一員兵三百人押民夫搬運銀絹到淮河北岸交割。金人需索作難，藉口絹質不良（規定紅絹每疋重十兩，浙絹每疋重九兩），十退八九。宋 通常獻納賄銀一千三百餘兩，金三十五兩，木絹布三十六匹，白布六十二匹，酒三百四石（布絹銀六百二十兩），本色酒二千六百瓶，茶果雜物無數，又賄黏銀二千四百餘兩。（注）以後，逐年餉增二百兩）往返數月，金國大小官吏索賄滿意，才有通融收受，但仍十退四五。民夫連夜搬回南岸，換取新絹。貢獻以外，每年遣使臣賀金主正旦生辰，帶去禮物金器一千兩，銀器一萬兩，綵段一千匹，其他香茶藥料果子錢帛雜物無數。有時派遣使臣（特使）帶去禮物加倍。兩國互賀正旦生辰使每年往返八次，每一使官路上賜綉羅四次，每次價值一萬八千五百餘貫，總數五十九萬貫。沿途供應，糧不在內。金宗弼臨死告將帥們說，「江南（宋）出錢貢獻銀幣，那得不重歛百姓，敲骨剝髓，人心離怨，一定要滅亡，我們應該借它來警惕自己。」

宗弼也知道講和就是害民，宋朝君臣却認定安民必須講和，是見所謂安民，並不是安勞苦的人民。

，而是統治階級借安民名義，向仇敵購買暫時暫安，好對人民進行剝削來滿足自己的貪慾。

南宋整個統治階級從建國到亡國，始終過着淫侈腐朽的生活。因為它是北宋的繼續，趙信時代會種惡習，不曾絲毫沒有改革，反而盡量發揚起來。所以南宋的政治，比北宋更加惡劣，人民的生活，比北宋更加慘痛。

從皇帝到僧道詛師，大體是這樣生活着。

皇帝——趙構生性淫侈，不愧景趙信的兒子。他在杭州大造宮殿，御花園多至四十餘所。又特置御前甲庫，搜集技藝精巧的百工，製造各種奢侈品。他年老退位，居德壽宮，養子趙昀借孝養名義，窮奢極侈，買他的喜歡，可是他並不滿足，還要求新立異，任性浪費。他會造大石池，用水銀當水，池中滿置絲製鴨和金製魚。即此一端，其餘可想。趙構開端，子孫繼承，奢侈成風，有增無減。例如皇帝生個兒女，要用羅二百匹，組四千六百七十四匹，金二十四兩八錢七分四釐，銀四千四百四十兩。皇子每日食單，有珍肴數十種。土步魚止取兩腮（像圍棋子大），鱸蟬（海蟹）止取兩螯，餘悉拋棄，認為不堪食用。偶有人拾取，廚官笑罵道，你們真是狗兒，什麼都能喫。皇帝出宮，有儀仗隊一萬二千二百二十人。某次趙構到張俊家遊玩，張俊供奉精美食品數百種，進奉寶器古玩書畫數百件，金器一千兩，珍珠七萬顆，犒賞下級隨從用羅一千匹，錢三萬貫，肉三千斤，酒二千瓶，燒餅二萬個，宋末高斯得說，「當今兩大財寶，第一是軍隊，第二是皇室」。凡是后妃閹宦宗室外戚等人，都靠着皇帝盡量浪費。

官吏——趙構奏槍最喜任用贓官。官吏不獻賄賂，不能得差遣。貢獻合格，無論怎樣貪污，被人控告，也決不懲罰。因此南宋大小官吏（申外文武官四萬三千員），對上行賄，對下暴斂，成為定例，無需隱諱。陳自強做宰相，官員們上書，信封上必書寫明「並獻某某物」，否則擱置不閱。行賄以外，還得獻媚。程松祿升官，買一美人取名松壽，獻給韓侂胄。韓胃問，怎麼與你同名。程松答，為

要賤名當選尊體，佞官歡喜，便給同知樞密院四川宣撫使的官職。許及之謀升官，跪在佞官面前，要求哭請，也得同知樞密院。佞官做壽，許及之遞到一步，大門已閉，趕忙從門欄下爬進去，登堂行禮。其次佞官帶着一批官員遊山莊，指竹籬亭舍說，這真是田野間氣象，可惜沒有鷄狗聲。說話未了，忽聞草中有狗狂吠，仔細一看，原來是臨安府尹趙侍郎伏在那裏學狗叫。這止是舉些例證，不堪的醜事還多着哩。當時同知樞密院輸入一種麻醉藥，叫做押不蘆，磨少許和酒飲下，即時死去，數日後另灌解藥少許，即時復活。貪官污吏，贓穢太甚，被仇人追究，多飲這類麻醉藥裝死，稱為服百日丹（原名）避難。

軍隊——趙構獎勵軍隊破敗，專用庸鶩貪污人做將帥。張俊劉光世楊沂中三大名將高爵厚祿，窮極富貴，安享淫樂，兵士從不訓練，或使爲工匠，或使爲商賈，或使爲奴僕，強令做不當做的事，又強索應當得的糧餉。偶遇敵軍，照例奔潰。如李顯忠不戰逃退，奏稱獲捷立功，官兵五千二百零五人，都該受獎。趙構不待查核，一律加賞。趙構稱武臣中無人比得上張俊，韓世忠相差萬萬，岳飛更是叛逆該殺。劉光世沉迷酒色，聽人談恢復，立即動怒。楊沂中混號韓閻（有鬚鬚的關閻），善能奉迎，幾個閻人。這樣的大將，趙構才敢任用不疑。趙構以後，江淮荆蜀等邊鎮，主帥私吞糧餉，兵額止存半數。朝廷賤視武人，武職當作完戲。無賴吳某有房中術，獻給賈似道，似道大喜，賞吳某勇爵，特做監官。刻字匠王用和替似道刻字帖，也得賞勇爵。國家最大的支出，就在這樣的軍隊中消耗了。

太學生——靖康時太學生陳東率衆數次伏闕上書，主持公論，大得人民的稱道。趙構殺陳東歐陽澈，僞齊劉豫稱帝，首在歸德府（河南商邱縣，宋時稱南京）建陳東歐陽澈廟，封東爲安議侯，澈爲全節侯，企圖收攬人心。趙構去杭州，也止得下悔過詔，封東澈爲朝奉郎，賜官田十頃，抵制劉豫的陰謀。他受了這個教訓，對太學生採取利誘政策，不敢過度壓迫。此後權姦多利用太學生學作攻擊政敵的工具，太學生也借議論朝政，製造虛名，做升官階徑。實似道善能欺實學生，蔡寬格（宣和雜）

文，末等還得賞錢數百貫。學生們喜出望外，歌功頌德，說天下已經太平，買相公功高無封，應當時寫這第一首讚詞詩，「葦鼓（戰鼓）驚天動地來，九州（中國）赤子（人民）哭哀哀，廟堂（朝廷）不問平戎策，多把金錢媚（討好）秀才」。後來元兵滅宋，元宣撫使兀某鎮守臨安，太學生窮極悲憤，「揄（尤）其稱富時呼道，平章（兀某官號）今天餓殺我們秀才啦。衛兵亂打不散，兀某摸大袋裏錢，就小鈔（元朝紙幣）撒地上，學生們得錢才散去。蒙古信鎮守江西，掛鈔景酒米收買士人，蒙古當死後，士人作祭文道「公來何暮（晚），公去何速，嗚呼哀哉。江西無福，宋朝收買士人歌頌功德，救不了危亡，止是養成無恥貪利的學風罷了。

僧道——朝廷立價出賣雷尼道士皮牒（每度牒一張，約賣錢七百貫至一千貫）。收容數十萬（紹興二十七年道士一萬人，僧二十萬人，無度牒僧不在內）安閑坐食的僧道在寺觀裏，例如明州僧寺，大小二百七十六所，只鄞縣一縣，城內僧寺二十六，城外八十。天童寺日飯千僧，育王寺日飯七八百人，行（無定額）僧軍行（機心僧寺模倣）數略相等。天童歲收穀三萬五千斛，育王三萬斛，又多開設長生原（當店），剝削窮民。富貴人家喪事，備僧人唱降黃龍等曲，少年僧養長指爪，弄花鼓鑼，專對婦女的善款。理學家口稱恨不打碎他的禿頭，僧仍齋僧誦經，追薦亡魂，說是採用半令（用僧道）半古（祭品用重慶）的辦法。

訟師——南宋訟師業特別發達。江西著名訟師多立訟學校，教授告許（音揚。揭發陰私）法，與生常數千人。浙江有業囑社，專導詭辯，顛到是非，欺壓鄉民。

從皇帝到訟師，都是過着害民的生活，可是一百五十年中，沒有發生大規模的農民起義，這也許是行施了下列幾種統治術的成效。

激賞庶——厲行保甲制度，才大保爲一部保，凡二百五十家，選最強最富二人爲正副都保正，專管火災盜賊，不管別事。各州郡設激賞庫，存積錢帛，平時不得動用。一有盜起，立即開庫出重賞，

人逐捕，很快就擒獲。凡犯強盜罪處死刑。如罪輕免死，額上刺強盜二字，兩頰又刺若干字，防止再犯。對待流氓小偷，却極寬縱。成都縣尉韓誠佩帶鎗匙數十個，公然御徒傳授，成爲專業。臨安遊手多至數萬，首領家中妻妾羅列，屋宇華麗，與貴家子弟或太學生結交，機詐百變，奪取財物，官府不加罪責。

慈幼局——貧家子女無力撫養，許殿時設局，有乳媪代爲保育。無子女人家得到局認領當養子。和劑惠民藥局——朝廷歲費錢數十萬貫，搜集靈驗藥方配成官藥出售，價比市價減三分之一。局官作弊，用樟腦代冰片，用台附（台州產附子）代川附。藥方錯誤，從不改正，如牛黃清心丸凡用藥二十九味，其實本方止用藥八味，其餘二十一味是中山芋丸方，不知何故混入清心丸。貴重藥製成，照例被朝官富家取去。當時人戲稱惠民局爲藥官局，和劑局爲和衷局。

趙信令州郡創立居養院（養老院）安善坊（乞丐收容所）滄澤園（掩埋窮人屍體）；當時有「不養健兒（兵士），却養乞兒，不管活人，只管死人」的諺語。這種小惠政策，南宋繼續行施，如雨雲過多，官署發放一些錢給樹貧人，表示保護貧民，的確起了欺騙的作用。

朝廷對士大夫，一項利誘，一項禁止直言論。趙構奏論怕人誹謗和議，令各州郡所有刻板書籍，並用黃紙印一部，送秘書省查看。各郡試士文卷，趙構親自批語。朝臣做詩文或言談，動發指爲諷謔。如范彥輝因作夏日久陰詩，范曄因作牡丹花詩，賈子展因醉後有嘲笑語，李孟堅因父李光撰野史失實等罪，流竄惡遠地方編管。江山（浙江江山縣）人毛德祖喜大罵高談，某次來臨安應考，有友某在茶肆中遇見他，戲與作耳語道，「你向稱敢言，不知秦太師（檜）如何？」德祖大駭，掩耳狂走，連呼放氣（屁）放氣。南宋一代，皆論阻止極端批評歌功頌德，諷刺所將綠綠的話，「熱爛毒蹄，人才凡劣」（陳亮語）是限制言論必有的結果。

越辯知道罪案皆有限制，還不能促使全國人民的思想陷入癡痺狀態，也就是自己的地位還不能看

作鞏固無慮。他歸定北宋程麟一派的儒學（理學、道學）最適合於解釋人民思想的用途。建炎二年，他逃到揚州，用楊時做工部侍郎。楊時年七十五歲，是程麟的得意學生，趙佶時投蔡京門下，得秘書郎官職。他做官無擊無臭，不諱時政是非，止謂些大學中虛構天理性命，正心誠意，庸言庸行，一類教人服從長上（不論長上怎樣惡劣），奴顏婢膝的學問。他初建建備，就說：「自古聖明的皇帝，無不首先講求聖學」。所謂聖學，自然是指程麟學，很合趙構的志願。秦檜作宰相，更助趙構提倡聖學。紹興元年，追贈程麟為龍圖閣直學士，下詔確定程麟是孔子的嫡傳。紹興五年，楊時老病死（八十三歲），徽宗生平最大著作，只是一部書叫做三經義辨。舉國若狂討論着和戰問題，楊時是「字不提的」，趙構賞他銀二百兩，絹二百匹。宰相趙鼎尊程麟學，凡伊川（程頤）門人，不論真假，都賞官做，因此程學大興，互相傳授，成求仕捷徑，趙構秦檜用人，凡稍知是非，不肯隨聲附和的正人，無不斥逐廢棄，凡趨程頤門，嗜利無恥的小人，無不欣賞擢用，偶有不合，叱責侮辱，視同奴隸。士人要適應這樣的做官環境，非研習程頤楊時學術不能成功。趙春時那一派理學家陳亮奏稱：「今世儒士，自以為得正心誠意的聖學，其實都是風痺（麻木不仁）不知痛癢的人。國家奇恥大仇，漠不關心，羣聚埋頭拱手高談性命天理，不知性命天理，究竟是什麼。朝廷委任庸人，籠絡小儒，敷衍度日，臣不勝憤慨之至」。

程頤學派傳到朱熹，號稱道學全盛時代。朱熹講正心誠意的道學，被認為登臺造極。他本人的行為，並不與他口說符合，雖然他聲名大，徒弟多，經長時期的修飾隱諱，似乎裝成聖賢模樣，可是不能掩蓋的行跡，却依然流傳。例如朱熹與陳亮友善，陳亮游台州狎官妓，求台州太守唐仲友代為庇護。仲友經視陳亮，不肯出力，亮怒，往見朱熹。朱問小唐說些什麼？亮答，唐說你字都不認識，如何做得監司（大官）。熹怒，借查竊獄名義，巡按台州，立奪仲友官印，奏告他的罪狀，仲友也上奏自辯。官妓蘇幼芳色冠一時，熹揮幼芳強令供與唐通姦，幼芳備受鞭杖，抵死不認。她說：「我是賊

妓，與太守通姦，止是故罪，不過是非誤假，豈可亂說，我寧死不認誣人」。熹再三痛杖，逼令認姦，幼劣受刑不脫。趙鼎起初看朱熹五告，只當是秀才爭鬪氣（鬪意氣），後來看朱熹冤人過甚，令朱唐二人帶罪免次了事。其他如迷信風水，據別人的墓地，葬自己的母親；娶尼姑二人作寵妾；託名鄰訴註樞參同契（鍊丹書，東漢道士魏伯陽著）；標榜儉德，不讓老母喫好米。這都是南宋人的記載，應該可信。

朱熹死後，他的門徒遍佈朝野，他的道學大被朝廷推崇獎勵，他的學說，成爲一種定型的社會意識形態。曲折的片面的忠孝節義等等封建倫理，灌輸到下层民衆，立即起了物質的力量，起義反抗的精神削弱了，腐朽的統治階級，得朱熹道學的助力，確實不小。

南宋四朝大姦相秦檜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無不提倡尊奉朱熹的學說。韓侂胄因與趙汝愚爭權，賈似道朱熹（朱與趙同派）稱爲僞學，但仍尊信無厭。賈似道看透道學中人骨董多烘，高中破履，貌似清高，行實卑劣，空談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實際言行了不相顧，無一筆能爲。賈似道獨掌朝政，怕人分他的權勢，專引用道學中人做太官，知道他們不會別立主張，與自己對立。果然，賈似道尊亂妄爲，使南宋滅亡，道學家從不表示一些相反的意見，宋亡後，相率投降元朝，依然讚揚他們的道學。

第四節 繼續發展中的南宋經濟

南宋領土僅存浙東浙西（江蘇一部浙江全部）淮南東淮南西（江北淮南）江東江西（江蘇安徽一部江西全部）湖南（湖南）湖北（湖北一部）西蜀（四川）福建廣東廣西京西（湖北北部）等略。淮河以北，大散關（陝西寶雞縣）以東，盡插入金國。領土不及北宋三分之二（北宋全國一千二百三十

四縣，南宋七百三縣），國家歲入却與北宋全盛時代約略相等（趙鼎奏願元年歲入一萬二千萬貫，紹熙治平二年歲入一萬一千萬貫，南宋末年歲入一萬二千萬貫）。這說明南宋剝削的嚴重，同時也說明南宋經濟的發展。

(一) 土地

經界——趙鼎趙鼎曾行方田法，終因豪強形勢家反對，停止推行。趙鼎逃到東南，竭力搜括財物，對田賦目不能輕易放鬆，他下了「派兵勸殺」的決心。紹興十二年，任李椿年專辦土地經界。清丈田畝，依畝數課稅，先從浙西平江府（蘇州）開始。淮東、淮南、湖北、京西四路因是邊境，人少地荒，福建路漳、汀、泉三州在深山窮谷中，適有盜軍何自旗起事，朝廷不敢得罪豪強，允許享受漏稅權利，其餘各路，紹興十九年，經界大體完畢。北宋豪強田多稅輕或免稅，農民田少租稅特重的惡制，經南宋清丈以後，貧民下戶不合理的負擔，多少有些改變。當然，新的不合理負擔依然又加上了。

圩田水利——朝廷為增加歲入，獎勵州縣官修陂塘水利，如潭州修復五代時龜塘田一萬頃，紹興府疏浚會稽山陰諸賢三縣舊湖，蕭山縣築海塘防鹹潮灌田，興元府開山河堰，澆南鄭變城兩縣田九十萬畝，鎮江府修復練湖，澆田百餘萬畝，臨安府開拓西湖，禁止豪強侵佔。其餘較小灌溉專業，每歲當也不少。江東路又有一種圩田，凡低窪水地，四周築高隄，沿堤造水閘，閘下開港渠，引水澆田，每年豐收，不遭水旱。如建康府官產新豐圩有田九百五十餘頃，租額每年三萬石，寧國府（安徽宣城縣）惠民化成等圩周圍四五十里，太平州（安徽當塗縣）延福等五十四圩周圍一百五十餘里，蕪湖縣圩岸大小不等，周圍總約二百九十餘里，通計當塗縣圩岸共約四百八十餘里。隄岸高闊壯實，靠水一岸，種植榆柳。其餘民圩甚多，大抵是不斷水道的圩田，有利無害。官圩每畝私利，積穀水勢，一遇泛漲，衝決民圩，如趙鼎薦秦檜永豐圩，有田一千頃，檜大動公款，修築隄岸，從此宣、池、太平

建康四州府，常遭水災。圩田趨北宋末，至南宋始盛行，水鄉澤國，變成豐饒耕地，確是農業上一種進步。

湖田圍田——浙東明越兩州地勢，湖比田高，田比江海高，旱年放湖水溉田，澇年決田水入江海。從北宋時起，官府豪強侵奪湖田造田，稱爲湖田。紹興府鑑湖圍田三百里，閔州（四川閬中縣）南池圍田數百里，南宋時侵佔幾盡。浙西太湖四旁低地，多被文武官員佔據，築長隄防水，稱爲圍田或湖田。湖田圍田都是權臣貴族的私產，不畏水旱，附近民田，旱年不得灌溉，澇年悉被水淹沒，受害極大。朝廷因租課減損，屢下詔廢罷湖田圍田，恢復各湖舊面積。詔令的效力，未必能廢已成的田，止要豪強造田儲受限制，對農民多少有些利益。

兼井——北宋官田極少，南宋相反，朝廷所有官田，包括圩田、湖田、圍田以及沒收犯罪官吏與女戶、絕戶田產，趙擴時每歲收入租米七十二萬二千七百斛，租錢一百三十一萬五千貫。權貴豪強，佔田無限，有的歲收租米多至一百萬石。農民耕種小塊土地（少至一二畝）被官吏百端誅求，想賣田還債，找不到受主，想棄田逃走，捨不得妻子（保甲法極嚴，全家逃走不可能），唯一出路是有將田地無代價獻給富貴人家，充當佃戶，托庇主人權勢，得免官稅和官役。照葉適說：「有田的不自耕，能耕的沒有田，對官府直接納稅和服役的農民，不及農民總數三分之一，三分之二以上是地主家的佃戶」。照洪邁說，佃戶耕豪官家田，對半分租，稱爲主客分。還有官吏恃勢奪田，成爲慣例。如深陽縣官陸子適，取福賢鄉圍田六千餘畝，宰租史彌遠，彌遠賞錢每畝十千文。子適追田主索田契，激起反抗，派兵殺傷數十人，擒田主多人入獄，灌尿糞逼寫斷契，一錢不給，子適立成巨富。

公田——土地兼井這樣嚴重，某些統治階級中人，也不得不注意到補救的辦法。第一，朱熹的經界法，主張地主負擔租稅。朱熹做漳州知州，奏稱「紹興時漳泉州汀三州沒有經界田地，小民往往產失稅存，不勝冤苦。官更豪強共同作奸，有田人家穀稱逃亡，租稅令無田人均攤。止有進行經界法，才能公

平」。朱熹因事革職，所請不得行。南宋末，賈似道行經界排排法，權貴僧道，仍多隱漏，人民只重土地，無不上稅。第一林勳的均田法。林勳寫一部書叫做「本政書」，獻給趙構，他主張分農民為三等，占田五十畝以上為良農，不足五十畝為次農，無田為隸農。良農一人五十畝為正田，必需自耕。餘田為義田，必須分給次農隸農耕種，依本地慣例收租。良農不許買田，止許出賣義田。次農不許買田，止許收買義田，補足五十畝，升級為良農。隸農也止許買義田至五十畝，如良農不願出賣義田，應待他的子孫分家，官府不得苛奪。他這種空想，自然不會採用。第三，賈似道的公田法。南宋末年，國家歲出超過歲入一倍，濫發楮幣（紙幣），物價飛騰，無法收拾。農民大批破產，朝廷搜括所得，還不敷需求的數目。趙昀（理宗）趙昀（度宗）任賈似道為宰相，決計奪官戶家贖限（依官品高下，定占田畝數，贖外田賣給國家）的田畝，來補救虧空。公田法先從浙西路試行。預計可得一千萬畝，歲入租米六七百萬石。收買價規定每租一石，朝廷給田主楮幣四十貫（實際用價每畝最高額一千貫）。每鄉立官莊一所，派富家作莊官。每租一石，明減二斗，名義上不許多收，實際佃戶仍受害不少。後來廢莊官，改為召佃，或二三千，或數百畝，召人承租（包租），減租二分，優待承租戶。公田法推行以後，大小地主怨入骨髓，元兵又已深入，朝廷議無償還田給原主，不及行施，宋已滅亡。

(11) 農家

南宋賦賦所出，號稱江浙川閩，兩浙尤居首要地位，尤經闕不及江，江不及川，川不及浙。這與當時各地農業技術的高下，恰相符合。浙人治田，深耕熟耨，土細如麵，插秧緊密。大暑時節，決放田水，受太陽晒曝，使苗根堅固，稱為畚田。苗根既固，再灌水入田，稱為澆水。澆水以後，遇旱不枯，多得豐熟，上田畝收五六石，諺語稱「蘇湖熟，天下足」。川人治田，春耕前村中父老約東子弟，禁止飲酒賭博，嚴懲遊蕩爭鬥，專力耕種。四月草生，同村農夫通力合作，共耘田草。盛夏烈日如火

，田水如湯，耘耨尤苦，父老掌漏刻（記時器）定工作休息時間，擊鼓為號，怠惰有罰，勤勞有賞。川人用力甚勤，常得豐年。江東人治田，耕地不熟，地力不盡，稂莠雜生，不耕不耘，破墾不修，墾地不固，旱不知備，澇不知防，又好辭訟爭鬥，荒廢農時，土地雖然膏腴，收穫常得中平。福建地瘠民惰，常年僅能自給，歲歉（荒年）多聚眾為盜。其他地區，兩淮京西湖北，生產破壞，始終不能恢復。湖南止關邊兩州（楊么舊根據地）墾地還多，此外一望荒涼，開荒農民都是江南狄鄉流來的貧戶，無力發展生產。廣西墾田不及可耕地百分之一，耕地僅破土塊，不深不平，就田點種，不知移秧，種後旱不灌水，澇不疏洩，不加肥料，又不耘耨，全任自然。靜江府（廣西桂林縣）農民先用踏犁（人力）耕地，再用牛平土（牛貴易死，不敢使耕），踏犁耕五天，止當牛犁耕一天，還在廣西已算最進步的技術，廣東較廣西較好，但仍比不上福建。

（三） 租稅

田租——紹興推行經界，農民負擔絲毫沒有減輕。因為朝廷本意在徵取豪強隱匿的租稅，原不為農民利益着想。正稅以外，增課餘稅，稅米一斛，附加到五六斛，稅錢一貫，附加到廿八貫。朝廷徵取州縣所收租稅，不留贏餘，地方用費，州縣官不得不別立名目，巧取附稅。後來朝廷又徵取附稅，州縣官再設法防外附加，朝廷貪得無止境，人民負擔加重也無止境。官戶豪家止納正稅，比農民負擔得多。

錢糧——建炎二年，趙構初到揚州，不敢公然加田賦，別創所謂經界錢，內包酒錢、添賣鹽錢、增收一分稅錢、增添牙稅錢、頭子錢、樓店稅等添三分房錢等等名目。紹興五年，改稱總制錢，名目更煩瑣，收入更增大，趙寧時歲收一千七百萬貫。趙鼎時四川歲收九十萬貫，其時諸州共七百八十餘萬貫。經制錢以省，紹興二年又創所謂權錢。就是朝廷不問錢從何處來，只問州縣官每月要錢

供用。其中名目有辦引錢、白納錢、賣紙錢、戶長甲帖錢、保正牌錢、折酒、牛皮筋角錢、兩次解頰不勝價錢、勝訴歡喜錢等類。惟浙西一路，朝廷額收七十萬貫，官吏額外又多取一半，人民負擔在一百萬貫以上。月糶以外，又有所謂板帳錢，取錢方法更卑劣。人民納米要增收「耗剩」，交錢帛要「多收」與錢，陷害富人犯罪，得重科罰款，縱容胥吏妄為，得抽取贓物，諸如此類不可偏舉。月糶板帳每縣定額數千貫至一萬貫。趙春時葉適說，「中產人家以前還能耕織自給衣食，現在流落為盜賊爲餓屍了，如果經制等錢不停收，州縣衰微，生產破壞，是無法挽救的。」

差役——官戶、寺觀戶、太學生、會經科舉士人、單丁戶、女戶（無夫無子的女人，死後稱絕戶，財產入官），孤幼戶得免差役，其餘民戶都得充役。充保正每歲要費錢數百貫，充保長費錢百餘貫，充戶長費錢數十貫，不幸遭遇意外事故，費錢更無限度，連趙韓也知道人民充一次役，即破家，可是南宋役法，備極苛虐，比北宋加重一倍以上。

(四) 商業

公賣——賣鹽收入最大。唐李豫大歷末年，歲收鹽利六百萬貫，佔全國總收入的半數。北宋趙鼎元祐間，淮鹽與解池鹽歲收四百萬貫，比唐全國鹽利總數已達三分之二。趙禕紹興末年，僅泰州（江蘇泰縣）一處收錢六七百萬貫，與唐鹽利總數相等。南宋全年鹽利收入約一千九百萬貫。賣酒歲收約六百九十餘萬貫，賣麩歲收，僅崑山一處約四萬貫，賣茶歲收約二百七十餘萬貫（每歲產茶一千五百九十餘萬斤）。香料公賣，南宋始盛，趙春時每歲收入約二百餘萬貫。

國內商業——南宋都市人口集中率遠超過北宋。北宋趙倍時開封府戶數達二十六萬，南宋臨安府趙禕時二十萬戶，趙禕（度宗）時三十九萬戶。上列數字，不必完全可信（馬可波羅估計杭州居民當有一百六十萬家，未免誇大過甚），都市在發展中却無庸置疑。照關裕（宋末元初人）說，杭城除香

有米人家，靠糶米過活的凡十六七萬人，每人日食二升計算，非三四千石不可。南北二廩（粵）以及往來旅客還不在內。米市每天交易四五千石，其他商業略可類推。照「古杭夢遊錄」所記，杭城自五間樓北到官巷南到御街，兩行多是上等金銀鈔引交易舖（錢店）凡百餘家，門前陳列金銀現錢，叫做看接錢。融和坊北有珠子市，買賣用萬貫計算。貴家富室多在珠子市居住。有大寶庫（當舖）十餘處，非萬貫以上寶物不收當。又有大綵帛舖，出售上綉疋段，錦綺繡素都選最高品。和宰門外新橋南北有早市，買賣珠玉珍異及花果時新海鮮野味，清河坊洋蠟頭官巷口衆安橋一帶，多是食物店舖。街上最擁擠熱鬧，夜市很多，中瓦前夜市最大，撲賣（競賽），奇巧器皿百色物件，與晝市無異。其餘坊巷市街，多有酒樓歌館，直到四更才靜息，五更時趁賣早市的店舖又起來開張。不論四季晝夜，殷盛如一，單說一部份飲食店，如酒店、分宅子酒店、花園酒店、直賣店、散酒店、庵酒店、蕪酒店等名目。庵酒店有伴宿娼妓，可以就歡。其他酒店，娼妓止伴坐客談話，不在店內賣淫。茶店分大茶坊（張掛名人字畫，供客消遣），人情茶坊（借飲茶爲由，多出茶錢），水茶坊（娼妓賣茶誘客，是市頭隨行隨覓工人及賣手藝人會聚的茶店），又有一種茶店，專爲娼妓家父兄（俗所謂烏龜）聚會的场所。普通人家辦酒筵，專有店舖承應。酒筵店包括四司（饗鼓司、廚司、茶酒司、臺盤司）六局（果子局、蜜煎局、葵蕪局、油燭局、香藥局、排辦局）伺候賓主，非常周到。

外州縣城下至鄉村市鎮，商業也普遍發展。如明州鄞縣轄一鎮八市，建康府轄十四鎮二十餘市。這種市鎮的商稅額有的數千貫，有的的一萬貫。兩浙坊場（鄉村市鎮）一千三百三十四處，歲收淨利銀八十四萬，平均一處抽稅六七百貫。

國外貿易——金宋間陸路貿易，主要是茶葉。海上交通自南洋羣島遠達阿刺伯，中國輸出品是絲織物磁器漆器茶葉等，輸入品是各種香料犀角象牙玳瑁珊瑚等，通商港口主要是廣州明州泉州三處。明州有日本高麗商船往來，漢泉二處專通南洋。管理通商的官府稱市舶司，有時也任用外國人。宋末

做泉州府司三十七年財產爲人的蒲壽庚，就是歸化中國的大食（阿剌伯）人。

（五）工業

火器——南宋火器進步很快。紹興二年陳規守德安府，用火槍破敵。火槍製法，後來金元戰爭中還保存着。法用軟黃紙十六層爲筒，長二尺餘，裝柳炭鐵滓末硫黃砒霜等藥，用繩縛在槍頭，軍士各帶小鐵線鐵火，臨陣燃放，火引槍前丈餘，藥盡筒不損壞。稍時發明突火槍，用巨竹爲筒，內安子藥（子彈）燃放炮（引火綫）。子藥發射如霹靂，射遠一百餘步。同時金國製造飛火槍，此射十餘步。岳飛攻楊么水草，製造泥礮破敵。紹興三十一年，虞允文守長江，用霹靂礮破金水軍。法用兵不能張目。陳規守德安，製造泥礮破敵。紹興三十一年，虞允文守長江，用霹靂礮破金水軍。法用紙包硫黃石灰等藥，裝筒射近水上，砲發得水噴火，自水跳出，紙裂，石灰散爲煙霧，這比灰砲進步了。稍時仿製回回礮，製成管，遠比原礮似巧。同時金國抵禦蒙古，用火礮名震天雷，用鐵線盛藥，點火爆發，聲大如雷，牛敵門入內格撻與。南宋砲能射遠攻城，金國砲只能從城上投下。大抵火器南宋勝金，金勝蒙古，三國砲門九都正與火器相反。

南宋邊鎮多設火藥庫，備技術工人製造火器。元滅宋，用北人代替揚州火藥庫南方工人，北人不諳藥性，碾硫不慎，光儀忽起，迅速延燒房屋，透入德房，積積併發，聲大如山崩海瀾，百萬外民瓦震動。火燒一晝夜，守兵百餘人全成碎片，平地城深丈餘，庫外四圍居民凡二百餘家，無不摧毀。看整個記載，當時火藥爆炸力似已不小。

軍船——宋兵攻楊么，木匠高宣獻草船（輪船）圖樣，宋官根據打造軍船一隻，船兩邊有護耳板，人先前後跨取，進退便捷，船行極快利。後來將廣軍數，有二十軍二十三軍大船，能載戰士二三百人。楊么擊敗宋軍，將高宣及造船工匠，水寨中大造軍船，增至二十四，船高兩層，能載千

餘人。楊公散後，南宋長江流域多用草織作織。海濱棉布有輪可自由轉動。製法有傳於人。

紡織——浙東浙江東西四路朝廷每歲徵收納二十九萬疋，綿二百六十六萬疋。雖說蔡征苛斂，民間絲織業發達，却可想見。南方沿海地帶棉織業也逐漸發展。兩廣編建多種木棉，樹身高七八尺，葉如柞葉，花有細茸，長半寸許，類柳絮，有黑子數十粒，用鐵棍碾去黑子，手工織成棉紗，不類紡機，即可織布，稱為木棉布或吉貝布。又有一種草棉，胡三省註「資治通鑑」，說木棉今江南多有，春季作時下，秋季結實，外皮四裂，中離出白棉，土人用鐵錐碾去子核，用竹篾小弓長一尺四寸，牽絳彈棉，使棉勻細，卷為小筒，就軍紡緯，狀如繩絲。取織布，細密厚。岡廣出產的棉布，尤為豐密。胡三省所說木棉，實草棉，所指江南，當是江浙沿海地帶。風去非（浙江永嘉人）在南宋初年寫「海外代客」（記廣西事），還不知有草棉。胡三省，（浙江天台人）在南宋末年，說木棉（草棉）江南多有，足見草棉先在岡廣種植，積宋中期傳到江南，末年盛行起來。（俞正燮「癸巳類稿」有木棉考一篇，徵引甚詳。）

印刷——南宋各州郡官多刻板印書，成為風氣，印書業比北宋有極大的發展。唐朝始有邸報，手寫紙條，記某日某人得某官，某日皇帝幸（往）某處，記事簡單無首尾，北宋時中書省編審院每月錄有關於大政事的詔令章奏付進奏院監報天下。又有朝報，每日由進奏院發行一次。所謂邸報，仍用手書抄，未曾刻板印行，報章上所載，首尾不貫串，只是略見大概。南宋邸報（或稱報狀），篇幅加增，凡朝廷政令，官員升降調動，各地進貢物品等事，當時或已用刻板，成已用活字，所以進貢品名目也詳細報導。邸報以外，進奏院小吏及外官派人駐京則探消息（有內探、省探、衙探等名目），有所聞見，私寫小紙條飛報四方，稱為小報，又稱新聞。木板以外，又有銅板，供印造大量摺幣兩用途。（錢業——官吏貪淺，民間不敢開鑄招賜，因此礦物產量低落，遠不及北宋。信州（江西上饒縣）鉛山縣，處州（浙江麗水縣）銅廊兩處，出產膽水（膽水意實即度膽藥），鍊生錢成薄片，置膽水轉

中，浸數日，鐵片上生黃綠，刮取入爐，三鍊成鋼。大率用鐵二斤四兩，得鋼一斤。這是前世未見時取鋼新法。

雜物——各州郡多有手工業特產，如桂林造面具一副凡八百枚，老少美醜無一相似。長沙製金其絕妙，最高價一副值黃金一千兩。臨安作坊尤盛，如篋刀作、腰帶作、金銀鍍作、鍍（音器，飾金工）作等，凡日常用品都有作坊。手工工匠各有行老（老師傅），行老每天坐茶店，工匠前去會聚，請商行添僱工人，到茶店請行老介紹。照馬可波羅行紀說，「杭州城有十二種職業，各業有一萬二千戶，每戶至少有十人，中有若干戶多至二十人四十人不等。這種職業主人（工廠長）自己都不操作，只是指使工人作工。生產品供給附近許多城市消費」。這似乎已是手工工場的組織了。

（六）貨幣

南宋每年鑄錢不多，現錢又悉被朝廷及富室收藏，國內公私買賣全用楮幣。楮幣有會子、鈔引、川引、淮交、湖會等名目，會子票面分一貫、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四種，代替現錢行使。鈔引是商人取茶鹽香貨的憑證，川引淮交湖會是限在特定地區行用的楮幣。楮幣本錢有限，甚至不設本錢，任憑朝廷印發，無信用可言，如川引一貫會跌價至一百文。南宋末年，國家歲入一萬二千萬貫，發出二萬五千萬貫，朝廷全賴增發楮幣，來填補窟空。物價飛騰，楮價益落，人民生活陷入無可拯救的慘境。

（七）戶口

金人侵入中原，北方漢族大量向東南遷移。紹興三十年全國主客戶一千一百三十七萬五千七百三十三，口一千九百二十二萬九千八。趙鼎時全國主客戶一千二百六十七萬八千一百一，口二千八百三十二

萬八十五。平均一戶有兩口。浙東西江東西四路，有口一千一百三十七萬，佔全人口的半數。兩浙戶口率，十戶有口十五，四川戶口率，十戶有口二十。兩浙人口比四川繁盛，戶口率却比四川小，顯然隱漏甚大。宋制按戶等課稅，按戶等派役，人民盡可能分家，改大戶爲小戶，藉避稅役。南宋稅役更苛，隱口自然也更多。元朝括江南戶口，平均一戶得四口半，照此計算，南宋人口當在六千萬左右。

第五節 金在黃河流域的統治與漢族的反抗鬥爭

(一一一五年——一二三四年)

北宋趙佶政和五年(一一一五)生女真酋長完顏阿骨打稱帝(太祖)，國號金，阿骨打在位九年，盡奪遼地，遼主耶律延禧(天祚帝)西奔夾山(綽遼五原縣西北)。阿骨打死，弟吳乞買(太宗)立，擒獲延禧，遼亡。金起兵滅遼凡十二年。吳乞買滅遼後，出兵伐宋，破開封，俘趙佶趙桓，北宋亡。用兵凡十六個月。金本野蠻落後的小種族，依靠兵力摧毀腐朽不堪的遼宋統治階級，自然容易成功，可是廣大的遼宋人民，尤其是中國人民的頑強反抗，迫使金人深感統治中國的困難。吳乞買死，完顏亶(熙宗)立。他在漢族忠義民兵壓力下，放棄武力吞併南宋的野心，承認南宋爲藩屬朝貢國，集中軍隊鎮壓中原漢族的反抗。自阿骨打至完顏亶凡三十四年，是金的創國時期。

完顏亮殺完顏亶自立，遷都燕京，又遷開封，大舉伐宋，兵潰被殺。完顏雍(世宗)立。雍在位二十九年，死。完顏璟(章宗)立。自亮至璟凡六十年。這一時期中，南宋恢復中原的力量早已消滅，金得繼續鎮壓漢族的反抗。同時女真族接受中國文化尤其是腐朽的一部份，貴族官吏以及兵士(女真人)都當兵(奢侈淫惰，紀綱敗壞，獷悍善戰的舊俗完全喪失。北方蒙古族興起，金全力支吾，不能自守，亡國危機，不可避免)。

完顏瑋死，完顏承濟（徽紹王）立。宗室爭位內亂，承濟被殺。完顏珣（宣宗）立。珣畏蒙古，遷都汴京。南宋西夏合蒙古兵三面交攻，金北守黃河，西守瀋陽，東守邳州（江蘇邳縣），山東、河北、陝西盡被蒙古奪取。珣死，完顏守緒（哀帝）立。蒙古、宋聯兵滅金。自承濟至守緒凡二十六年，金亡（一二三四）。

金朝興亡，略如上述。少數女真人統治廣大土地和廣大異種族人民至一百二十年，越轉越發覺它消滅漢族抗戰力量，自然是重要的原因。不過金大能利用趙構案槍求降機會，在北方建立適合時宜的各種制度，來鞏固自己的地位，也確有它的統治能力和方法，這種方法，多數為後來侵入中國的異種族所採用。

(一) 疆域

金國疆域東至海，東北與高麗為鄰，西至積石（青海積石山）與羌羌接壤，西北與西夏交界，北過陰山（內蒙古），南與宋劃淮水中流及唐（河南唐河縣）、鄧（河南鄧縣）、大散關為界。地方萬餘里。置上京（遼寧開原縣）、東京（遼寧遼陽縣）、北京（熱河平泉縣）、西京（山西大同縣）、中都（北平）、南京（河南開封縣），又置咸平（遼寧鐵嶺縣）、河北東（河北河間縣）、河北西（河北正定縣）、山東東（山東益都縣）、山東西（山東嶧平縣）、大名府（河北大名縣）、河東北（山西太原縣）、河東南（山西臨汾縣）、京兆府（陝西長安縣）、鳳翔（陝西鳳翔縣）、鄜延（陝西延安縣）、慶源（甘肅慶陽縣）、臨洮（甘肅臨洮縣）等府，遼五京一都凡五路。

(二) 政治

官制——完顏立女真舊官號，採述（南面官）宋舊制頒行新官制。完顏亮又稍改革，自此官制

確定。中央官制最高是尚書省，尚書省令一人，總管國政（職權同宰相）。下分吏（掌內外交官調）、戶（掌財政）、禮（掌祭祀學校科舉醫卜僧道）、兵（掌軍政）、刑（掌刑法）、工（掌工程）、六部。每一部置尚書一人，侍郎一人或二人。又在重要地區設行臺尚書省，代中央行施職權，備稱行臺或行省。地方大單位稱行省始此。完顏雍時有官一萬九千七百員，完顏璟明昌四年，有官一萬一千四百九十九員，內女真人四千七百五，漢人為二千七百九十四。泰和七年，官數增至萬七千餘員。內外有數女真契丹漢人有一定的比例，某些專門技術官如翰林學士院（撰文辭）或家裏（承蒙）等，漢人比女真契丹人多。收買契丹族漢族上層份子，共同分肥官職，協力鎮壓人民，這就是統治法的重要部份。高級官多金人自做，中下級官漢人最多，契丹人較少。為要更廣範的收買漢人，特創吏員，有吏也。算正班官的制。唐宋以來，吏員與親役同著作職，士大夫自命清貴，寧死不請做吏。金制選士及終擢舉人（連考四次）補吏員，與官員同樣有班次（官階）、俸給、升遷、調補，儼成一種低級官員。金世吏員出身升遷至宰相刑部多至十餘人，因此士大夫做吏並不視為可恥。完顏珣商榷（遷都汴京）以後，吏權更重，升遷更速，士人爭着與當吏員，無形中仕途擴大數倍。吏缺選比官缺多。歷朝官職少求官人多，容易引起怨恨叛亂的危機，被金人相當的解決了。

地方下層組織——戶有數等。有物力（財產）稱課役戶，無物力稱不課役戶，女真人稱本戶，也稱猛安，謀克戶，漢人及契丹人稱雜戶。猛安謀克的奴隸得放免為良，仍隸屬本部（稱為驅丁）稱正戶，良人被沒入官，隸屬官籍監（掌皇室土地和奴隸）稱監戶，奴婢沒入官，隸屬太府監（掌皇室財用）稱官戶，寺院奴隸稱二稅戶，普通奴隸稱奴隸戶，每戶推年長人充戶主，五戶為鄰，五鄰為保，使互相檢察，一家賊贓盜細盜賊，全保連坐。京府州縣城隍置坊正，村社（鄉符）按住戶多少置保正（鄉長），村社三百戶以上設主管四人，二百以上三人，五十以上二人，以下一人。主管保正檢察居民平日行竊，又抽壯丁若干人佐主管巡捕盜賊。猛安謀克部村寨五十戶以上置寨使一人，職務同主

首。寺觀置綱首。凡坊正里正由富民出總優強幹可信人充當。戶口調查三年一次，每戶男女老幼姓名年齡生死，由里正首案使查實報官，轉送戶部。

軍制——女真族人民平時佃漁射獵，有事當兵出戰。部落長平時稱勃極烈，行軍時稱猛安（千夫長）謀克（百夫長）。阿骨打規定三百戶為一謀克，十謀克為一猛安。猛安謀克本是女真族世襲的貴官，後來侵入遼宋，自知人少力弱，對異族人也賞給猛安謀克名號，誘令出力。如遼人訛里野只有一百三十戶，漢人王六兒止有六十五戶，都賞做謀克，王伯龍高從誦都賞做猛安。完顏亶皇統二年（紹興十二年），趙構降服，五年，廢除遼人漢人渤海人承襲猛安謀克的制度，兵權全歸女真本族手掌握。

爲鎮壓中國人民，吳乞買天會十一年（紹興三年）徵發女真土人散居漢地，完顏亶天眷三年（紹興十年）創置屯田軍，徙女真契丹奚五六萬人，入居中原。此後猛安謀克陸續遷入內地，奪民間良田做產業，官給耕牛，使備糗食，習騎射，修武備，監視漢人。同時獎勵猛安謀克戶與漢人通婚姻，希望漢人對金仇恨逐漸消失。金兵侵入中國，肆意虜掠，生活富裕，完顏亶時已腐怯不可用。豈始創發漢軍的制度。每有征伐及邊警，下令發軍，不問民家（不課役戶）丁壯老幼，悉被捉去當兵。發軍制既可減少金兵的死傷，又免漢族乘機起義，動搖它不鞏固的政權。又有家戶軍（課役戶），依家產高下定應出丁數。皇統二年，雲中家戶軍女戶陳氏婦姑二人，持產業契券赴元帥府訴稱父子早已陣亡，無人再可充軍，願盡納產業入官，求免軍役。元帥怒，加二人阻壞軍法罪，即時斬首。

（三）經濟

奴隸——奴隸的來源是俘虜、罪人及欠債的窮人。女真族軍事勝利後，佔有大量田地和奴隸，實

通女真人(猛安謀克戶)依用地年具(牛三頭稱一具)奴婢數目,作貧富標準。他們強奪民間田產,驅迫奴隸耕種(奴婢出力有功,主人賞給婚配,算作獎勵),自己奢侈遊蕩,酗酒驕惰,並不許子弟務農,認為農耕是一穩恥辱。後來索性出賣奴隸,任令田地荒廢,或租給漢人,預借三二年租錢,供目前的浪費。朝廷定刑律,嚴禁女真人賣去奴隸,計口授田(每人三十畝),強令自耕。除非人力實在不足,彼此租給漢人,這當然不會發達壯盛效力,只會使田地更多的荒廢。安撫人在完顏寶德時代,開始成爲既不能耕作又不能戰鬥的廢物。完顏寶德決定二十三年,尙書省統計,猛安二百二,謀克三千八百七十八,戶六十一萬五千六百三十四,牛六百萬八千六百三十六,內正口四百八十一萬二千六百六十九,奴婢口一百三十四萬五千九百九十七,田六百六十九萬三千八百八十八頃,牛具三千八百四十七百七十一。平均一謀克有奴婢七百人以上。事實上謀克貧富不均(新謀克富,舊謀克貧),有幾謀克裏面,奴婢僅一二人,官謀克幾乎沒有奴婢的全數。

金皇帝是最大的奴隸主,官籍監太府監所屬奴婢數目,史無記載。完顏雍自稱做公爵時,有奴隸一萬,齊隆萬千,其他貴族,可以類推。高等貴族占田無限,次等貴族如參政總管椿年占田八百頃,太師韓益溫敦思等親屬計七十餘家,占田三千餘頃,著兀者與婆薩爭奪懿州(遼寧北鎮縣)城六萬頃。山西良田多被標賣侵占,僅僅一口的小麥,占田多至三十頃。大定二十三年尙書省統計,在京宗室貴族戶一百七十,口二萬八千七百九十,府正口九百六十二,奴婢口二萬七千八百,田三千六百八十三頃,牛具三百四。上列數字,絕不可信,金朝女真人按地產納物力錢牛頭稅,高等貴族自然少報財產,減輕稅錢。完顏亮南伐,完顏雍一萬奴隸,數千畜產,不會差一人一馬從軍,可見尙書省統計,是官籍數目要小得多。

租稅——官田稱租,私田稱稅。女真人照舊薄牛頭稅或牛具稅。牛頭稅每牛一具估四頃地。每年納租一石,平均每畝納租二合半,私田稅錢較重稅納三倍。秋稅納五升,禾稻一束,重十五斤。這似

乎是很輕的隨稅制，可是事實却大懸不然。民間所有良田，全被朝廷括爲官田，殘留土地，又被豪強侵佔，金史食貨志所說「山西小民無田可耕，徙居陰山下惡地」，又說「貧民土瘠稅重」，可見實際田稅是很重的。田稅以外，又有所謂物力錢，凡園圃住宅車輛畜產種植（桑柘等樹木）鐵鑄（銀錢）無不照數定稅，按稅派役。人民破產失業，不得不流亡或投官田充佃戶，佃戶納租每畝至少五斗，比私田稅加重十倍。剝削佃戶的利益，比奴隸優厚，因此朝廷屢次釋放奴爲良，增加佃戶的人數。

貨幣——金銀現錢被皇帝貴族官僚吸收儲蓄，公私支付，專用交鈔。票面一貫至千貫稱大鈔，一百文至七百文稱小鈔。朝廷濫發大鈔，幣制紊亂，信用喪亡，物價騰踊，完額時，一萬貫鈔止買燒餅一枚。

中原地區在不斷括官田括荒地括牧地（荒地牧地都是民地）括粟（奪人民糧食）以及各種苛重租稅、公賣（鹽、酒、麴、茶、醋、香、礬、丹、錫、鐵）等剝削下，人民經常食野菜活命。完顏珣時，河南軍民田總數一百九十七萬頃，實際耕田數止九十六萬頃，南京一路舊墾田三十九萬八千五百餘頃，內官田、民耕田數止九萬九千頃。這說明極大部份土地荒廢了。猛安謀克散居鄉村間，依勢橫行，或爲盜賊搶掠財物，或放獸畜嚙毀民家桑柘，或砍截桑柘森林當作薪柴賣錢，幾百萬無業游手在貧苦的鄉村中日常進行破壞工作，形勢將是何等的嚴重。

總之，黃河流域在異族長期統治下，農業遭受空前的破壞（主要是括田），工業商業也極端衰落，黃河以南淮水長江以北廣大肥沃地區，變成一望荒涼的邊疆戰場，真是不可計數的大損失。

（四）文化

吳乞買時代始製女真文字，翻譯些中國書（經史）教女真人學習。南宋初金兵到曲阜，指孔子像

罵道，「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中國）之無，是你說的麼？」一把火把孔廟燒毀。金兵將發掘孔子墓，宗翰聞高麗籍，「孔子是什麼人？」答「古代大聖人」。宗翰道，「大聖人墓那可掘」，下令禁止。宗翰開始知道統治中國，必需尊孔養士。天會十五年，上京立孔子廟。天會三年封孔瑋為衍聖公，竇親到孔廟，北面再拜。完顏立立諸路女真學校，設譯經所，翻譯易經書經論語孟子老子揚子文中子劉子及新唐書等書頒行女真學。完顏瑋修復諸州縣孔子廟。典章文物，完全仿效漢族。完顏雅立漢人學校十七處，養生員共一千人，後又擴州縣戶口比例增立學校六十處，增養生員一千八百人。每二、三、生員給民佃官田六十畝，歲收租三十石。完顏定官制，依漢法，令官員披朝服戴冠執笏。女真人頭圍身瘦，叫苦罵道，「都被你們漢兒立法拘束我們了，受這樣的苦！」不久，女真人加速漢化，連本族文字語言都忘了，騎射自然更荒疏。完顏雅屢次下詔保存舊俗，禁止漢化，絲毫不發生效力。

（五）對漢族的壓迫

漢族人民受了上面的各方面的壓迫，還受特別的種族壓迫（契丹族受壓迫較輕）。就是投降金朝的漢官，生命依然危險。完顏留令翰林學士張鈞起草赦詔，文辭中有「願（語助詞）茲（此）寡（德）嚮（味）才短」及「眇（小）予小子（皇帝自謙稱予小子）」兩句。女真翻譯官對寬說，「漢兒可惡，託文字罵我主上」。寬驚問罵什麼？翻譯官道，「寡是孤獨無親，味是不懂人事，眇是瞎子，小子是小孩兒」。寬大怒，立刻捕張鈞，親手勒成肉醬。對降官尚如此，其他可想而知。

（六）漢族的反抗

完顏雅降金以後，北方忠義民兵在長期孤軍苦鬥中逐漸潰散，他們對金人的仇恨，對祖國的懷念，却永遠沒有消失。南宋使官樓鑰「北行日錄」記載路上遇見的北方漢人，雖然他們已經是長久處

在金人統治下的人民，並不會親身經歷過金軍侵入時的殘暴行爲，可是他們始終認定誰是敵人。他們對樓鑰說，「我隨父母講，生計人口都從他（金人）壞了，我們只喚他是賊，所有河南北境物都被他向裏（內地，金稱上京爲內地）去，我們更存活不得。父母在世，時常囑咐我們說：我是沒望的了，你們總會再見快活世界。那婦統制三四十年，還沒有官軍到來」。他們又說，「漢人被發發南伐，誰也不肯當真出力，一遇王師（宋軍），假意呼喊，乘機潰散，如果真出力，南兵如何敵得？符離戰役（趙齊北伐）。東京（開封）守備空虛，我們天天盼望南兵來，好起兵接應，想不到南兵急遽退走」。樓鑰所記的談話，正代表了漢族人民普遍的心情。

從金建國到滅亡，統治階級始終被漢族人民反抗着。史家稱爲小堯舜的完顏雍，算是金朝政治最好的皇帝，他在位二十九年，規模較大的漢人起義，寫在本紀的有十餘次。大定三年，東京僧法通起義。九年，冀州民張和等起義。十一年，歸德府民臧安兒等起義。十二年，鄆州民李方等起義，同州民屈立等起義，冀州民王發等起義。十三年，洛陽縣民聚衆攻盧氏縣，殺縣令李庭才，逃入宋境。大名府僧李智究等起義。十八年，獻州民股小二等起義。十九年，密州民許通等起義。二十一年，遼州民宋忠等準備起義，原州民鄭明等準備起義。二十三年，瀛州涉縣民陳圓等準備起義。這還前仆後繼的起義，雖然都被擊壓下去，最後勝利無疑是屬於未來的。據金史記載，完顏璟泰和七年，全國戶七百六十八萬四千四百三十八，口四千五百八十一萬六千七十九，這是金朝戶口最高的記錄，其中女真戶口若干，未曾註明。聖顏雅大定二十三年，女真戶六十一萬（包括奴隸戶）。自大定至泰和凡二十五年，如果戶口增加一倍，也止占戶口總數七分之一，其餘都是被剝削被虐待的異種族，漢族在各異種族中佔極大多數，適合各族推倒女真族的統治，並不是難能的事。

起義規模正在逐漸擴大的過程中，北方新興的蒙古族挾絕對優勢的武力，把金擊滅了。偷安東南的宋，接着也滅亡，中國人民恢復祖國的時機，又延遲了一百年。

第六節 蒙古(元)的興起與金宋的滅亡

(一) 蒙古國

蒙古族人稱為韃靼，又稱達達兒，有白韃黑韃二部。白韃居額爾齊斯河(熱河巴林旗)陰山以北，廣闊河(外蒙古克魯倫河)以東，分生熟二部。黑韃居近漠地，能耕種，金人稱為熟蠻，古時柔服。生韃遊牧為生，金人稱為沙陀，或稱阻斡。地不產鐵，箭用骨鏃，金初得中國鐵鑄，始製鐵軍器。吳乞買時代，白韃酋長某自稱大蒙古國。改元天興，號太祖元明皇帝。這顯然是漢人流入蒙古，帶給他一些中原的文化。完顏朮長蒙古極盛，每年出兵，向北剿殺，稱為滅丁(消滅丁壯)。蒙古殘破，金其餘部，雖被沙漠，怨恨金人，遂舉兵南侵。白韃諸部先後歸附，充鄉導共伐燕京。十七燕京守。白韃凡七十二種，鐵木底起兵南侵。完顏朮費錢百萬貫，築長城數百里，劍戟諸軍。

鐵木底屬黑韃部，祖先用自突厥族，酋長姓李兒斤氏，突厥語實為灰色眼睛。因在隨是貴種，家服也為灰曠色，黑韃由此得名。最初遷居斡(音控)難河(黑龍江上游鄂嫩河)源小兒罕山(肯特山)下的祖山，夫名李兒罕赤那(譯義為蒼色狼)妻名豁塔高蘭勒(譯義為慘由色牝鹿)，生子名巴達爾(譯義為巴塔赤罕)十代孫名朵奔蔑兒干，娶妻名阿蘭豁阿，生二子，朵奔蔑兒干死，阿蘭豁阿自稱與神靈交通，又生三子。凡後生三子的子孫稱尼而倫(譯義是神靈子孫)，前生二子的子孫稱塔立斤(譯義為平箭)阿蘭豁阿總成表，終其子道，你儂是強五人，你儂是通五支箭，分隸容易折斷，合成一束，無人能拆，你們如果五人一心，可以堅強莫敵。這個教訓，她隨子孫歷代相傳，成為圖特族人的重要基礎。

阿蘭豁阿死，第五子勃端察兒分不到家產，馳十四帶白馬出去流淚求食。統率纓酒者游牧人數十

家，勃端察兒回來告諸兄往攻，游牧人降服，自此始有諸衆。勃端察兒數傳至濶都斡稱汗（大會長）。海都數傳至合不勒，殺金國使人。合不勒死，堂弟俺巴孩繼立爲汗。俺巴孩被塔塔兒部（游牧地在呼倫貝爾）捕獲獻給金國，金主完顏亶製木驢，釘俺巴孩在木驢脊上。俺巴孩將死，告隨從人道，你回去告訴忽圖刺（合不勒第五子）替我報仇，又使人告完顏亶道，你修殺我，我的伯叔兄弟，一定要報仇。完顏亶笑答道，你們僥倖來，我不怕。忽圖刺糾合諸部，與塔塔兒部大戰十三次，又大敗金軍，與金結成世仇。

忽圖刺死，諸部酋長爭汗位，各立部長，然不相統屬，尼而倫部推也速該（合不勒汗的孫兒）爲部長，屢與金人及塔塔兒部戰，聲威頗振。也速該被塔塔兒人毒死，部衆多散去。後來長子鐵木真長大，雄武善戰，諸部漸來歸附，完顏雅大定三十九年（一一八九），衆推鐵木真爲汗。完顏璟泰和六年，南宋趙擴開禧二年（一二〇六）鐵木真在鞏離河源大會部衆，建九游白旗，即皇帝位，國號大蒙古，羣臣共上尊號稱成吉思汗。（成吉思譯義爲天賜，一說成是剛強，吉斯是多數，意謂許多剛強者的大汗）。

（二）蒙古滅金

鐵木真稱帝六年（一二一一）登克魯倫山祭天，立誓替俺巴孩汗報仇。三月，率兵渡大漠南下攻金，大破金精銳石烈胡沙虎、斡石烈九斤等軍四十萬，金國精兵猛將，幾乎全部消滅。蒙古軍前鋒哲伯乘勝入居庸關，游騎至中都（北平）城外。七年八年連破金軍，分兵抄掠兩河山東九十餘城，數千里間燒殺一空。胡沙虎兵敗畏罪，殺完顏承濟，擁立完顏珣爲金帝。九年，蒙古軍攻中都，金人用火炮守城，久攻不能下，鐵木真許金請和，退兵出居庸關。完顏珣駭懼，貞祐二年（一二一四）遷都南京（開封）。

金人南遷後，統治階級依舊腐朽奢侈，絲毫不能改革。宮廷及東宮（太子宮）浪費與盛世無異，隨朝官員及諸局（如尙衣局尙食局近侍局等）承應人（辦事人）一個也不裁減，貴臣豪族軍官互比奢華，衣服車馬，鬥新競麗，京城止有金寶珠玉衣服犀象寶賈，最稱利市。統兵將帥不是貴家出身的統統子弟，便是鑽營無恥的卑賤鴛才。平時意氣自豪，尅扣軍資，縱恣恣威逼人民貢獻財物，一遇敵兵，驚駭逃遁。軍隊組織，二十五人置謀克一人，蒲鞞（比謀克低一級）一人，旗鼓司、火頭共五人，戰士僅十八人。四謀克置千戶一人，統率戰士不滿百人。千戶上有萬戶副統都統副提控等官。每一軍官有俸給有券糧，一人兼兵士數十人的糧餉，士卒飢寒，從不過問。南遷時帶來河北軍戶（多數是女真人）百餘萬口，官給衣食，每日領粟一升，歲費粟三百六十餘萬石，超過河南路全年租米一倍以上。朝廷大狃民用，強指爲荒地牧地，分配給軍戶，每人三十畝。這些軍戶是既不能耕又不能戰的廢人，得田仔令荒蕪，仍仰口糧過活。沿黃河每三十里築一堡寨，搜括居民充守兵。數寨置總領官一人，多是游手無賴，強令人民供應精美酒食，恣意詐財，敵至償價不出，敵去又出頭騷擾。當時滿朝君臣，對人民止知勒索錢物（括田括粟括綾括衣），鎮壓反抗，對蒙古止知哀求講和，希望苟活。朝會議論，辯論些瑣碎細事，紛爭不休，談到軍國大計，彼此互推責任，避嫌不發一言，偶或議定辦法，例不執行。敵來危急，君臣相對涕泣，束手無策，敵去大設筵宴，慶賀太平，洋洋如無事。

金人完整的領土，只剩河南一路，完顏珣決計侵略南宋西夏求些補償。南宋趙擴也正想乘金國危困，出兵北伐。趙擴嘉定十年，完顏珣與定元年，這兩個恃機貪鄙的國家，從大散關到兩淮全邊境，開始了兒戲式的戰鬥。兩國連年用兵，直到金亡，沒有停止過。人民供給浩繁的軍費，又遭殘酷的剝掠，受禍極重。金夏戰鬥到完顏守緒正大二年才講和停止。正大四年蒙古滅西夏，西夏亡（一二二七）。

三個將亡的國家，在強敵重壓下，還長期互鬥，自耗國力。南宋因用兵財政益益窮困，金因用兵

失山東兩河陝西，憂因用兵首先力竭亡國。鐵木真用遠交近攻策約宋攻金，得已挺偏騎出入邊境，坐收弱掠的大利。金據河南一路，與三國交戰，自然受損最大。

久苦種族壓迫的中國人民，乘金統治力衰弱，紛紛起義。完顏劄魯祜二年，紅樓軍（著紅衣）首領楊安兒據益都（山東益都縣）起義，濰州（山東濰縣）人李全、李福、劉慶福、國用安、鄭衍德、田四子、洋子潭等起兵響應。楊安兒與金將僕散安貞戰，部屬徐汝賢有衆十萬，棘匕有衆四萬，史徽立有衆三十萬，郭方三、歐格兩人所率兵數不詳，當不下數萬。起義軍由廣大民衆參加，即此可見。楊安兒戰敗被殺，部屬劉二阻張汝楫李思溫等擁衆數萬，擁安兒妹楊妙真爲主，號姑姑。妙真勇悍善騎射，嫁給李全，全兵力益強。河北紅樓軍首領周元兒攻破深州祁州及東鹿安等無極等縣，山東紅樓軍首領郝定攻破滕登單等州縣。太康縣民時溫、劉全，東平府民奎寧起義，河南南陽五朵由民魚張一等數千人起義，不定州民閻得用起義，輝州民宋子玉起義，山東關西黑旗軍起義，陝西木波軍起義，金義勇軍（金朝廷組織的民兵）據陽初縣起義，河北起義軍進犯封城開封界。以上止是備略的舉例。說明金國境內到處發生人民起義軍，甚至開封附近也遭受攻擊。散居民間的猛安謀克戶，多數被起義軍殺死。大抵起義軍中紅樓軍聲勢最盛，首領中李全兵力最強。起義軍首領多歸附南宋，接受官號，同時懷抱野心，貪圖富貴，並不堅持種族鬥爭的大義。南宋統治者全是些昏君姦臣，止能亂給官號，多發糧餉，收買暫時的順從，終於紛紛叛去，投降蒙古。首領中韓諤義斌一天，率孤軍經略河北，力抗蒙古軍，趙昞寶慶元年，在內黃（河南內黃縣）戰死。

衰亂的金國，外與蒙古宋夏戰，內與人民起義軍戰，應該很快就滅亡了，可是事實却並不這樣。自完顏劄魯祜到完顏守緒亡國，前後支持了二十一年，這不能說金國本身還有什麼力量，原因是在南宋兵力比金更衰弱更怯懦，起義軍首領互相猜忌吞并，不能團結統帥，尤其重要的原因是蒙古對金戰爭，起初專主虜掠，得地不守，後來主力軍西征，偏師侵入中國，自不能一舉滅金。

完顏珣與定元年（成吉思十二年）鐵木真自率大軍向西遠征，命木華黎統蒙古以漢諸軍南伐。木華黎改變舊地不守的舊習慣，凡奪得重要城邑，設立行省，派官吏率兵駐守，遠西遼東山東北山西及陝西一部，全入蒙古版圖。成吉思十八年，木華黎死，戰事停頓。成吉思二十二年鐵木真死（一二二七）子窩闊台立，窩闊台二年（一二三〇），親率蒙古主力軍伐金，金集軍兵守潼關，窩闊台軍分南北兩路，皇弟拖雷率南路軍攻入宋境，經大散關、驪山、關中（陝西洋縣）渡漢水，大破金軍，窩闊台軍糧道伊爾蒲阿軍，取金鄧州城。合達、蒲阿奏報大捷，金君巨歡喜，汴京解嚴、不設守備。窩闊台北路軍渡河中府（山西永濟縣），由河清縣（河南孟津縣）白坡渡河攻破洛陽。南北兩路軍在鈞州（河南禹縣）會合，大破金步騎軍十五萬人，擒合達、蒲阿，進圍汴京。窩闊台得病北歸，拖雷病死。蒙古大將速不台攻汴京，完顏守緒逃奔歸德，又逃蔡州（河南汝南縣）。蒙古遣使約宋出兵共滅金，許成功後給宋河南地。窩闊台五年，宋將孟珙帶兵二萬糧三十萬石會蒙古兵圍蔡州。次年蔡州破，完顏守緒自縊，金亡（一二三四）。

蒙古伐金，金求和凡六次。完顏珣貞祐二年，中都被圍，珣獻公主及金帛請和。貞祐三年，珣在汴京，遣使請和。鐵木真令歐河北地，去帝號，稱河南王，珣小節從。興定五年，珣遣使諭額爾根鐵木真請和，不許。元光元年珣又遣使至圍籠見鐵木真請和，不許。完顏守緒正大六年，遣使弔鐵木真喪，並請和，窩闊台斥逐金使，不許和。天興元年，守緒被圍，鐵木真子完顏訛可作保證，令守城兵不得對蒙古兵哀求請和，速不台不許。腐朽了的統治階級，止會幻想着請和的利益，再不會想到其他自救的道路。

（三）元滅南宋

趙昀端平元年，孟珙會蒙古軍滅金，蒙古劃隸（河南淮陽縣）蔡州東南地區給南宋。趙昀等自

歸獲得莫大的勝利，驕勢不可一世，乘蒙古兵退歸河北，令趙葵、金子才等率兵六萬進奪三京（開封、洛陽、歸德），速不台還軍來救，宋軍不戰潰逃，死傷無數。窩闊台怒，決計伐宋，遣使責趙昀破壞盟約，趙昀遣使謝罪。蒙古南宋四十六年的長期戰爭，從此開始。

蒙古攻宋可分為四個時期。自趙昀端平元年至淳祐元年（窩闊台六年至十三年）凡八年為第一期。這一期中蒙古軍主力西征，偏師南侵，無意滅宋。自淳祐二年至寶祐四年（乃馬真皇后元年至蒙哥六年）凡十五年為第二期，這一期中蒙古先因內亂，後來蒙哥登位，然專力西征，無意奪宋。自寶祐五年至開慶元年（蒙哥七年至九年）凡三年為第三期。這一期中蒙古主力伐宋，却因蒙哥病死，戰事停頓。自景定元年至趙昀祥興二年（忽必烈中統元年至至元十六年）凡二十年為第四期。這一期中忽必烈決心滅宋，在摧枯拉朽的形勢下，南宋滅亡。

第一期戰爭——自趙昀貪利敗盟開始。端平二年，窩闊台命皇子曲出率張柔等伐宋，皇子調端伐秦（甘肅天水縣）秦（甘肅隴西縣）。端平三年，曲出攻破鄧州（湖北鍾祥縣），調端文金將汪萬福等入淮西，略地至蘄（湖北蘄春縣）黃（湖北黃岡縣）。嘉熙二年，宋懼請和，蒙古軍北歸，宋兵乘機襲襄陽成都，戰事又起。嘉熙四年，張柔按竺爾分路南侵，趙昀淳祐元年，汪世顯取成都。窩闊台死，戰事停頓。

第二期戰爭——乃馬真、貴由時代，蒙古駐兵中原，鞏固邊境，張柔等會深入至揚州，許宋請和退兵。蒙哥登位，命史權屯鄧州，張柔屯荊州，準備攻宋。

第三期戰爭——蒙哥七年，下詔大舉伐宋。八年令張柔從忽必烈攻鄂州（湖北武昌縣）、塔察兒攻荆山（安徽懷遠縣）分宋兵力，又令兀良合台引交（安南）廣（廣西）兵北還，會攻鄂州。蒙哥親率御營軍四萬移師十萬自六韓山行宮（甘肅固原縣）分三路攻四川。蒙哥由蘭州（甘肅隴縣）入散關

，莫當由洋州（陝西洋縣）遷巴州（四川巴中縣）米倉關。李璘竊由漁關入沔州（陝西沔縣），明安營守關中。趙昀靖亂時，四川安撫使余玠布皮形勢，依山險築青居（南充縣）大獲（蒼溪縣）釣魚（合川縣）雲頂（金堂縣）等十餘城，屯兵參戰，準備堅守。余玠被譏自殺，他的防禦布置却收得很大的成效。崇寧攻蜀，宋守將或敗或降，止有釣魚山守將王堅誓死不降。蒙哥督全軍猛攻不能破，九年七月，蒙哥病死釣魚山下，蒙古兵退走。

忽必烈與蒙哥死，仍遣軍渡江圍鄂州，別路軍破臨江（江西清江縣）入瑞州（江西高安縣），南歸軍兵合台破靜江府、廣西桂林縣）進攻潭州（湖南長沙縣）。宋君臣大驚，議遷都四明（浙江鄞縣），逃竄海中避難。右丞相賈似道屯兵黃州，驚懼不知所為，遣使使見忽必烈求和，願割江北地，納歲幣銀絹各二十萬兩。忽必烈聞皇弟阿里不哥謀奪帝位，許宋和，退兵北還。

第四期戰爭——蒙古兵退去，賈似道自得各路大勝，鄂州圍解，滿朝不知議和納幣事，認為功業無比，改權全歸賈似道。咸淳三年（忽必烈中統元年），忽必烈遣使郝經來徵歲幣，似道懼郝計敗露，命真州（江蘇儀徵縣）守將李瑄芝拘捕郝經，不令入朝。

忽必烈與阿里不哥苦戰四年，到至元元年（景定五年）阿里不哥敗降，接着北方藩王海都等叛變，戰爭多年不能解決。忽必烈全力對付內亂，同時增強滅宋的決心。中統元年，蒙古君臣商定先取襄陽，再取臨安，覆滅宋國根本，江淮巴蜀不攻自平的計劃。恰好宋潼川安撫副使劉整孫瀘州（四川瀘縣）叛歸蒙古，發蒙古和誘襄陽守將呂文德，借通商名義。在樊城外築壘，駐兵抄掠。至元五年（趙孟頫淳祐四年）蒙古駐節都元帥阿朮，都元帥劉整孫圍襄陽樊城，造戰艦五千艘，練水軍七萬人。襄陽守將呂文德告急，賈似道阻攔不理，某次頗慶聞似道，襄陽被圍三年，奈何！似道說，北兵早退，陛下能不要驚來？趙孟頫道，剛聽宮女說起。似道借他事殺宮女。凡朝臣談及邊事，全被竄斥到外州縣云。至元十年，樊城破，元（至元八年，忽必烈改國號為元）兵用回回砲攻襄陽城，呂文德降。元得襄

陽，增兵十萬，大舉南伐。至元十一年，命伯顏都督諸軍，率阿朮、阿黑海牙、呂文煥、劉整、塔出、董文炳、張瑄等分路並進。納麟病死，賢似道擁立趙霖（晉嗣）繼位。嘉年四歲。

至元十二年（趙霖稱勝元年），賢似道抽諸路騎兵十三萬出禦元軍。宋襄兵七十餘萬，軍官亦鐵練餉，兵多空額，又因畏懼人民，不敢抽調過多，此時形勢危急，才抽出十三萬人去應戰。似道督後軍。駐營港，以資率戰艦二千五百艘徧佈江中，孫虎臣將七萬餘人作前鋒，駐池州（安徽貴池縣）丁家洲。元水陸軍衝擊宋軍，孫虎臣莫實不戰潰逃，似道大驚，棄軍遁走揚州。元軍追殺一百五十餘里，俘獲宋船二千餘艘，資率盡仗焚燬。元兵進逼臨安，宋宰相陳宜中主持和議，由趙霖出面，請求叛將呂文煥與交克文龍等同伯顏求和，叛將們正想滅宋立功，當然不理。朝廷多方探索講和門徑，急傳宗室安趙孟桂在伯顏處充次妻有請。太皇太后謝氏（趙顯的祖母）遣人送金帛給孟桂，請她幫助說話，孟桂則奏說和議將成，謂民以送金帛去，誇獎她的功勞。原來孟桂並沒有嫁伯顏，是好官乘亂造謠，騙取財帛。

和議既無法進行，官員們紛紛逃遁。朝堂人跡稀少，謝氏急得痛哭流涕，搗一張榜示道：

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優待士人和官員），吾與嗣君（趙霖）遭家（國）多難，爾大小臣未嘗（不）會（不會）有用一言以救國者。內而庶僚（朝官）叛官離次（棄職潛逃），外而守令（地方文武官）委（棄）印棄城，耳目之司（御史）既不能為吾糾察（彈劾），二三執政（宰相），又不肯倡率謀工（領導百官）方且裝裹（內外）合謀，接應宵遁（相率夜逃），平日讀聖賢書（經書），自許謂何（自稱學聖賢）？乃於此時作此舉措（行為），生何面目對人，死亦何以見先帝。

她雖然懇切挽留那些讀聖賢書的士大夫，到底止不住士大夫的潰散。後來上朝的文官止剩六人，其餘或逃或降。南宋是道學極盛時代，士大夫不說孔孟，即說程（程頤）朱（朱熹），到這時候完全

發露了道學的虛偽。

德祐元年七月，張世傑劉師勇孫虎臣等大發戰艦萬餘艘泊焦亭（江蘇鎮江縣）下抗元軍。阿朮用火箭燒宋船，張世傑等散走。元軍分三路前進，阿刺罕率右軍，自建康（南京）出廣德（安徽廣德縣）趨獨松關（浙江餘杭縣西北）；董文炳率左軍，范文虎充嚮導出長江，由海道趨澈浦（浙江海鹽縣）華亭（江蘇松江縣）；伯顏率中軍，呂文煥充嚮導，趨常州（江蘇武進縣）。約期會師臨安。十二月，元軍用油砲（殺宋人煎管取油作砲，燒城上木板）攻常州，屠城，僅七人伏橋下得免。進破獨松關。當時臨安有勤王義兵三四萬人，文天祥張世傑譚瑄城血戰，令海軍（李庭芝姜才堅守揚州）截元兵後路，萬一戰敗，退守閩廣。宰相陳宜中力主和議，說王師應該持重，文天祥議不可行。伯顏駐軍平江（江蘇吳縣），十二月，陳宜中遣陳秀夫等見伯顏，求尊大元皇帝爲伯父，伯顏不許。又求尊爲伯祖父，伯顏不許。次年正月，陳宜中請謝太后遣使奉表稱臣，尊大元皇帝爲仁明神武皇帝，歲貢銀絹各二十五萬兩匹，求封小國，保存祭祀。伯顏不許。陳宜中計窮，請遷都避敵。謝太后不許。伯顏遂駐皋亭山（臨安附近），偵騎至臨安北關。文天祥遣世傑請移三宮（將皇謝太后全太后）入海，自願率衆死戰，陳宜中不許。宜中請謝太后遣使奉表降表獻劉瀾浙福建江東西湖南兩廣四川兩淮現存州郡，伯顏受降表，令宜中到軍中商議降事，宜中當夜逃歸溫州（浙江永嘉縣）。張世傑劉師勇蘇劉義見朝廷不戰降敵，各率所部退出臨安，準備抗戰。文天祥奉朝命去元軍議事，被伯顏拘留不得歸。從江西帶來的義軍萬餘人，也被朝廷解散。三月，元軍入臨安，俘趙皇謝全兩太后，宗室官吏三學（太學文學武學）學生及秘書監圖書天文地理圖籍戶口冊祭器樂器儀仗北歸大都（北平）。

趙鼎有兩個幼子趙昀（音是）趙昀，臨安危急時，逃往溫州。陸秀夫張世傑蘇劉義等擁景昀入閩，據福州，會趙昀爲宋帝，改德祐二年爲景炎元年（至元十三年）。文天祥從元軍逃來，率義軍進取江西。次年八月，天祥兵敗，炎興三年（至元十五年）四月，趙昀在弼州（廣東吳川縣百壽島）

病死，年十一歲。諫秀夫張世傑文天祥擁趙昀爲帝，改元祥興。十二月，文天祥兵敗被擒。祥興二年（至元十六年）二月，元將張宏範李恒進軍至崖山（廣東新會縣），大破張世傑海軍，陸秀夫負趙昀投海死，張世傑走海陵山（廣東陽江縣南海島）自溺死。南宋亡（一二七九）。張宏範在崖山石上刻「鎮國上將軍張宏範滅宋於此」，表示自己的奇功。明朝名儒陳獻章在紀功石上刻詩道：「勒八刻」功奇石張宏範，不是胡兒是漢兒。」

南宋滅亡的原因，正如黃震對趙祉所說：「當今時弊，一是民窮，二是兵弱，三是財匱（窮乏），歸根是士大夫無恥。」整個統治階級腐朽無恥，自然民窮兵弱財匱，敵兵長驅直入，沿路文武官員，望風投拜，連忽必烈也覺得驚異可恥。謝太后下詔書，諭令州郡官獻地降元，揚州守將李庭芝姜才射退謝太后使官，拒受勸降詔書，這真是超脫庸俗腐習見解，赤心對種族盡忠，不作一姓家奴的大英雄大豪傑。其他如文天祥從容就義，張世傑陸秀夫苦鬥海上，民軍首領李梓發黃賢死守南安縣城（江西大庾縣），他們寧死不屈的精神同樣照耀千古。

簡短的結論

極度腐朽的北宋政權，在新興的女真族蹂躪下，迅速摧毀了。中原人民自動組織忠義軍，反抗異族的侵略，雖然僅僅在開始，却顯出偉大無敵的力量。南宋統治階級對忠義軍的態度，分爲兩派，趙構黃潛善汪伯彥秦檜一派認忠義軍是盜賊，必需解散消滅，李綱宗澤一派認爲止有依靠忠義軍，才能驅逐金寇，恢復失地。趙構一派勝利了，中原忠義軍經過長期苦鬥，終於被金人鎮壓下去。

趙構一貫主張對金議和（投降），起初金人軍事上佔絕對優勢，心決吞并中國東南地區，自然不理趙構的哀求。在戰爭鍛鍊中，南宋出現了岳飛韓世忠劉琦等紀律嚴明，戰鬥力極強的新軍隊，從金強宋弱轉成宋強金弱的局面。這使金人感到中原忠義軍與岳飛北伐軍的配合，將失去自己已得的戰果。

，同時威信全失的結構，也感到北伐成功，難免危及自己已得的地位。金宋利刃姦細察繪，提出殺毋飛停止北伐作爲議和條件，金允許趙構稱臣獻歲幣，南北分裂，從此確定。

趙構無恥投降，當時軍民一致不滿。苗傅劉正彥逼構退位，正是代表軍士的公意，鍾相楊么據澗應湖聚衆自衛，正是代表人民的公意。尤其是楊么殺劉豫誘降使人，通知宋官糾察敵國姦細自由往來的光明行爲，適合階級利益服從種族利益的原理，這種原理，連岳飛也不能瞭解，趙構更不是道了。

南宋一代，朝廷竭力提倡程頤學說，趙構秦繪利用孔孟程頤來麻痹人民的頭腦，維持自己的政權。後來朱熹發展程學，完成道學（理學）的思想體系。南宋以後歷代統治者，無不繼承趙構秦繪的法術，把程朱道學作爲統制人民思想的重要工具。

長江流域主要是兩浙路，因水利工程之進步，農產（米棉）非常豐饒。城市集中大量人口，工業發達到高度。南宋國庫歲入總數超過北宋，說明東南地區的富庶。

廣大的北方地區，被野蠻落後的女真族統治一百年，生產力遭受極大的破壞。完顏珣南渡以後，全國人口財物集中在河南一路。戰爭中消耗不算，疾病死亡也大可驚異。完顏守緒天興元年，汴京大疫，各城門抬出棺材九十餘萬具（窮人死亡還不在內），僧道醫生棺材商獲利極厚，朝廷對他們加倍徵稅。這個記載，未免誇大，河南損失慘重，却是事實。

蒙古族南侵，腐朽待斃的金宋兩國，不知合謀抵禦，反互相攻奪，自耗國力，終於先後滅亡，分裂的中國，在蒙古族武力攻擊下統一了。

682

6
11/11/05
MI

定價七十五元

0315